

金



金 刚 经 讲 记

内部学习资料请勿外传



目 录

第一讲.....	1
第二讲.....	10
第三讲.....	22
第四讲.....	35
第五讲.....	45
第六讲.....	55
第七讲.....	64
第八讲.....	74
第九讲.....	84
第十讲.....	95
第十一讲.....	106
第十二讲.....	117

第一讲

同修们上午好，我们从今天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金刚经。

这段时间，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共修金刚经，包括读诵、背诵、思惟解义，平时也会给大家做一些零星的开示。从二零一五年讲过一次金刚经以来就一直没再讲，也一直想再深入地和大家一起学习一遍，一直没有机缘。佛法从缘起，今天终于有这个机缘和大家再一次一起深入地学习这部禅宗经典——《金刚经》。此经全称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一段时间也写过一篇关于金刚经的讲义，叫金刚经大义，也有一定的篇幅，在公众号已经发过了，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一看。那个主要就是串了一遍金刚经的义理，这次我们讲金刚经，主要是从实修的角度会多讲一点。

我们先看这部经的经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到经题，我们看一下经文，在第十三品：“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我们看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如果有心的人，根机好的人一看到这一段，就知道了整部金刚经所讲的一个主旨。为什么？金刚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这部经的经题已经显露出了一个信息：金刚经，非金刚经，是名金刚经。什么意思？并没有这部经。金刚经还有一句话叫“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所以说，这部经的宗旨，也即核心内容就是空。空是本来空，这个需要学人自悟自修，自己默契，不是讲空，也不是证空。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经问法的人叫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也就是说这部经其实什么也没有讲，为什么呢？金刚经者，即非金刚经，是名金刚经。

就像《维摩诘经》有另外一个名字：《净名经》。净，清净，干净，无一物；名，名字，概念。一切法只是假名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法是实有的。也就是《涅槃经》里所讲的“一切皆空，一无所有，三界六道根本性离，断一切相，一无所有。”六祖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这个

空、离一切相、断一切相、一无所有，是从究竟的角度，是从佛性的角度，它已经是圆融的，它已经就含着一切的妙有。为什么含一切妙有？不是说本来无一物吗？为什么又是含一切妙有？本来没有任何虚妄、无明、烦恼、有所得、生灭、无常、人我是非、六道三界，这一切都不真实。这就是佛性的妙有。妙有是指什么呀？有常乐我净、有真如佛性、有一切的善法功德。所以我们不能把“本来无一物”和“常乐我净”割裂开，它是完全一致的。而很多人会说金刚经里面只是讲空，没有讲到实相。又说六祖大师的“本来无一物”还不究竟，只是讲到了空，没有讲到妙有。这是他们自己的理解有问题，他们并没有真正明白六祖大师所说的话，也没有真正看懂金刚经。

《涅槃经》里还有一段话是：“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人闻我说大涅槃一字一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汝于是义，犹未了了。”因为《涅槃经》里面也确实这样讲过：如果有人能够听闻《大般涅槃经》中的一字一句，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里表法的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他并没有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佛就重点开示：“汝当谛听，吾当为汝更分别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大涅槃一字一句”，后边是关键的地方，“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闻相、不作佛相、不作说相，如是义者，名无相相。”也就是你读《涅槃经》真能读到它只是文字，它没有任何的实义，那你只需读一个字，就能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读金刚经也是这样，你读到这关键的一句明白了它的真正含义，就是不作字相，也不作句相，也没有一切的法相，你就开悟了。

其实金刚经里面也有一句经文跟涅槃经里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第三十二品：“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不取于相是不取一切相。所以这些都是这部金刚经所要传达给大众的一个主旨。我们在明白这个主旨的基础上，再深入学习这部金刚经，就能明白它所包含的圆融的世谛和第一义谛，有为与无为微妙的结合。在这个究竟的义理上，再去深入学习金刚经的实修的部分，就不会偏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偏于一个空理，或是偏于一个事，不会偏于口说般若。

所以《涅槃经》里面讲到“如是义者，名无相相，以无相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和《维摩诘经》(《净名经》)，还有《金刚般

若波罗蜜经》所表达的宗旨就完全一致了。所以我们受持这部金刚经，如果是上根人，从究竟的、顿悟的角度来讲，以无相、以空、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来受持此经，是名究竟受持。《六祖坛经》里也讲过“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亦是此义。

金刚经是禅宗的一部根本经典，学习禅宗的人没有不通达、不去读诵这部金刚经的，都是烂熟于心。比如说庞蕴有一段关于金刚经的绝妙开示：“居士见僧讲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居士问曰：既无我无人，谁讲、谁听？”讲金刚经的座主，被庞居士这样一问，当时就无语。按说讲金刚经的座主应该是很通达的，但是被庞居士这么一问，当时就没有话讲，说明他根本没有通达这部经到底讲了什么，只是在文字上知解其义。“居士乃以诵曰”，庞居士就讲一个偈子，“无我复无人，作么有疏亲。劝君休历座，不似直求真。”既然说是无我和无人，哪有一个能讲的和能听的？“作么有疏亲”就是没有疏和亲。亲，就是亲近；疏，就是陌生远离。一切法就平等，还讲什么呀？劝这个座主赶紧休息。“休历座”就是不要再到处讲说了。这个“历座”中“历”是经历的意思，有点像我们现在开演唱会，这个地方讲完了，换一个地方。你也不用轮流地到处去讲这个经，歇歇吧。讲了半天，也不会佛意。不如直接求真，直用直行，直见本性。“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一切众生金刚本性，没有少法可得，你得抓住这个宗旨，才不会依文解义。像德山禅师似的，做了一个青龙疏，专门注金刚经。这个“疏”不是我们书本的书，是注疏，解释的意思。他这个解释蛮多的，还得拿担子挑。唐朝已经有纸张了。那还要用担子挑，你想他得注多少。如果说一本书两本书，用得了用担子挑吗？至少得十本吧。一部金刚经注这么多，所以没有明白宗旨就会注那么多。

我打算这次也讲一百会，最好总结出文字来，也拿担子挑。哈哈哈。时代不一样了，人们爱听讲，爱看文字。当然我们一开始也要把这部经的经题、宗旨讲给大家，然后我们再讲实修的部分。“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没有少法可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讲的说的都是方便，这部经不停地在讲：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佛说世界即非世界。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一切法都是从意识生，从妄想生，从分别有。因名才有，因名字、因妄想、因分别而有。《楞伽经》里面讲到五

法三自性，都是在说这个实相。五法里边的名、相还有分别，其实就是妄计所执。先动念，然后妄想，然后分别，名字出来了。名字出来，法相就出来了。如果我们能通达一切法但有言说，皆无实义，也就悟到诸法实相的根本，然后我们再通过实修来转变这个习气，转变执著于名相、执著于自心分别的习气，不再取自心境界，就能解脱。

“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我们看庞蕴居士诵的最后一句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把金刚经的宗旨、它整体的精神点了出来。通过这么几句话，就把整个金刚经的大义全讲出来了。当时这个座主听完之后，欣然仰叹：确实，我讲法如瓦砾，仁者讲法如真金。

我们再看傅大士是怎么讲金刚经的：“梁武帝请大士讲金刚经，士才升座，以尺挥案一下”，尺就是那种案尺，“便下座，帝愕然。”梁武帝很惊讶，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要上厕所吗？这么快。“圣师曰”，这个傅大士就讲，“陛下还会吗？看懂了吗？”帝曰：“不懂”，大士就说：“大士讲经毕”。这部经我讲完了。上来，一坐，起来，下去，这部经讲完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非般若波罗蜜经，是名般若波罗蜜经。他用这么一个动作，就把这部经的主题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经典，一定要看到它最核心的部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重点，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当然这个关键、中心它也不是独存的，它是被一些血肉缠在一起，被一些知解、被一些因缘裹在一起，你得善于发现这个东西，这是这部经的经题。

我们对诸法实相、诸法空相的理解，一定不要流于意识，它不是一个意识里面空的概念，它是真性的一个体现。诸法空性就是真性，无心即是真心，一无所有就是遍一切处、就是一切有，这一点很重要。

早期我也接触过一些人对金刚经的评价，包括五时说法，认为金刚经是在四时说般若的时候讲的。有些人从判教的角度讲，认为金刚经不是最究竟圆满的，这其实全都是错误的说法。说涅槃时，讲法华、金刚三昧、无量义经，才是究竟圆满的，其实这种说法都是偏颇的。佛法是对众生根机而讲，它没有一个定论说哪部经就是究竟圆满，只是应众生根机而显现。法则是一法，因人而有所谓的根机。而金刚经在整个佛法

里面，是非常圆融的，直接开示第一义谛。既讲发菩提心，又不说断灭，又讲持戒修福，又讲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才能得闻如是言说章句。虽然在这部经里边佛也讲了，释迦牟尼佛过去在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前悉皆供养承事，没有空过，都没有明白诸法实相。到了燃灯佛前，他突然明白了：没有少法可得，所以燃灯佛给他授记。那他在八百四千万亿诸佛前供养承事，难道就是白白做的吗？不是，正是因为有这些积累，他才能够在因缘会遇的时候，在燃灯佛前悟到：无有少法可得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才给他授记。所以这部经可不是单纯说空、说理、说般若，它是非常圆融的、究竟的、透彻的一部经论。

我们这次学习金刚经，会学得更深入一点，会学得非常细，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即实修的角度，自证的角度。楞伽经里所讲的自悉檀，自证所行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讲，引导大家进行实修。比如经典里面（第二十七品）讲：“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如果我们学金刚经以为不用修福，也不用成三十二相，很容易就堕入断灭空，很容易堕入无为坑，堕入声闻境界。（第二十三品）又讲：“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里面有两个环节很重要：一个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另一个就是以无我的精神来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很重要。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你落在一个无我上而什么都不做，你也得不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执著一切善法，而没有无我的智慧，也只是世间的善法，也得不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后面紧接着又讲一句：“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这点很重要，这是理上的一个总的方向，这个根本不能忘。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不离这个根本：一切法，但有其名，并无其实。在这个根本基础上，修一切善法。虽修一切善法，不能忘记，实无善法，莫执善法。如果你只是抓住一个理上的根本，事上你没有去圆融，没有去结合，没有积累，没有实修，同样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第六品）又云：“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这个“以此为实”是真实地理解佛所讲的这

部金刚经，真实地信受，没有丝毫的疑惑。一个“实”字就能检验出我们对这部金刚经是否真正领会。如果你还怀疑，还对这部经产生疑惑，还有逆反心理，你就读不进去，不能做到每天专修金刚经，没办法受持。读两天行，读两天、荒废半年，然后又读一天、又荒废半年。这样不是真正受持金刚经，很多的义理你也不清楚。那这部经里别说这些简单明了的地方你读不懂，许多地方你更看不清楚。细节、关键的地方，你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你不去一句一句地读诵，用心地去思惟其义，你没办法知道佛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就像须菩提讲的：“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你以为你读懂了，实际上你没读懂。

你真正地把佛讲的每句话都去解了吗？你能像须菩提那样深解义趣了吗？那涕泪悲泣就更别论了。你肯定没有涕泪、没有悲泣，因为你没深解义趣。你没深解义趣，就不知道佛在这部经里用心是多么良苦。你看看这部经有一半的篇幅，佛都在讲受持读诵这部经的福报和功德。“东方虚空可思量不？”“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佛说是沙不？”讲恒河沙，讲东方虚空，南西北方虚空，都是在讲这部经的功德果报。（第十六品）讲“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佛处处在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让我们对这部经生信心。而这些细节我们在读诵、受持金刚经的时候都要注意，为什么说一定要讲信心呢？有信心你才愿意踏实下心来，死心塌地地来诵这部经，来借助于这部经典息虑忘缘，远离世俗的烦恼、造作、攀缘、求取，这是一个妙法。

这部经里边还有一句话非常经典，非常精彩：（第六品）“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这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你要把这几句话领悟了，你一定会花大量的时间来读诵受持这部经。因为这就是一个法门，金刚经就是一个般若筏，实实在在的般若筏，但你得会划这只筏。这只筏不是单独用来口说和知解的，而是用来使用的，用来直行的。难道佛在这部经里边不停地讲受持读诵、受持读诵，是一句空话吗？难道没有他更深的用意吗？没有他的深义吗？如果没有，佛为什么一次次地重复，不厌其烦地讲同一件事？可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读金刚经，这些地方就错过了？这一年三百多天，我们连一天都没有真正去用心读金刚经，更别提背诵。

觉范慧洪禅师（《林间录》的作者），在《林间录》里面记载，“金刚般若经，以无住为宗。以无住为宗，则宜其所谈皆荡相破有。”无住，就是破一切有，破一切相。“纤尘不立也。而经赞福胜者半之。”慧洪禅师看到了这部经里隐藏的一个关键点：赞福。为什么说是隐藏？佛没有隐藏，只是这个时代的我们，只盼结果，不重修福。只想顿悟，不欲渐除。这部经里赞福德、功德、果报，有一半的篇幅。“持戒修福者，为有为事耳？”持戒修福难道是有为法吗？“而世尊答能以此经生信心者，必此人。”世尊在这部经典里说，能受持、能信受这部经的人，一定是持戒修福的人。“何也？”为什么呢？这就是在启发我们。最后禅师没有回答，是让我们去深思，去悟。我们自己如果在读诵金刚经的时候，没有这个认知和启发，那佛陀的本怀就被我们错过了。禅师在这里启发我们：为什么有一半的篇幅都在讲福报？还要讲在末法只有持戒修福的人才能闻此章句而生信心？

所以我们要不要重新来面对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重新来深入地学习这部经？实修这部经，受持这部经。古时真正践行受持读诵这部经的人非常多，也有很多灵验。为什么会有灵验？是因为如实地去读诵受持。今人为什么没有作用？没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认真受持读诵这部经。

佛在金刚经里用了这么多的篇幅讲受持读诵，说明佛性的第一义谛和世谛（有为）是没有办法截然分开的，此经并不是空谈实相之理，而是一定有它的细节、有它的骨肉，有实修在里边。

金刚经作为一部大乘的、了义的经典，又是般若部的重要经典，又是禅宗的根本经典，它在中国的历史上，它的名气、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自古以来，受持读诵金刚经的人非常之多，而且还有一件跟金刚经有关的事情，就是六祖大师也讲过金刚经，叫《金刚经六祖口诀》。这部论后人讲的不多，但是在《大藏经》里面有《金刚经六祖口诀》，是讲金刚经里边非常精彩的一部。

我们将来有机会会跟大家来学这部论，因为这部论又相当于另一部经了。六祖大师本身就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又有一部《金刚经口诀》，它的注释可以称为经典。

达摩来到中国传禅宗顿法，一直到五祖弘忍的时候，都是传《楞伽经》，以《楞伽经》来证理，来印心。到了五祖弘忍传法给六祖的时候，用金刚经来印证所悟之理。我们都知道坛经里记载的，五祖为六祖讲金刚经，把金刚经的大意讲解给六祖。经典里面记载，还用袈裟遮着，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你也不要多想，当时外面风大。但是讲金刚经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五祖和六祖都是经常劝学人，受持读诵金刚经即能见性。

咱们这次跟大众在一起学习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且是第二次学习，重新学习，也是因缘会遇，机缘难得。早在去年我就想在道场讲，今年又有好几次想讲，但一直就是没讲成。因为这段时间大众一起每天都在读诵、背诵金刚经，一段一段地背诵，而且我一个一个地去考试，几乎所有人在我面前都背过。到目前为止，大家还在坚持背诵，背完一遍再从头背，从头背完了再背。我们要依佛的教导，先熟读熟诵经文，再如理如法地去实修，依教奉行，要尽能受持此经。所谓“尽”，要全部的来读诵，而且要把它背下来。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这是必修课，你必须背下来。我想古人的记忆力要比我们好，以他们当时的条件，他们对文字的理解驾驭能力，百分之九十的祖师都会背金刚经。你不能因为自己是现代人，就不背了。我脑子不好，就不需要背了。你当然可以不背，你不学禅宗，你不用背了。这部金刚经是禅宗的根本经典，根本之中的根本。这里不需要什么讲理讲第一义，不背是真背，但能知无法，是真背诵。心里一堆烦恼，会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都知道，佛教里面有很多的宗派，有天台宗、贤首宗、净土宗，每一宗都有它的所依经典。比如天台宗，专门就是研习《法华经》，智者大师有天台三大部。贤首宗（华严宗）专门以《华严经》为根本经典来学习。净土宗是净土三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密宗有密宗的根本经典。唯识有唯识的经典：《解深密经》、《楞伽经》、《瑜伽师地论》等等。那禅宗的根本经典就是这么几部：《金刚经》、《六祖坛经》、《维摩诘经》、《圆觉经》，最重要的是这几部经典。而《金刚经》又是这几部之中最简要，最直接，最经典的经典。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部经先读得滚瓜烂熟，然后再用点心，把它背诵下来。只要我们天天坚持，每天都受持读诵，时间长了，一定会背下来。

我们背诵金刚经，并不是要求一个结果，不是一定要把这部经背下来，而是通过背诵，长养功夫。通过背诵，息虑忘缘。通过背诵，来做牧牛的功夫。通过背诵，进行实修。通过背诵，来改习气。通过背诵，来护好自己的念头。背金刚经不是目的，而是享受这个过程。能背下来，并不是我们要求的结果。我们只是借助金刚经作为一个修行的工具和法门，借助于背诵它来牧牛，借助于读背金刚经来做功课。

还是那句话：“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金刚经是一个筏，它里面讲了这么多善巧方便，这么多的工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筏来度自己大量的烦恼，度过那些无聊造作烦躁的时间。你不去读诵，你就打妄想。

我们都不像古人，能老实实在地在石头上一物不为，在水边林下长养圣胎。咱们就一条小溪，几块石头，那么多人住在这儿，根本抢不上。有的人已经在那立牌子了，那是他的，你坐不了。他早就把那块石头据为己有了。有的人把楼道二楼的那个楼梯口据为己有了，你根本到不了跟前。不好意思，这里我占了；有人把小花园据为己有了。所以我们不能像古人那样自觉自发地做功夫，我们不能每天老实实在地牧牛。古人也没有诱惑，也没有染污，都在山里边，在远离世间的环境里，也没有什么娱乐，他又有这种自觉能力，所以好做功夫。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诱惑太多，染六尘的机会和可能性太大。那我们就靠读诵金刚经来降伏其心，让心安住。

“菩萨但应如所教住。”这是我们这次学习金刚经，受持、读诵金刚经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了借助金刚经来做功课。而且这又是佛陀在这部经里一再教导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非要逼着自己这样做，是佛陀逼着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作为佛子，一定要听话呀。佛陀一直讲，于后末世，于后末世，受持读诵，受持读诵。佛看的很清楚，末法时代，于后末世，众生一定要借助读诵金刚经这样一个方法，来安住其心，降伏其心。不是绝对所有人都需要大量地读诵，像六祖那样根机的人，直接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用在生活里就行了。但是那是个别的特例，大家想想，那说的是你吗？你能在生活中一切事，一切处，不需要任何的过渡，能直接无所住而生其心吗？面对任何境界，都能生无所住心吗？千万人之中，少有一人二人可以顿超一切的方法，一切的方便。像临济那

样，人家之前也是做过大量功课的，不是没做过，而且都不是一年、两年，都是十年、八年。香严禅师四十年才做成；云岩禅师好几十年才悟道；南泉十八年才解作活计；赵州八十岁了，还去行脚，补上这些功课。不补其实也没事，但是他实在没事干，就补补。

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道场没事的时候，就是读诵金刚经。经又不障碍我们，我们在明白义理、明白根本实相的基础上，在理上顿悟的基础上，再做“事须渐除”的功课，就不会修偏了。

而且这个时代，大家的一个通病就是实修的环节非常薄弱，只想知解，口说佛法，不想实修佛法。也不会实修佛法，没人引导，不懂得怎么做功课，不知道做功课的重要性。那我们正好借助读诵金刚经来作为一个实修法门。我们前面讲过立禅、觉知、读诵楞严咒，再加读诵金刚经就更好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读诵楞严咒，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立禅。而读诵金刚经，它既能修定，又能修慧。这部经会一直提醒我们实相之理，然后我们读诵它，又能够收摄六根，又能够牧牛，尤其速度读快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打妄想。

这一天你读几部金刚经下来，不读的时候，你在哪儿一呆，都会非常安静。因为你收摄身心的模式已经养成了，你心向外驰的习惯逐渐转变过来了。通过大量的读诵，你的心已经逐渐安静下来了。你的心一直是收摄的，它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一种力量。“悟此法门，由汝习性。”这个习性是靠你不停地去培养、不停地去训练，才养成的，不是拿嘴说出来的。

关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经题，和这部经要讲的与实修有关的重点，这一会就讲到这儿。

第二讲

同修们上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金刚经。

（第一品）“**如是我闻。**”这里的“我”，指每一个人。你遇到的一切，都指向你。有心者，皆可称为我。所以说，我者，佛性也。古人有

一句话：但莫瞞心，心自圣灵。佛法广大，能够普及一切众生。有机缘的，有因缘的，有善根的都能够听闻。能够听闻这部经，乃至受持一四句偈，都能够得无量的福报、福德，都能为佛法做大因缘。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的本来面目，唯是一心，更无别法。你不仅能闻，举手投足，运动施为，一切都不离真性。只是众生一向以来以妄想为真，而错失了真性，执著于六尘境界，执著一切相，而不守本心，不识真心，所以轮回六趣。一旦悟得真性，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离一切相，超心意识，于本心上无少法可得，这时候息虑忘缘，荡除无明和习气，即能做佛。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法会上的听法大众，都是漏尽得解脱的大比丘。佛与听法的大众都是清净的，为了表法而来这个世间示现，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成就者，都是倒驾慈航来这个世间济度众生。

“尔时，世尊食时”，这里是讲家常事、讲平常事，到了吃饭的点儿了。**“着衣持钵”**，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的饮食起居和世间人是不一样的。佛陀和他的弟子们三衣一钵，以乞食为生。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他们穿好衣服，拿好碗，准备去乞食。**“入舍卫大城乞食”**，乞食既是活命，也是表法。表佛陀及众弟子的心谦卑，在一切众生之下，表下心、谦卑之心。

昨天跟大家在一起诵金刚经的时候也讲到，其实这部经很突出的一点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只有具足了谦德之人，没有我相的人，没有我慢的人，没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的人，才能够受持信解此经。这部经是给无我相的人讲的，是给能够普行恭敬的人讲的，这样的人能够于一切众生之下，心性柔和，不与物违，下心含笑。乞食就能很好地长养我们的谦卑之心。佛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现、表演，佛是三界之尊，还要去乞食，做一个乞士，说白了就是乞丐、要饭的。

我们观察一下世间很多所谓的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有本事的人，他们都很难以做到这一点。让他放弃一切，放弃他的身份，放弃他的地位，放弃他的面子，放弃他舒适的生活，放弃

他的荣耀，放弃他高傲的姿态，让他去乞食，去普行恭敬，想必都很难做到。为什么说世尊能得到人天、一切大众的尊重？是因为他能够恭敬尊重一切众生。

关于普行恭敬，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也一直在讲，很多地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六祖经常劝学人普行恭敬。而不行恭敬、不尊重他人又是众生的一个习气和习惯。六祖坛经里有一个童子，那么小的一个童子，对六祖都是一种轻视的态度，而六祖反过来对他还要称“上人”，这是六祖修行功夫的体现。说恭敬，说谦卑，嘴上讲都容易，一到现实生活中，事情一来，我们的“我”就出来了，习气就来了。自我出来了，就会争强好胜，那个谦卑就没了。所以，低下头，谦卑、柔和，这正是我们需要修行的地方。

世尊到了吃饭的时候，带着他的弟子去城里面乞食。佛陀和他的弟子那时被很多人尊称为圣人和圣弟子。他们是很受大众尊重的。受大众尊重，那是大众的修行。佛陀和他的弟子不会因为被人尊重就高傲起来。所以，乞食并不是以很高的姿态去行乞：“哎，你给我来点东西吃！”那不叫乞食，那叫找挨抽！你谁呀？凭啥给你吃的？“我有钱！”你有钱也不给你！你就是拿钱买，你去饭馆，你的态度还得和蔼，不然人家饭馆也不会卖给你。所以乞食要的是你内心真实的一个领悟，一个真实的态度，而不是演出来的。我曾经带着居士们去乞食，有些人拉不下面子，明明是乞食，还要拿钱跟人家买。拿钱买，你的姿态就低不下来，你就会觉得理所应当，就错失了降伏我慢、锻炼自己的机会。在乞食和做一切事时，我们尽量地提起正念，用恭敬的态度去做事，去待人。当你有了觉悟和功夫时，你会自然地对所有人普行恭敬。

“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这个“次第”讲的是一个平等心。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佛陀和这些出家人，他们去乞食，是给众生种福田。谁赶上能供养佛陀和众弟子，谁一定会有福报，因果是不虚的。据说佛陀的弟子大迦叶和须菩提，他们两人表法不同，须菩提只去富人那里乞食，大迦叶只去穷人那里乞食。他们对乞食的对象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还有分别心。你有分别心，就跟实相之理相背了。所以佛要求他的弟子们乞食的时候一定是次第乞食，赶上哪家就是哪家。而且如果在一个地方要

几次要不到，就要换地方，你不能总是逮住了一个地方去要，最后把人家要穷了。他家饭好，你每次都去他家要，这也不行。

有的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題：比丘们去乞食，都是受具足戒的，都是不杀生的，都是不吃肉的，如果赶上檀越供养的是带肉的、带荤菜的食物，怎么办？其实经典里记载过，这个要用清水把那个饭洗净，把肉挑出来，连那个油也要洗净，然后再吃。不是我们想的，虽然说吃素，但是心中总想着：来点荤的吧。这就失去了乞食的意义。乞食，乞食，就让你吃最普通的、甚至是最不好吃的东西，赶上什么吃什么，减少我们对食物的贪著。好不容易赶上一次猪蹄儿，还得扔掉，而且还得把那层油也要洗掉。所以这一条就把很多也想乞食，但是总想要点好吃的人的这种心念给打消了。

“次第乞已，还至本处。”大家要好饭之后，都回到原来的住处，开始过斋。过斋之后，**“饭食讫，收衣钵”**，就是把钵、用具都整理好了。

“洗足已，敷座而坐。”我们看佛陀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包括：着衣、持钵、乞食、用斋，然后洗足，跟平常人没有任何的两样，非常朴实。也象征着佛法没有什么玄妙的，不是高大上的。平常心是道，佛法和修行就在日用处。就看我们怎么用心了，就看我们在穿衣吃饭、走路、行住坐卧的时候，是杂用心，还是纯一用心。是心里面想着烦恼，还是能够活在当下。你去乞食的路上还没要到食的时候，你的心是在脚底下？还是已经飞到了对方的厨房里？渴望着他给你做点什么，你能够赶上几斤几两。这个处处都体现我们的修行。佛陀和他的弟子，在行乞的路上，都做得很好，都是安住在正念中。走路就在走路，着衣就在着衣，持钵就在持钵，用斋就在用斋。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叫证果的人呢，怎么叫成就者呢，叫诸漏已尽呢。他们的用心不再像凡夫一样杂用心。凡夫做着这个事情的时候，想着那个事情；过着上午，想着中午的事。时时处处都错失了本心，都在打妄想。

这时佛和大众过完斋之后，把脚也洗了，敷座而坐。你看佛和他的弟子们的生活极其单调，没有手机，也不会去游山玩水，也没有什么高档的茶艺啊，喝几万块钱的茶啊，没有！古代禅师在山里面打坐禅修，从树上掉下来啥就煮啥，掉下来松针煮松针，有什么吃什么。古人生活也是极其简单。生活简单用心就容易专注、纯正、不杂不散。而我们这

个时代有太多的娱乐、太多可以玩儿的东西，太多的欲望和追求，所以我们的用心总是散，总是不愿意老实地做功课。

（第二品）“**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这一套动作我们也不要轻视，当然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像古人能随时用这么虔诚的心来请法。可是我们也看得到，须菩提在请法的时候，首先是即从座起，然后偏袒右肩，然后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问于佛。这是印度的一个风俗，尤其是出家人的一个风俗。因为那个地方热，他的一边肩膀是露着的，另一边肩膀用袈裟盖着，非常干净整洁，也有礼貌。所谓“右膝着地”就是单跪。不像我们中国人，学法的人一来就“咣”，俩腿都跪那儿了。国家不同，习惯礼节不同。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们看须菩提表法、请法的时候，如此的恭敬，如此的虔诚，如此的认真。“**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大家看，须菩提在称呼佛陀的时候是“希有世尊”，这“希有”俩字，首先就表明须菩提对佛陀无比的尊崇、恭敬。其次“希有”是表示佛陀出世犹如优昙花，几千万年才有那么一次，多少劫才有那么一次。“如优昙花，时一现尔”，非常稀有难得。众生能够赶上佛陀出世，也是稀有难得；我们能够遇到正法，稀有难得；我们能够学大乘、学最上乘的法，更是稀有难得；能遇到善知识，稀有难得；能有同参道友在一起互相加持、鼓励、共修，稀有中的稀有；能够开悟见性，每个人都成为本尊、成为自己的世尊，最是稀有难得。

佛陀是一个先觉者，是一个大觉悟的人，他生生世世都来这个世间教化众生，把他觉悟的实相和真理传达给有缘人。他能够舍弃整个国家，舍弃王位，舍弃妻子，舍弃儿子，舍弃父亲，能够离开他的极大的福报，选择出家，为众生出家修道。他不像我们，比如说我，说句实话，当初我就是为了自己而出家，觉得世间生活苦闷，一心想出离。我谁也不为，只为自己，就是太苦了。佛可不一样，佛陀出家修道是为了一切众生，他看到众生太苦，被生老病死，被无常一直困扰，痛苦着。所以他发心出家修道，一定要为众生找出一条觉悟之路。

须菩提作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也是跟随释迦牟尼佛时间很长的人，佛陀的点点滴滴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这种尊重、恭敬、虔诚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儿，而是自然就称“希有世尊”。佛陀能在五浊恶世，能在地球上，能在娑婆世界示现，稀有难得。为什么？十方诸佛都选择像极乐世界那样的地方，像琉璃光佛、阿处佛，都选择那种美好的佛土去度化众生，唯有释迦牟尼佛能够在娑婆世界示现。娑婆世界怎么样？什么味道？有多苦？众生根机如何？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体验到了。以至于舍利弗在《维摩诘经》里面说，地球坑坑洼洼、高地不平，我们也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到处都有牛粪、猪粪、鸡粪，到处都是垃圾。又是坑，又是山，又是河，又是沟，又是壑。五浊恶世，所谓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就是指当下我们生存的世界。

“浊”就是染污得厉害。释迦牟尼佛能在这个世间，在娑婆世界，在我们之中来示现，真是太稀有难得了！在《阿弥陀经》里，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来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说法。每一尊佛来我们身边示现都是非常稀有难得的。正所谓阎浮提众生嘛，刚强难化，心如猿猴，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恶，无不是罪。刚强难调，难以教化。多少声闻乘想度众生度不了，就放弃了。

这部经还有一点特别可贵的地方，就是劝大众发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若乐小法者，则于此经，不能听受。”所谓“乐小法者”就是发不出菩提心的声闻乘人。“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所以这部经是为发大乘者，为发最上乘者，为发无上菩提心的人讲的。而佛陀在这方面是最好的一个示现给我们表法，能够辞亲割爱，抛弃自己最富有的、最珍贵的世间生活，连王位都放下了，一心为众生离苦得乐而修道。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佛陀四十九年在世间说法，其实就是不停地讲，不停地嘱咐，不停地护持菩萨，不停地提醒、叮咛所有的修行人，不要染污，不要执取自心境界，不要迷于幻境。所谓老婆心切。像一个老妈妈一样看护着自己的孩子。学人这里出问题了，就讲这里应注意什么；那儿出问题了，就讲那里应注意什么。还要讲戒律，还要讲法理，还要讲实修，还要讲世法，还要讲出世间法。一开始先不

讲戒律，因为没有犯的时候就不讲，犯得多了成了问题了，就要讲戒律。讲完阿含，要讲方等，还要讲般若，临涅槃时还要更深一步地讲实相。一直在善护念众生。

而有缘的众生，听明白佛陀本怀的人，他自己就懂得善护念了。这是自性如来在护念自己，这是觉悟的人内在的修行，他们不向外做功夫，只是但自怀中解垢衣，常看护好自心。所以“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为初学者所讲。初学者自己不能看到自己的用心，就需要善知识、佛不停地去教导，去叮咛，去嘱咐，不要去犯戒，不要去做坏事；那觉悟的人呢？迷时师度，悟后自度。他自己就知道守护自己，自觉地不犯律仪。他会悟到自心如来常为说法，自性如来时常显现，能够时常地提醒自己，莫染污。自己一动妄念，一动贪嗔痴的念，一要造作，自己就能看到，就能拉回来。

我们做牧牛就是做这个功课，就是让自心如来、自心的般若来管理好自己。这叫“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

我们一开始学法，都是被师父天天提醒、约束、督促、鞭策。时间长了，我们自己一懈怠，自己就知道去坐禅、去诵经、去看经论；一放逸了，又想去玩儿了，自己就能收回心来。这叫“善付嘱”。自己就懂得嘱咐自己：不能这样了，你看把师父累得，我们自己管理好自己，师父就能少受些累。这就是自己能够嘱咐自己了。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部经在末法时代，尤其我们这个时代，流传的非常广泛。“末法”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指如来灭后后五百岁，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受持这部经？因为这部经确实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作用，受持这部经就能够起到降伏自心、安心的作用，但是这里的受持是有方法的，是需要条件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人心越来越浮躁，尤其患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各种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比如自闭症、焦虑症、烦躁症、抑郁症、恐惧症。经常有人会跟我讲：“师父，我特别的不安，特别的恐惧，也没有原因，在家呆着就很恐惧，找不出任何原因，而且多年了。一直受着这种无明恐惧的折磨，就是不能安心。请问师父，我该怎么办？”

我们病的时候，只知道求药，而不去反思自己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会不安？为什么心里会慌、会恐惧？因为你被妄念宰割！因为你没有收摄妄念的能力！你的心识已经离开了你的本尊了。你一直心向外驰，舍父逃走，流浪迷茫，向外不停地迷失，向外去找幻境，导致你身体的精力全都没有了，所以你会慌，你没有心力把妄念收回来。你习惯了活在妄识中。那怎么才能把心收回来呢？受持读诵金刚经！

“读一遍管用吗？”那我不能说一点用不管，但是微乎其微，因为力量太小了。“读十遍呢？”还是太少了！“一百遍呢？”还是太少了！要每天读，要积年累月地读。你有那个时间在那打妄想，让心不安，让自己非常痛苦，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去读诵金刚经呢？我们不愿读，读不下去，说明我们的业力、无明远远大于自己的这点善根。那怎么办啊？要发心，要持五戒，要多种善根，要多听经闻法，要多亲近善知识，要来道场，要让大众加持你，要为大众服务，把助道法修好。

最近道场大众读诵、背诵金刚经已经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共修金刚经，大家全是法喜充满，感觉安住的力量越来越大。这就是共修的力量、加持的力量。你自己的力量有时候很薄弱，需要共振。人就是一种群体动物，大家都做的事情，就会觉得有力量，他就愿意做。比如一栋房子特别漂亮，但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没有别的房子。那这房子卖得再便宜，你也不愿意买，你会疑惑，为什么周围没有人呢？一到晚上，想到就你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觉得瘆得慌。人一多了，热闹了，有点儿人气儿了，大家都去住，你也愿意住了。我们刚学佛法，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是这样，需要被督促，被加持，才愿意精进用功。

经云：“知我说法，如筏喻者”，一定不要提前扔掉这个“筏”，别老住在后边那两句：“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你还没有法呢，还没到岸呢。就跟你不会游泳一样，拿个游泳圈到河边，一边喊着：“此岸即是彼岸”，一边“咣”就跳进去了，把游泳圈也扔了，淹死了。你得先游过去，再扔掉救生圈，不用那么急扔它，到了岸再扔来得及，别老想着扔救命的东西。“师父讲的要舍法”，那得分时机、分因缘、分人，就是同一个人还得分不同的时期。

末法时代的众生就是其心烦躁，总是不安。其心躁动如猿猴一样，拿起这个，又盯着那个，放下这个，又拿起那个，六根不够他用的。正是因为六根不停地向外攀缘，导致心神、心识、精力大量地消耗，这个人就空了。生命力给耗空了，整个人处在一种无力的状态，身心疲惫。所以会有种种的不安、种种的恐惧，难过、焦虑就现前了。为什么？就像小孩儿一样，他傻呀，突然间看见好吃的，也不知道量，玩命的吃，最后噎到了。有的父母也傻，看孩子爱吃这个乳、爱吃这个糖，玩儿命给，一桶都给进去，完了，把孩子给撑死了。

这个时代经济发达了，物质丰富了，众生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玩儿命地摄取六尘境界，玩儿命地贪著，导致有些人三四十岁就重病缠身，一命呜呼了。他不懂得节制，不懂得降伏其心、收摄六根。电视剧能从晚上十点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游戏一打就几天几夜，猝死；跟朋友整宿整宿地喝酒，聊天，你不得肝病等着啥？为什么这样？以前穷，现在有钱了，我得补过来。你再怎么补过来，那都是假的、虚妄的，骗你的神识、骗你的心识。你上当受骗了！那里啥也没有，最后落一身病，落一身痛苦，自作自受，没人替代你。你越追求六尘境界，你的心越不安。

大家一定记住这一点：你抓取什么，只是感觉一时安心，其实那个东西会增加你不安的错觉。不安也是错觉，但是一旦你习惯了，它就变成了真实的，让你非常痛苦，三途境界就会现前。所以当我们习气出来的时候，一定智慧、正念立刻出来提醒自己：越贪这个你越不安。就跟吸毒一样，跟喝酒一样，跟抽烟一样，“我最后一根儿了”，你再加这一根儿，只能导致它更重。“我今天再喝这一瓶儿”，永远还有明天这一瓶儿。所以这个必须及时立刻就刹车。贪图六尘的习气，一定要戛然而止，要急刹车，再难再痛苦，也要戒掉。因为你越晚一天，越难戒。

须菩提看到那个时代，包括后世众生的这种现象，就代众生来发问：“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如果想修行，怎么来安住其心？这个“云何应住？”是怎么如理如法地让这个心安住。“云何降伏其心？”怎么来降伏自己的妄想、烦恼、无明？须菩提的问题，正合世尊意。就是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大众、是众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能安心，不能降伏其心。众生之

心就像猿猴一样，不停地攀援、跳跃、躁动，很难有一刻真正安心，即便一时安心，也是通过抓取，而不是通过无依来安心。都是抓取一些东西暂时安心，越抓取其实越不安，越抓取越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自己，变成了恶性循环。

这时须菩提问：怎么来安住？怎么来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佛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及时，太好了。**“须菩提，如汝所说”**，须菩提啊，正像你说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佛陀示现在这个世间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慈悲喜舍，六度万行，以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引导众生觉悟实相。所以佛陀会一直嘱咐学人，会一直嘱咐弟子。本来是一乘之法，本来是一实相法，本来是一心，方便说于三乘，因为众生不能够明白佛意，不能直接就顿悟本心，所以佛陀就把一乘实相之法方便说成三乘，先讲因果，讲福报，讲持戒，讲六度，讲修福，讲和谐人际关系，讲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当我们远离了粗重的烦恼之后，再开示**“唯是一心”**实相之法。

“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大众要认真仔细听，下面就开示怎么来安住，怎么来降伏其心。**“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佛为了强调后边的开示，很郑重地讲应该这样来安住，这样来降伏其心。佛一直安住当下，一直活于正念，一直在为众生表法。但众生总是向意识中取佛法，流入未来心，错失佛陀当下的**“如是安住”**、**“如是降伏其心”**。佛在这样讲的时候，根机好的人言下可能就顿悟玄旨，会被佛当下示现的一言一行所启发。就像世尊拈花，迦叶真正看到了一样。你的每一个当下，一语一默，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回头一转脑，一起身，一坐下，都是悟道的机会。当你心不外驰，一念回光，就能成佛。这些最平常的功夫做足了，自然就安心，自然就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须菩提说：我们会认真仔细地听，我们很想知道怎么来安心，怎么来降伏其心。其实当须菩提这样问的时候，佛陀最直接的开示已经说完了。但大多数人都错过了，或者说听不懂，那佛陀只能继续巧施方便，详细讲解如何安住，如何降伏其心。

金刚经中的这一段开示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一遍。就是须菩提问佛：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我们仔细看，其实须菩提的问题，佛陀已经用最后一句话非常直接明了地开示完了。就是：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有的人还不懂，也听不明白，佛只是说了个如是安住，如是降伏其心。具体怎么安住，怎么降伏其心，根本没讲啊？

明明已经讲了，只是大多数人听不懂，错过了而已。

我们看禅宗祖师如何回答与须菩提所问的同样的问题。

僧问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

法眼禅师云：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时天台韶禅师于坐侧，豁然开悟。

我们看，僧人只是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只是回答了：是曹源一滴水。僧人惘测，而天台韶禅师却一闻便悟。法眼的回答，与须菩提问佛，云何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如是安住，如是降伏其心，完全一样。

又如僧问汾山：如何是道？汾山云：无心是道。僧问：某甲不会。汾山曰：会取不会的好。僧曰：如何是不会的？汾山曰：只汝是，不是别人。

汾山回答：会取不会的，以及只汝是，不是别人。与“是曹源一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完全一样。

大家于金刚经此处，佛说如是安住，如是降伏其心，即能反照，安住当下，不流入未来心，即会佛意，即会修行。也不劳看佛陀后面委曲开示，一遍葛藤。

我们看后边释迦牟尼佛的讲解之前，因为我们读诵金刚经也有一段时间了，在读诵金刚经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妄想很少，因

为我们读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学经典不要一味地去执著沉迷在佛经的语言文字里，你要懂得会用，你要懂得学一句就用一句。怎么降伏其心呢？我们在读诵金刚经的时候，你没有打妄念的时候，那就是降伏其心，那已经就是如是安住，如是降伏其心了。还要再去找一个别的安住，别的降伏其心吗？不用。随时都能安住，都能降伏其心。不是问“云何应住”么？那已经如法安住了。怎么度众生啊？起一个念，又去想一个烦恼了，拉回来，就度了众生。

“有众生可度吗？”“没有。”“度没度众生？”“度了。”“度什么众生？”“度自性众生。”“度什么众生？”“度妄想，度贪著，度嫉妒，度无明。”“度胎、卵、湿、化。”

那你奔哪儿找一个卵呢？你奔哪儿找一个胎呀？这个胎不就是无明嘛！不就是妄想嘛！咱们看佛经一定要有自己的领悟、自己的悟处。怎么才能够自己去领悟？你先要做！这部经佛陀讲得最多的地方是什么？你去做！你去读，去背诵，去受持。讲得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是读诵、信解、受持。几乎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就像一首特别磅礴的音乐一样，不停地在演奏着同一个主旋律，隔两段，隔三段讲一次，隔几段又讲一次。难道我们还听不出来吗？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地读金刚经，你一定能读得出佛陀的最深的用意，其实是非常直接的用意。佛还要怎么讲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只不过，我们懒惰，不愿意去做这些事。

如果我们不去读诵的时候，那这部经的作用就很难在你身上发挥出来。咱不像古人一样，根机好的人，我不诵《金刚经》，我自己牧牛。我不诵《金刚经》，我读《楞严经》。我不诵《金刚经》，我诵《大般涅槃经》，我诵八十卷的《华严经》，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而我们这个时代，《金刚经》如果你都不愿意去读诵（三十分钟就能读完），你怎么可能愿意去受持《法华经》呢？法达禅师读诵三千部《法华经》，想一想都害怕。你想想：一部《法华经》要诵七八个小时，三千部是一个什么概念？咱们在座的有一半人都没有真正从头到尾读过一部《法华经》。三千部，你想想，十年的时间，每天一部。他不开悟谁开悟啊？为什么他到六祖那儿，六祖几句开示，法达就开悟了？功夫做足了，妄想烦恼尘劳都脱落了，所以一启发就开悟了。

我们如果不去读诵金刚经，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它的作用，你永远无法经验。至于说怎么安住，怎么降伏其心，怎么发心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度者，你就不能够去亲证。

“师父到底怎么来安心呢？”“读金刚经。”

“读金刚经怎么就能安心了？”“你看，你不读，就会一直问问题，你就歇不下妄想，就不能安心。你去读，这些问题就会逐渐消失。其实根本没有问题，你就是想问。”

你光起问，你光疑问，“你给我的这颗种子，真能长出西瓜来吗？”你先去种啊！你站地里站着，站几天、几年，它也长不出西瓜来，因为你不做！你不开始！有些人还没去读金刚经呢，先给自己弄一个台阶，要奔下滑：金刚经不用受持读诵，知道意思就行了吧。多少人都是这样，为自己的懒惰，为自己的放逸找借口。要知道这部经不是让你仅仅知道意思，更是让你去做的，让你如是安住，如是降伏其心的。是让你“菩萨但应如所教住”。是让你按照佛陀所教的去安住的，这个就特别难了。多少人在这里就退转了。单纯从读诵金刚经这件事上，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就放弃了。因为真正去读诵的时候，你要花时间，要花精力，要布施六根的享受，你身体要累的，要布施很多的娱乐、很多的休息时间，布施睡眠，布施饮食。有些人爱吃，有些人爱玩儿，有些爱聊天儿……这些都要放弃的，都要牺牲的，都要布施的。

金刚经讲得最多的地方，一个是受持读诵，还有一个是布施。这才是金刚经的主旋律，而这些都是“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应如是布施，都是一个意思，都是让你不着、不住、不染，让你舍，让你当下安住，当下降伏其心的。怎么舍？怎么布施？怎么不着？怎么安住？老老实实地读诵！

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和大家学到这里。

第三讲

我们继续来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当我们正读诵金刚经的时候，包括背诵、默读，正专注地思惟受持金刚经的当下，正实践了六祖大师所说的“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

而你正读诵金刚经的时候，你总是起念“啊，我这是佛性正起用”，“啊，我这儿正在做功课”，那就是打妄想了。不是说不能起这个念，别住。慢慢地，这个念不起了。只是读诵，而不做读诵想。念念都是正念，而不做正念想。念念都是真如自性起念，而念念不可得。所以当我们专注地、一心地来持诵金刚经的时候，实践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句话不是单纯在讲理，是讲通过练习，我们能在每一个当下做事时可以不住。所以说，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当我们去读诵、受持它的时候，正好默契了它所表达的一个实相之理：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我们做一切事情，都像在读诵金刚经、受持金刚经一样，一心一意地去做这一件事情，专注地、认真地做好一件事情，活在当下，那么，你就是一直在持经。这时候你平时的习惯、习气就转变过来了，你的定力就增强了，你的觉知就提高了，你的智慧也会显现出来。我们平时为什么没有智慧？心散，没有定。当你的心安住在了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你觉知提高了。觉和知，其实就是智慧，当然也包括定力。定与慧是不可分割的。并不是说我知道某件事情，我知道一个知识、一个道理，叫智慧。而是我了解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能把控自己不失正念，这才是定，才是慧，才是觉知。我自己的心没有散，知道没有法可得，能够时时地不愚痴，时时安住当下，这才是最大的智慧。

在这个时代，我们通过读诵金刚经这样一个方便法门，来降伏其心，安住自心，真的非常殊胜。可能在过去，在古代，学法人读懂了金刚经，直接就在生活中的一切处无所住而生其心，处处受持金刚经。比如说六祖大师，他在《金刚经口诀》里讲，要心行般若，不是口诵般若，不能停留在口诵般若上，还要心行般若。就是要息灭贪嗔痴，种种的用心要合道。这是六祖大师开示金刚经的一个要点。当然我们学习金刚经最后也是为了达到这种结果，只不过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要通过一些方便来磨炼自己。在六祖的时代，很多学法人，包括在家人，他们都是很有出离心的。出家人肯定都是远离了世间的种种琐事，专心办道。所以那个时候，祖师不会特别强调去读诵，而是直接跟学法人讲心行般若，息灭内在的贪嗔痴，“但自怀中解垢衣”，他就能悟道，他直接就能从心上去行般若。而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很多粗重的东西还都放不下，所以

如果直接抛弃形式上的受持，让我们直接去用佛法，去行道，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的心还都在上面浮着呢，还是一个粗心，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诵金刚经的一个原因。

我们先是靠读诵这个筏，靠这个工具来降伏自己粗重的烦恼，来转掉自己的注意力，来转掉自己对六尘境界的贪著，淡化对家亲眷属的贪著，减少对世间事的种种挂碍。通过受持、读诵先让自己得一个初步的安心，然后再把这种定力、觉知和智慧，运用到生活中，那就可以达到六祖讲金刚经的用意，就是我们要达到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在事情上，在各种境界中，能够转念，能够出离烦恼，能不诵而诵，不持而持金刚经。就是不诵金刚经的时候，我在待人接物，也能像在读诵、受持金刚经时一样，能够直用其心，能够很专注，不打妄想。智慧时常现前，不再迷惑、颠倒，不再去贪染六尘境界。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修行当然不是说这一辈子就抱着一部金刚经，生活也全都不顾了。读诵金刚经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工具，一个筏。一旦有一天我们烦恼脱落，大白牛现前的时候，那就不用每天一定要背金刚经，要读几部金刚经。到了那个时候，这个筏你就可以放下了。当然如果你没什么事儿干的话，你一天也可以读两部。像法达禅师，他悟道之后还是继续诵《法华经》，但是他的用心已经不一样了，他是很轻松的，而且他知道什么意思，还能够给别人讲。

这是古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学习金刚经、受持金刚经的不同之处。我们注意一下就可以。先要把读诵这个基础牢牢地建立起来，在读诵过程中，思惟解义，安住其心，直用其心。古人能够直接在生活中把金刚经的义理、把般若行出来，是因为他读诵过了，他知道金刚经在讲什么了，他滥熟于心。而我们不能安心，是因为不了解实相是什么，经典读诵得太少，根本不能在生活中行出佛法来。受持、读诵金刚经对于这个时代学法的人，需要大因缘，受持、读诵的这个理你还要透。那也有人读诵了很多年金刚经，但他烦恼还是没有断，用心还是没有改。说明他在读诵金刚经的时候用的方法、用的心力、用功的方式没有搞对。生活中他又不知道去牧牛，不懂得去收摄六根，所以才烦恼习气不断。诵的时候可能还蛮认真的，妄想也不多，但是没有把这个理用出来。能够真正如理如法地如所教住，如佛陀所教导的这样来受持、读诵，尽能受持、读

诵金刚经，需要因缘、福德，如果自己不懂，就需要有人引导。能够这样去学金刚经，去受持金刚经，需要大因缘，需要无量千万佛所前种诸善根，才懂得这样念念安住，长时读诵。才会把读诵金刚经时的这种用心，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把它行出来。也就是说口诵般若，达到心行般若，才能够实现解脱。

我们看经文：（第三品）“**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这个我在上一会结束的时候，还有刚才，我都一直在讲，怎么安住，怎么降伏其心，你不用看下文就应该对怎么安住，怎么降伏其心的理明白了。其实刚才我一直在讲，讲了很多，很琐碎，包括上一会结束的时候，我也不停地在讲这一件事。整部金刚经的学习，我也会以此为重点。我已经把怎么来降伏其心的方法，该怎么做，它的理，都已经讲了一遍了。在讲整部金刚经的时候，这一点我会不停地反复重复，就像佛陀在金刚经里边不停地重复受持这部经的功德福报一样。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现在的学人尤为重要。大家都不愿意实修，你要给他讲金刚经他爱听，一要让他诵金刚经，一天诵四部、五部、六部，他就不愿意了。诵一部还勉强，能坚持一个月就算不错。一个月之后，也不说不愿意诵，会给自己找借口拖延，会犯懒，慢慢地就不诵了。或者有事耽搁了，一点一点就荒废了。坚持读诵是非常难的，需要大因缘，需要你有善根，需要你对世间的种种妄心歇下来，需要你平时多积累，要行一切善法，要谦卑、柔和，来给自己创造能够长时间如理如法受持金刚经的机缘。所以修福、持戒、积累，和真正受持，和明白第一义谛，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

咱们学金刚经，认识金刚经，读诵金刚经，少的也三五年了，多的有十年了。我们发现金刚经就像是一个无尽藏，怎么学都有更新的内容。所以一天看一次金刚经，一天就不一样，每天去看，每天都不一样。甚至在这一天之内，我读诵了几遍，第几遍和第几遍的时候又有不一样的悟处。为什么汾山在百丈前，百丈让他拨这个火，他拨不出来。而百丈拿过来，深深拨，还会有火星。我们学习佛法、学习经典，就缺少这个深入心、认真的心。总觉得差不多了，总是不能深入。为什么不能深入啊？因为心不静，因为这个心没有沉淀下来，因为这个心还在杂用。这儿感点儿兴趣，那儿也感兴趣，看看这儿，听听那儿，玩玩这儿，全部

的那点心力就被分散了。心不能把它用在一个地方，就不能“深深拨，较些子”！都差这个心，深深拨。都差一个从地上捡起一粒米来的认真，都是说“啊没掉，我一直都很仔细地在择米，没掉地下，我很认真呢”。你还没有足够认真，掉了一粒米你都没看见。炉膛里还有火星呢，你以为全灭了。深深拨，还有一些，再深深拨，还会有。我们就知道佛法其实是很难行的，很难悟到其理，理悟得不透彻，你用功就用得不够，就会得少为足，就会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觉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放逸。像钻木取火一样，刚冒烟，你就停了。冒烟没用的，一定要着起来才可以停。

有些人说“我受持金刚经多少年了，现在还要受持吗？”你那个持多少年和真正地知道方法、懂得义理再去持，是不一样的。你每天持一部，可能对于古人来讲，这个量够了，对于我们可能就差很多。你要持两部，甚至持三部，而且还要解义，还要思惟，还要去参究，每一句都不要放过。为什么人家古人在读金刚经的时候，读到一句就能有悟有省。其实也没有讲什么，是因为他平时积累够了，一句经文就能触动他，就悟道了。

“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如果单独把这句话截出来，没有太多的用意，可是有的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悟道了。六祖大师在讲《坛经》的时候，有学人问他关于坐禅的问题，六祖大师就知道把金刚经里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和“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变成一句“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人行邪道”来为学人解答。说明，六祖已经完全读懂了金刚经的每一句经文。他把金刚经变成了自己的智慧。金刚经里的这几句话和六祖的开示就可以作为禅宗不修禅定的一个理论依据。为什么说言要涉典章呢？它是有依据的！而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就忽略过去了，“哦，反正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只记住了这么一句话，没有和我们平时的修行联系到一起，没有深入地思惟，不知道它是对治我们什么毛病的。我们就没有联系到通过这句话怎么修行，它的理在哪儿？唐朝那个时代有南宗和北宗。北宗全都崇尚坐禅，静坐，空心静坐。等于金刚经这句

话他们就没搞明白。“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六祖的开示，很明确的指出，佛法没在相上，是在心行。形式只是一个铺垫，不能停滞在这个形式上，修行不能拘泥于坐卧上。这个一明白，你也就不会执著临终的时候怎么走了。“我一定要坐着走”！你躺着走都算不错了，你不叫唤，安宁地躺在那儿走，就可以了。关键不在你是坐着走，站着走，还是躺着走，或是倒立着走，还是腾空而走，还是像普化禅师翻个跟头，而在于你走时心是否颠倒，是否还有放不下的东西。所有的走都不是真走，明白这个才重要。

每个人读金刚经都会有他的一个悟处。“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自古以来讲金刚经的人特别多，每个人都有他讲法的角度，根据他自己的修行、他自己的功夫、他自己的悟处，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你用心去读金刚经，去理解、去思惟其义，和不用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用心的话，这部金刚经是从你心里流出来的。因为心境是一啊，为什么它能现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能够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去理解它？因为是你自性里流露出来的，现在你面前了，是自性如来在给你讲金刚经。可是你不用心去听，不用心去读，那你也只能听别人给你讲一个声音。

我讲得再细，六祖大师讲得再好，就是释迦牟尼佛重新来这个世间再怎么给你讲，你不用心，这部经跟你没缘。你不静下心来认真地先去把一字一句读清楚了，这部经跟你没有缘。

一读金刚经，俩字儿都能读颠倒了，读错了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用的心啊？那你又如何去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些妄念，你怎么去降伏？怎么去度化？所以“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安住在每一个当下，做好每一件事情，就降伏其心了。“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这一段，六祖大师在《金刚经口诀》里有开示，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打妄想、分别外尘境界的习气，让它转化掉，即是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就是禅宗祖师所讲的牧牛。到了大白牛现前，就是无余涅槃。“可怜生，受他言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啥它都听，特别好调伏了，它不再攀援、造作了。你能和自己的种种心念和谐共处，正念现前，赶都赶不走它。这个时候你的心就真正地安住、降伏下来了，那也就灭度了这些众生。**“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其实都是灭度自心的妄想和烦恼，灭度种种的习气，种种心向外驰、攀援、执取六尘境界的心念。我们越深入修行，你功课做得越好，越会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提高。以前还会执著一些东西，慢慢地这种执著少了，以前各种习气是非常强烈的，现在越来越弱，甚至有些习气已经没了。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你的功课、功夫做得再多，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它也不会一下子起作用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效果的。

我们不能急。我们做功课，我们降伏自心，受持金刚经，一定不能急，要按部就班，细水长流，每天都读。以现在我们读诵的十五分钟一部的速度，每天读两部，才只需要半个小时。你每天能坚持读两部就行。这两部就是你原来一部的时间，读熟了，速度自然就快了。

为什么我们要读快一点儿呢？因为读快的时候妄想打得少。这主要是从练觉知和定力的角度来讲。当然你私底下还要很细心地去看这些经文。比如读完了，拿来经文看看，某一句，某一段，某一品，哪里有不理解的意思，再温习，就像吃东西那样细嚼慢咽。

“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最后转的是识心的习气，连习气都要转掉，这是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其实这里并没有特别突出地去讲度心外的众生。度心外的众生也是我们自心的一个折射、一个影现。就是我们在帮助别人时看到自己的心念，在跟别人相处时看到自己种种的心念，然后降伏这些心念，改善用心，让自己和所有人和谐共处。你在跟同修、家人、亲朋好友、同事，跟所有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起了一个不善的用心，你看到了，拉回来，你就把他度了。你把对方度了，其实是你度了自己。你想一想，如果你跟任何一个人用的是佛心，用的是善心，对方会不会感受到？一定会感受到！那么，他在他

的那个层次和角度上一定是得度了。而你其实是度了你自己。不是说我们这一念转过来，对方成佛了，不是。对方会收到你的这一念善心，他会有所领悟，会有所提高，而最重要的是你提升了，你得度了。这是灭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之所以会显现出有一个外在的人，其实都是我们心念的感召和折射。透过这些外在的人事物，我们净化自己的内心，这是得度的意义。

现在大家都在讲一句话，就是：遇到的一定是你自己。你光知道这个理，不会用，这句话就是一句空话。你还是会经常跟别人吵架，甚至生起嗔恨心的。也就是说，你还会经常跟自己打架的，对吧？你跟对方生气、生烦恼，不就是跟自己打架么？都是在跟自己的念头打架，跟自己的观念、投射、妄想较真，争胜负。“哎哟，我一到师父跟前我就害怕！”我是咬你了，还是抓你了？我只是看了你一眼而已。而你看到的却是我瞪了你一眼。其实我不是瞪你，我是瞪后边的那个柱子。只是被你给捕捉了，我们四目相遇了。就这么狼狈地相遇了。所以说不要害怕。你害怕的时候反观一下，是谁在让自己害怕？可能是童年的阴影，被什么吓过，这没办法，谁让你业重呢！我们受持金刚经，业会提前现前，会重报轻受，这是好事！

没有心外的众生，没有自性之外的众生可度，没有你念头之外的实有的法可度，一定都是度自己种种的不善用心。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个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就是各种的对立之心：能与所。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没有能所对立，没有内外的分别，唯是一心。自己把心降伏了，把自己的妄念、把自己的不善用心收摄回来了，一定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如果你起了一个“哎呀我帮助他了，哎呀，他是我度的，他是我徒弟。”那么我相出来了，人相出来了，众生相出来了，寿者相出来了。“我弘法多少年了，度了多少人了，都在笔记本上记着呢”！“谁谁谁是我度的，哎，你别跟我争啊，要不咱们看录像倒倒，看到底是谁度的”这样

的录相还没发明出来呢。这就太搞笑了啊！所以一定是度自己，度自己的妄想，度自己的无明。

人普遍都有的就是我慢、我相、我执，这个是最突出的。所以我们学法的过程，就是一个降伏我慢、去除我执、断除我相的过程。所有的烦恼、痛苦，包括恐惧，都是因为这个我执。谁执著自己，谁活得就累，谁就会更烦恼，谁就不自在。我们看所有那些过得不幸的人，一定是太执著自我的人，一定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人。说一句都不行，用一个蔑视的眼光看他一眼，都能给他看病床上去。“他那样看我了！我不舒服”！我执太重。再比如：在他名字上画一个黑框，一下就把他画病床上去了。摆他黑白相片就更不行了。一提起谁名字，其实是个重名，他立刻兴奋起来了。赞叹一个人的名字，以为是赞叹他，其实是说另外一个人呢，他脸上立刻喜形于色，最后人家补充一句是某某某，脸儿又回来了，青了。所以着名字、着我相、着身份、着种种，其实都跟“我”有关。

我们再去观察这个世间，活得自在、轻松、快乐、幸福的人，都是那些不那么较真儿的人，是那些没把自己当啥的人。尤其那些随便能被人轻贱、侮辱、那种特别柔的人，不爱去跟别人争论、也不爱冒尖儿、也不爱较真儿的人，他们活得都很开心、很快乐。虽然别人说几句，但人家不觉得是被侮辱。你说的话是从你自己嘴里出来的，收获这些话的人是你，你的用心你收着，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忍，忍辱波罗蜜，不是强忍，不是说表面上没生气，心里面在那儿流血呢。那样的话更可怜，更痛苦。而是真正地“我闻恰似饮甘露”，知道跟你没啥关系，也没有“你”。一要烦恼，实相的智慧就现前：谁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没有这个人，烦恼什么啊？

不管修行不修行，都有这种我执重、我执轻的人。我执轻，善根深一点儿，这样的人就容易入道。如果我执特别强烈，降伏起来就困难，就得需要种种的善巧方法，甚至说不停地敲打。你也就知道为什么娑婆世界会有须弥山，会有高山岩石，荆棘树木，会有各种各样的山峰，这都是人性中我慢自负的一种折射，所以叫“我慢山”。我慢山是最难跨越的，最难超越的。当然，世间还有流水，还有江河，还有水。水既代表谄曲，也代表柔和的智慧。无明时，就是弯弯绕。觉悟后，水就成了

我们内在智慧的显现，它能够绕过我慢山。我们通过修行拥有了智慧，能够降伏自己的烦恼，降伏自己的执著，所以一切外在都是心中佛性的显现。我慢也是佛性的显现，智慧也是佛性的显现，看你熏修的是什么。你熏修的是智慧，生生世世熏修的都是般若，我慢就没有作用了，慢慢地你就把它消融了。

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安住、能够降伏其心，是没有我相的人。帮助了别人，做了一切善事，修了一切善法，而不求取回报，没有著我相，没有生“我做了”想。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安心。如果说你修行，有一点儿聪明才智，在道场服务大众，你心里老记着，那就有我相。这个我相就是无明。这个东西存在，你就不可能真正解脱，你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快乐。它一定会冒出来让你痛苦，让你烦恼。

（第四品）“**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关于不住色、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是这部金刚经里边的又一个主旋律，也是佛陀一而再再而三所讲，包括后边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等等，还有“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也是这部经的主旋律。这些义理都是相通的，它和“无定法可得”，“无法可说”，“是法，即非法，是名为法”都是一个意思，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都是在讲实相。我们实修，通过受持、读诵来远离种种的妄想、分别，远离自己过去的一些习气、习惯，都是一个用意。达摩祖师说：“布施六根是为大布施。”在《涅槃经》里面佛讲到，有三种施是微妙施，是无上施。哪三种呢？王位，妻子，头目。你别觉得这是一个外在的布施，有单纯的外在么？你内心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怎么会有外在的一个显现呢？所以王位、妻子、头目，象征着你最执著的东西，最珍爱的东西，它代表世间最贵重的东西。象征着能与所。把能与所、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全布施了，真性就现前了。古人讲，“若有一法不空，摩诃衍不能胜出”。你布施的不干净，真性就不现前。一翳在目，千花乱坠。“师父给我时间，我慢慢来”。没有人等着你，只有你自己在那儿耗，时间不是谁给你的，是你自己珍惜来的。我可以等你，无常不等你，你的年纪不等你，用来打磨习气的时间不等你。要不要直截根源佛所印？还是抽丝一样地慢慢修，藕断丝连？若有一法不空，就是穷子。你放下的再多，有一个东西没放

下，等于全盘没放下。要放就放得干干净净的。放得干干净净不是穷，那才是真富。

“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我们先不讲布施六尘六根，布施一切法。我们先讲布施世间的东西。世间的布施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布施钱财的时候会生种种心，“哎呀，我给自己种点儿福报吧”，“有印经的地方，我供养点儿钱，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好大学”。这都不是如法的布施。为什么？因为有住，有所得。因为在布施的时候生种种心，有时候还很贪婪，很吝啬，自己明明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布施，但就是舍不得。“师父你把你的支付宝告诉我，我要给你打一笔钱”。“多少钱啊”？“五块”。“五块那就别支付宝了啊”！你直接拿个硬币扔过来就可以了。给我打电话，很急的样子，“给我账号，我供养您钱”！最后查了好几天都没查到，不是没打，是金额太小，没注意。所以我们很多精力、钱财都花在没用的地方了，供养三宝，他舍不得。真正地去做布施，他放不下。自己多花点儿钱给自己换一部手机，好好学法，舍不得。给儿子、给孩子花几千块钱买个手表就舍得。你自己学法，弄一部六百块钱、八百块钱的手机，字儿也看不清楚，点击浏览器，半个小时都没打开，这怎么学法啊？咱这是科技的时代，没有手机哪能学法啊？舍不得换。给自己布施都舍不得，用在听经闻法上，舍不得，用在贪嗔痴上可舍得了。换一套房子，换辆车，几十万，毫不犹豫。在世间花多少钱都不为多，一到佛法上，就不愿意花。

“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为了求无上佛道，先要能够布施自己的财色名食睡，布施六根六尘，乃至最后要连佛法也布施掉，布施的干干净净。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整个世界一切万法，都不出六识，不出八识，不出十八界。十八界，一切法都概括了。所以你能够把十八界布施，你就布施得干干净净了。**“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不著相、不染著，这是最上的布施。不一定非要布施钱财，有的人确实除了生存，没有额外的钱去布施，那你就减少贪欲，多修善法，这也是一种布施。布施钱财，是对治我们的贪心。如果对于世间的财物不再贪吝，下面就需要布施一些习气和法执。一切心识上的乐受，细微的习气都能布施掉，这才是究竟、根本的布施，也是最难的布施。达摩

祖师说，布施六根是大布施，就是因为人们贪著乐受，所以这个布施才难。因为众生就是为了享乐才投胎、才来这个世间的，他不是为了修道。把这些都剥夺了，他活着就没有意义了。可是他不知道正是因为贪著这个，所以才有轮回之苦。当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就愿意去布施了。

我们怎么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学习佛法，受持、读诵金刚经。一遍一遍地去看，“深深拨，较些子”。只有不停地深入，才能够叫作学习佛法。“我简单地翻几遍”，翻完全都扔脑后了，忘得一干二净，一边看还一边打妄想，也美其名为“我也是修行人”，差的太远了。

“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于一切法，不染、不着，应如是布施。“只此不染污，诸佛之所护念”，不染污是最上的福报，最上的功德，最有力量的修行。也是这部金刚经的一个主旨，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怎么无所住啊？先布施。布施有初级的，财、亲情、世间的享受，这是粗重的布施。然后细的布施，就是六根对六尘境界的执取。还有最后求佛、求法、求开悟的这个心，也要布施掉。最后就是要回向菩提，不做回向想。要进行法布施，随缘为众生讲法，又没有一个求回报的心。能够这样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个不可思量，是从佛性常住的角度，它到未来际，没有止境。只要你能如法地受持金刚经，这个福德、功德、福报，因缘是无限的，它们一定是跟着你生生世世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我们学佛法才能了达实相，了达实相才能常乐我净，才能究竟地离苦得乐，才能不复轮转生死。就像一个人得病一样，没有治好，又犯了。如果我们学法不究竟的话，那你就会退转，就会继续烦恼，甚至这一退转就不知道多长时间了，白白地受苦。既然我们行布施，我们就布施得干干净净，别给自己留后路，留祸患。

能够如金刚经里所讲的这样布施，其实需要大因缘，不是一生一世修佛道，而是无量劫来都在积累。你才能够如金刚经里边所说，不住相布施。而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当下开始，不停地积累，为了未来，尽未来际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最上乘佛法，生生世世都能够解脱，我们就需要珍惜眼前，要懂得勇猛精进，要懂得布施世乐，求第一义乐，以寂灭为乐。

整部金刚经从这儿开始，佛就讲关于无住相布施。开始讲受持、读诵金刚经需要积福，需要福报，而且是为未来世种福报，就开始不停地讲这件事情。首先，这个是为了众生对受持这部经生起信心的一个引导。因为世间人嘛，刚开始学法，绝大多数人都是贪这个功德，贪这个福报，这样的话，佛就是示教利喜，以慈悲喜舍，以这种善巧来引导，不停地重复读诵的功德。而这又不是佛编瞎话，实际上就是这样。受持、读诵这部经确实有这么大的福报。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不诳语者。不生信心，就说明自己熏修得少，自己过去生种的善根少，没有以此为实。不能以此为实，信心就不清淨，信心不清淨，就不能生实相。

我们在世间，我们接触谁，我们认识一个人，与谁打交道，和谁相处，都是宿世有缘。我们都喜欢那种特别诚实的人，老实巴交的人。心不谄曲、不会花言巧语的那种，不虚虚假假的那种，我们喜欢诚实的，而且有信用的人，就是特别讲信誉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总跟你对付，绕弯弯，总骗你的那种人。而且也不喜欢跟那种疑神疑鬼的人在一块儿，他总怀疑你，他总觉得你要把他怎么样了，疑疑惑惑的。也就是这部经里讲的，狐疑不信。像狐狸一样，看什么都觉得是狼。为什么？业障太重，业力太重，总是怀疑，不能生信心。对这部经典也是这样，你只要有一点怀疑，就不愿意去做。不愿意听这部经，不愿意读诵这部经，不愿意去思惟这部经，更没有办法按这部经教的去做。总是相信自己的意思，执著自己那个小安乐窝、家亲眷属，那个房子，那个车子。你不知道你没有多长时间的活头了，还执著！还放不下！我们一边学着金刚经，一边去造业，一边去反着来，你学它有什么意义？你不如所教住，就是读诵了也没用。而且你学的这个力度又远远不够。明明让你一天多诵几部，今儿个诵明儿不诵，懒，想玩儿！读金刚经多累啊，一坐就是半天，师父一带我们就带我们三四个小时，总骗我们，明明说读两遍，一诵诵了十多遍。明明说让我们歇二十分钟，歇两分钟他自己又开始诵了，他诵了，我们好意思不跟着诵吗？总是这样骗我们读诵。明明放香休息，大早晨又诵经了。有些人到现在还不能理解修行是需要善巧方便的，不过已经有很多人理解接受了，被我骗了，又骗到这艘船上，

骗到金刚经这艘船上。而且越诵，他越开心，他觉得比放香的时候去玩儿还好。

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出去行脚，走到一个地方我们坐下来歇着。一开始还有几个人，个别的人，以我为首的，还在那儿聊天，还看其他人在干什么。可是有好多人都已经就打坐了，最后再看自己，就一两个人在那儿说话，很没趣，所以很自觉地也开始打坐。最后我们发现，静坐比你说话，比你在这儿看那儿，比你吃东西，要舒服多得多，是最清净的。

当我们很专注地安住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读经也好，打坐也好，我们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也好，都是最快乐的。比你散心，说闲话，打妄想要好很多。比你以前心识到处攀缘要快乐得多。一静下来，一不说话，马上跟天地、跟大自然、跟周围的场全都融在一起，那种寂静一下子就出来了。能随时随地坐下来，心静下来，就是习气逐渐地就转变了，你愿意独处了，你愿意安心地去做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我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不停地向外攀缘。其实那些都是骗你的，那种安乐、舒服是很浅的，是很无常的，还有副作用。它就像毒瘾一样，依赖它们，你永远也安不了心。

我们只有按照佛陀所教的这些方法，去受持读诵金刚经，无住六尘布施，才能真正安住。**“菩萨但应如所教住”**。我们才能够降伏其心，才能够了达实相，得解脱。

第四讲

（第四品）**“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这时佛陀引用东南西北四方还有上下的虚空来做比喻。比喻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虚空的特点就是无际、没有边畔、无限、广大、圆融，超过了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佛陀以虚空的不可思量、不可思议、无边无际、广大圆融的这些特点，来形容菩萨无住相布施所得的福报和功德。

在《涅槃经》里边，迦叶菩萨也问过佛陀，既然果报、因缘都是虚妄的，那如来常乐我净，为什么还有未来的果报？果报都是虚妄的，为什么还有如来的果报？还有无尽的功德？这就是很多执著断灭空、执著意识里的空，执著空见、空相的人所不明白的。他不知道佛性是常住的，是非断非常，非空非有。所以如来色无尽，如来智慧亦无尽，如来的功德亦无尽，如来的果报亦无尽。不仅如来如此，一切众生都是如此。如果你不修行，你不觉悟实相，不按照佛陀所教的这些方法去觉悟、去出离生死，那你的果报也是无尽的，这个果报是六道三界的果报，是贪嗔痴的果报，是无明的果报。如果如理如法地去修行，所得的果报也是无尽的，那是怎么样无尽的功德和果报呢？慈悲喜舍，无量的善法，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菩提心，三十二相，十波罗蜜，无尽的功德藏，无尽的法财，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大愿，无始劫乃至尽未来际的愿力，般若的种子。这些都是无尽的，像虚空一样无尽。而得到这个果报的前提就是无住相布施，就是无住生心，布施六根，舍一切有。

“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那什么样的福德、福报是可思量的呢？有为的，有我的，住相布施，存我、人、众生、寿者而行善法，这个福报就是有限的，是无常的，不是常的。世间人，还有我们没学佛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善事，但总是求回报，求着求着烦恼就出来了。你付出到一定程度，对方没有回馈给你，你就开始抱怨，开始患得患失。所以这个果报就是不定的，就是无常的，是无明的、烦恼的。而不住相布施默契了诸法实相，默契了真性无我这个特点，所以它的果报、它的福德、它的功德、它的智慧像虚空一样，不可思量，无量无边，无止无尽。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大愿，要发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因为佛的果报，一切善法的显现也是无尽的。

《法华经》里讲“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又讲诸佛常做好梦。诸佛来这个世间和无明的众生带着业力来这个世间，同样是在大圆镜智里边，在梦幻影像里边，但是所感受到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他的生活、他的身心状态完全不一样。同样是做梦，凡夫做的是颠倒的、恐惧的、纠结的、紧张的、自己吓自己的噩梦。而诸佛菩萨觉悟的人做的都是好梦、吉祥如意的梦，能够如理如法，受用身心及与世界，而不染污。从

这个角度讲福报、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是常的。所以说，一切万法是常的。六祖大师在坛经里边答学人的问题，佛性是无常的，而一切万法，菩提心、福报、功德是常的。为什么？他看到了实相。不像声闻乘或者凡夫，入断灭见，只看到了苦、空、无常、无我，以意识心知解佛法实相，跑到了两边，没有了悟不二之性，错解了佛所说的无常真义。

“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佛是怎么教的，菩萨就怎么学，怎么安住。佛教我们无住相布施，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不染色、声、香、味、触、法。布施掉对六尘世界的贪著，能够如是布施、如是学习、如是修行，就叫**“菩萨但应如所教住”**。能够这样去布施，自然心就安了，自然就度尽了自性中无量的众生，自然就不会再去造恶。也就是说诸恶不造，自然得道。

（第五品）“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这是佛问须菩提，能不能以相、以色身、以有形的身相来见如来。言外之意就是，怎么去见法身如来？怎么去见自己的自性真佛？须菩提回答道：“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众生著相，众生之所以轮回生死，就是因为著相。著相导致一个什么结果？看不到自性。若以身相见如来，就看不到法身如来。我们色身是有相、有形，有眼耳鼻舌身意，能讲话、能动、能跑、能睡、能吃喝拉撒，这些相我们都看得到。但是我们的真如佛性，法身，法身如来，它无相，无形，非有为，非无为，离于言说，离于意识，不生不灭。色身有一个期限，有来有去，有一个始有一个终，有一期果报。我们这也是方便讲，众生执著这个嘛，执著一个相的身，执著一个色身、肉身。不仅执著自己的色身、肉身，学佛了，求佛也执著佛的报身，以为佛的报身是真佛，导致不能够见到真性如来。以三十二相为如来，以两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为真佛如来，那就永远成不了佛。但是众生他就是迷性而著相，著相而迷性。以妄想心、以生灭心来修行，无始劫都是这样，所以说不见性，著相修行，百千万劫，都不能成就。

须菩提继续讲，为什么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其实如来所说的身相，真正的法身，你是见不到的，是没有任何名相、概念所能形容的，所以**“即非身相”**。但是凡夫众生一听到佛讲佛，就认为是有相的佛；一听

到佛身，就认为是有相身；一听到如来，就认为报化身即是如来。而不知道佛所说的佛、佛所说的法身、佛所说的佛身、佛所说的如来，都是非佛、非法身、非佛身、非如来，是名为佛，是名法身，是名佛身，是名如来。

今天还有一个人微信里私下问我：“师父，金刚经一直轮流地用几个词语来提问，有时用世尊，有时用如来，有时用佛，请您开示世尊、如来和佛三者的区别。”学法之人特别容易着文字和语言相。不仅着色身相，还着名字相，他不知道这三个词只是名字而已。佛用这三个词形容什么，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依于世谛讲，示现了这么一个报身佛，佛会讲，如来世尊；如果依于第一义谛，依于第一义谛的就是法身，就是佛性，就是本性如来。当佛在有些经典里面讲“佛”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指佛性，有时候是指方便示现的这个报身，但是不管他指报身还是指法身，全都是假名，都没有实义。法身也不是这一个名字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佛用语言文字的寓意是什么，他所指向的是什么。而众生一听佛讲什么就着什么，听佛讲佛身就着佛身，听佛讲法身就着法身，不知道法身者，即非法身，是名法身。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里的凡所有相，是一切相，包括世间的法相，出世间的法相，一切的法相。《涅槃经》里有一句话叫“断一切相，一无所有”。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法身是无相的，这个“无相”，你要知道是带引号的，当你讲出了一个无相的法身，其实已经不是无相的了。你永远讲不到真正的无相法身，当你形容它时，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变成了一个知解，那你讲的这个无相的法身还是有相的。那你就得明白佛引用“无相”这俩字的真实用意。也就是说真正的无相，连无相的概念也要离，也要断，也要不取。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无相的相，也是虚妄的，连离也要离。

“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里不是对治法，而是从究竟的意义上讲。你不要认为有相的不是，那无相的就是真实的，连这一念都要扫除得干干净净。最后又回到，非相非非相，非有非无，而又不生这一念，不生“非非”这一念。扫一切相，破一切有，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就是这里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后边要及时加上一句：所言如来者，即非如来，是名如来。

（第六品）“**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须菩提作为表法的一个法会参与者、提问者，而且是这部金刚经的一个主角，他的很多问题都是代众生而问。他自己觉得这部经非常的殊胜、稀有难得，就产生了一个疑惑，问了一个问题，就说会有很多人能够听到这部经、能够信解受持、能够明白佛陀的本意么？因为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都随佛陀出家，他们每天都在佛跟前跟着修学，长年累月，寸步不离。每天听佛陀讲法，时间长了，很多义理他们能够听明白。那没有亲近佛陀，没有跟着佛一起出世的末世、末法众生，能不能对这部经生信？而且如理如法的修行呢？这是须菩提，也是末世众生的疑问。

“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你不要疑惑，不用担心。**“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这一句又是这部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仔细读金刚经，你就会发现，整部金刚经会经常提出一些关键的论点，会开示出一些很重要的论述。这一句话，它是一个纲领，是一个大纲。像这样的开示，金刚经里边有几个地方，虽然讲得次数不多，但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知道，末世众生，也即如来灭后后五百世，什么样的人能够对金刚经所开示的最上乘法、第一义谛、实相之理信解受持？能够对其生净信？佛在这里非常明确地讲了关于持戒修福这件事情，而且只讲了这一次。整部金刚经就这么一个地方讲到持戒修福。讲一次，虽然少，但显得非常突出，非常明显。我们就知道，实修的基础，六度万行，包括持戒、忍辱、布施，有多么重要。金刚经虽然是讲诸法空相，讲般若，讲实无少法可得，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才能够默契于这个实相？万事万物不能独存，诸法也是因缘生，修行不是在空中建立楼阁，一定是有基础的。历代有很多学金刚经、受持金刚经的人在这个方面都不注重，都是偏向于口说般若，知解般若，知解佛法，而这个基础没有。不发菩提心，不持戒，不修福，不去做布施，所以导致金刚经也只是口诵，心不行。心高气傲，烦恼现前，然后自欺欺人说烦恼性空。烦恼是性空，但是在你那儿，活生生地受着烦恼。

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代、如来灭后后五百世，能够受持、读诵此经的人，一定是持戒修福的人。就是他有善根、有福报、有因缘，对自己

有约束，能够依照佛陀的教导，不放逸、不造作，知道约束自己的身心，能够持五戒、行十善业道，供养三宝，护持正法，持菩萨戒，定慧等持。出家的比丘持具足戒。他能够发无上菩提心，能够行菩萨道，能够不退转。种种的因缘、福德具足了，才能够受持这部经。须菩提以为这样的人没有，尤其在来世，佛陀不在这个世间了。而佛说，莫作是念。是说，这样的人有很多，并不是没有。我们就知道其实一切众生的佛性是不断灭的，它会一直示现。会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能够在来世中遇到此经，如果持戒修福，因缘具足，还能够信解受持。

这部金刚经里边有很多地方讲到一个词，就是“信心”。这个“信”字在金刚经里边出现了很多次。“信”来自于持戒和修福。“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信”与“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对这部经有信心，一听就相信。如果不是宿世累积的善根，宿世都熏修这部金刚经，你不可能这一世遇到这部经，一下子就信了。有些人就生不起信心来，有些人虽然遇到金刚经，也读过，但是读着读着就放下了。一问：“读过金刚经么？”“读过。”“什么时候读的？”“十年前。”“现在还读么？”“不读了。”一让去背金刚经，“我背过，我都背下来了！”“什么时候？”“忘了”。这个信心啊，不好生。“以此为实”，也很难，为什么？不能够连续做功夫。也就是说这个实修没有相续，断断续续的。导致同样在一个时期，大家遇到金刚经，每个人的信心不一样。那不是说你现在遇到金刚经没有信心了就永远没有信心，你可以补，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熏修，来读诵，来思惟其义。这样的话，你这个信心就会越来越强大。

“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背下来！一个字儿别背错了，一共就这么十几个字，不难背，一定要背下来。为什么啊？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生信，包括劝别人读金刚经的时候让别人生信的一个重要依据，你必须要说的一句话。你说你让对方受持金刚经，你不告诉他有福报有善根，他会受持么？这个不是骗人，这是提醒他，他忘了他是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过善根，你这一提醒他，他心里边一欢喜，就想起来了，确实是这样。这句话大家一定要铭记在心，这是为了度众生用的，为了利益他人，要背下来。别稀里糊涂的啊！“不于六佛七佛”，没讲到六和七。你也别急，“不于一佛二佛，而于千万佛所”。别落下三四五佛。你

一定要把“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背清楚。不是“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这又错了啊！是一佛，二佛，然后三四五佛。于无量千万佛所，而不是百千佛所。

以前读金刚经的时候也想讲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总是说不全，为啥？没好好读嘛。就糊里糊涂的，“于无量很多佛前都那个……”你骗骗初学可以。现在有些人再这样跟你讲，你就该笑他了。在真正地受持金刚经、背得很熟的人面前，你这样讲话就露怯了，就说明你没有用心读。就跟人问你父母的姓名，你回答道，“哎，李，李什么来着？”错了，连姓都错了，不是姓李。这有点夸张，就是比喻。你为什么忘不了你父母的姓名？忘不了你自己的姓名？因为它重要嘛！“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跟这句话相应的还有一句，“于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前，悉皆供养承事。”这两句话，我们要记住了！至少你要记下来一句。

“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这个一念，也很重要。你能够一念生净信，就不会疑惑了。你这一念生不出来，就会有后面的很多疑惑。**“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你对这部经生信心，你自己知道么？你一定知道。你对于一个人有什么看法，你是不是喜欢他，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一定清楚。所以有没有信心，问自己。如果你知道，如来就知道。为什么？你心即是如来心，你就是如来，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得什么福德啊？东方虚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不可尽，不可说，无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法身的功德，佛性的宝藏，都拥有了，可以随意使用。因为这部金刚经是打开我们佛性宝藏的一把钥匙，非常精确的、非常精准的、非常明白的一把钥匙。你只要拿住这把钥匙，一定能打开自己的宝藏，一定具有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的功德。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只是说明你受持、读诵、熏修得远远不够。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从当下开始，我们仔细地来听这部经，来学习这部经，来读诵这部经，甚至为他人讲说。

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熟能生精，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你听多了，即使再笨，你听得多了，也会了解它讲的是什么。“师父天天在我跟前

讲这几句话，其实我开始是很反感的，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给别人也这样讲了。”这就是熏修的力量。一四句偈，你再笨，你也能记住。金刚经里的一四句偈大家现在都会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像这样的四句偈很多。四句偈不一定是四句，只要简单明了，好记好背，说得直接，义理又非常清晰，这样的句子都可以叫四句偈。有一句你明白它的意思了，能够在你的修行中指导自己，你都会受益。打坐的时候出现境界，赶紧提起这句话来。一执著世间这事儿那事儿，赶紧提醒自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立刻就能够从幻境里出来。

于后末世有持戒修福的人，能于此经生信心，而且即使是生一念净信，如来悉知悉见，都会得无量的福德。因为这一念心就是你觉悟的开始。这一念心会引出后面的读诵、受持、思惟、解义，为人宣说，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哪样的众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能够对金刚经生信心的人；愿意布施六尘、布施六根、布施色声香味触法，用心去花大量时间受持读诵的人；能够在生活中随时安住当下的人；能够心不外驰，不颠倒，收摄住自己身心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而且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所谓的法相，就是意识、分别出来的概念，对这些妄念产生的细微的执著。“非法相”，与法相相对的一个法相，二法之一。就是你不执著法相，连非法相也不要执著。这样的人才能够于金刚经生信，才能够信解，才能够受持金刚经。为什么？**“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如果他还有一个能，有一个所，认为实有一个我，**“则为着我人众生寿者”**。如果说他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就没办法真正地去把金刚经的义理实践出来，他无法在生活中表现出来佛法。他一定会有烦恼，一定会突出人我，一定会有执著。**“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我们知道，法与非法是对立的，互相依存的，善与恶是对立的，也是互相依存的。大与小是对立的，高与低是对立的。高单独存在么？不单独存在。善单独存在么？不单独存在。那我们一说善，等于说什么？等于说恶。我们说不取法相，就等于说不取非

法相。如果你取了法相，等于什么？你一定会取非法相。这就是这里讲的，若取法相，就是取非法相。你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那你一定也会取非法相，因为法相与非法相是一。都是着我人众生寿者，都是因为有我，也就是能没有断，所即不断。

“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法和非法都不应取。**“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是得度之后，要舍法，虽然说过河需要船，船很重要，但对于一个真正渡了河的人，他是很清楚的，筏也要舍掉。

为什么我们学金刚经，它明明是讲第一义谛的，我们这么着重地强调要修福、要持戒、要读诵、要出离？给自己创造这么一个环境，大家聚在一起，每天都是念啊念啊念啊。它是一个筏，这个筏它就是法的象征，它没有对错，它没有绝对的要或不要。当你未得度的时候，法这个筏本来是世谛的，这个时候它是什么？它是第一义谛，它是法身，所以这个筏是法身。当你已经得度，已经觉悟了，第一义谛变成了世谛，如果你再执著法和筏，那就愚痴了。所以这里很明确地开示道：没有任何一个法是定法，是究竟的，是圆满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实有的法，叫第一义谛，叫世谛。对于我们来讲，世谛就是第一义谛。如果你完全觉悟，你烦恼断尽，那第一义谛就变成世谛了，法就没有用了，要舍。

你别整天地“如何是佛？吃三两”，光弄这个，就没用了。我们对佛法的领悟一定要深入再深入，千万不能跑一边，变成一个定法，得把它用活了。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它的时候，不能够舍，不需要的时候，一定要舍。如果你真明白了，连无为、连第一义谛、连实相都不能执著，你也不能认为有为、世间法全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能把有为与无为割裂开来，不能把方便法与究竟法割裂开来，不能把实修与空理割裂开来，它们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是因人、因时节、因因缘而有不同的作用而已。

但我们学佛很容易就跑偏，刚开始学佛，执著第一义谛，执著远离，执著佛法。学着学着，自己习气现前、烦恼现前，退转了，又执著世间法。不是执著这边，就是执著那边，不能把佛法与世法圆融起来。关于这个法如筏喻者，就是你到彼岸了，得度了，也不是一定要舍法。对于

你自己来讲，你要舍法，对于利益众生来讲，你还要承担，还要拿起这些方便法，还要广学多闻。

你看佛法这里边有这么多的变化，如果说你执著一端，你的心量就非常地狭隘，你不熏修不多学，就很容易走到一个歧路、一个死胡同里去。如果说我们这部经只在理上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取法，不取非法，而我们不去实修，我们没有善巧方便，我们没有法的工具作为船筏，我们没有道场，没有大家在一起共修，没有持戒，没有遵守道场的规矩，我相信大家的修行也很难有实质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家人学法时间长，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他没有善用读诵这个工具。他的方便、有为累积得不够，也就是善法累积得不够。他不会善修，虽然也知道有佛性，但就是没有善巧方便去开采，烦恼太重，而善法的力量又太小，导致金刚经学习多年，也读诵，也听很多人讲金刚经，关键的时候无法改习气，不知道转身，不知道去做布施。认为学到金刚经了就不用去搞那些布施了，连有为的布施都做不到，更何况布施六根六尘，更何况不住相布施，就更难做到了。所以导致虽然学金刚经，也解脱不了，也没有意义。

而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大家在一起学金刚经，不是今天学完就完了。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起点，我们对金刚经生信，生实解，是为了从今以后，尽未来际，要真正如理如法地去受持这部经，读诵这部经，为人讲说这部经，在生活中把这部经行出来。我们是为了这个长久的意义来学这部经。不是学一堆名相，学一堆知识。不管是谁，佛也好，六祖也好，傅大士也好，再怎么讲这个金刚经的名相、义理，它就这么多东西。但它里面所包含的修行和智慧是无尽的。我们是为了把它学透彻，然后生信，为将来的实修打基础，为此刻和将来的实修建立信心。我们大家每天都是自发地牺牲午休睡眠的时间，诵几部金刚经，这个现象非常好，希望大家都能坚持。一天做一件事情不难，一个月也不难，能够常年地坚持就很难了。而这个作用恰恰是在常年坚持中才能发挥出来的。

第五讲

我们看第七无得无说分。“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我们看这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佛问了一个问题：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什么意思呢？如来成佛了么？如来有佛法可得么？如来有智慧可得么？有佛果可得么？“如来有所说法耶？”如来讲过法么？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从世谛、从凡夫众生的角度来看，佛当然是成佛了。既然释迦牟尼佛被称为佛，当然是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当然说法了，而且几乎天天都在说，说了四十九年。这是凡夫众生从著相的这个角度看，佛是真实的，佛成佛也是真实的，佛讲法也是真实的。但恰恰是这样看事物，是颠倒的，被意识骗了，被相所骗了。我们不能觉悟，不能成道，就是因为着在了有为的、生灭的、无常的幻化相上，而看不到真相：没有一个人发心，没有一个人修道，也没有一个人成佛，也没有法可说。佛说法，度众生，成佛，这一切都是随顺世间而讲的：佛成佛了，佛讲法了。我们看须菩提回答得也非常默契于实相。“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按照我的领会、我的理解，没有一个究竟的、实有的法，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叫佛法，叫佛果，叫无上佛道。所以也就间接地回答了佛陀的问题，佛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没有定法，没有实法，也没有定法如来可说。佛也没有讲任何一个真实的法，只是讲了一堆文字而已，幻佛讲幻法。

我们看古人经常会引用金刚经里面的话，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一点，忽略什么啊？其实古人也好，祖师也好，他们引用金刚经里的话，都是引用须菩提讲的，可是我们会错以为是佛讲的。这说明什么呢？当佛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须菩提一下子就回答到最关键的地方，没有答错。这就说明佛陀并不是第一次讲金刚经里的这些义理，金刚经可能是第一次讲，但是很多关于实相的义理，不单单金刚经里有。也就是说，佛陀和他的弟子每天都在谈论这些事情，导致须菩提能够用他的智慧和理解来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只不过在这么一个时节因缘会遇的情况下，佛专门讲了这样一部般若经。

须菩提说：“**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我们看须菩提的回答，完全默契了佛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回答很像是佛说的，就像佛陀一个人自问自答一样。我们就知道至少在这一段里面，须菩提和佛是心心相印的。

如果说佛讲的法都不是真实的，不是定法，是不固定的，是虚妄的、是不真实的，那你能取著么？你能把佛讲的当成绝对的真理么？不能！但是你能不把佛讲的话当真理么？也不能！如果我们执著不相信佛说的话，有人会问：“师父，金刚经里还有一句话：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这又如何说呢？”是的，如来是真语者，既不能信，也不能不信。佛陀的“真语”，体现在不取著上面，体现在领会，而不是执著佛讲的文字。你不能用对立的心去看佛讲的法，不能用二法的心去理解佛语。你只是不能取著而已，并不是不能相信佛讲的法。不能尽信，不能偏信，不能偏执，不能执著。

这里须菩提讲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这个“不可取”，是不可取著，不可一向生心。这个“一向”，是奔一边跑，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如来所说法，也“不可说”，为什么？因为没有实法可说。“非法、非非法。”所谓的“法”，其实就是概念、法相、名相，而实相里没有法，也没有非法。法是因人而说的，因人而建立一切名相、法相的概念。对实相来说，没有法或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就是说，佛陀，包括所有觉悟的圣人，他们所讲的法是随顺世间、众生而巧妙施設、巧妙安立、巧妙建立的一个法，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引导。

对于目前、当下，在座的这些人，还有与金刚经有缘的人，对于金刚经生信的人，金刚经就是一个无上的利器，一个绝妙的法门。可是有些人他遇不到金刚经，对金刚经没有信心，在同样的一个时节因缘、一个交汇处，他对《楞严经》有信心，而有的人对《维摩诘经》一下就默契，有的人对大悲咒有信心，诵着诵着就开悟了，有的人对《涅槃经》，对《法华经》，甚至包括在持戒的过程中都能开悟。有的人因为看佛经看不懂，不能开悟，不能契悟，但是看马鸣菩萨的《大乘起信论》忽然之间就懂了，所有的佛法都懂了。看实叉难陀译的《大乘起信论》看不

明白，看真谛译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是佛法的微妙之处。所以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众生得度的因缘不一样，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理是同一个理，实相是一个，但所用的方便法门、入道之门，有很多。有人因为持咒而清净，有人因为诵经而清净，有人因为修布施而开悟，有人因为坐禅忽然间就觉悟了。所以这些方法都不是定论。

有些人可能需要修止，修奢摩他，修毗婆舍那，修三摩钵提才能入道。有些人同时修，有些人只单修。有些人先修三摩钵提，后修禅那。有些人先修禅那，后修奢摩他。有时候教伊那么，有时候教伊不那么；有时扬眉瞬目是，有时扬眉瞬目不是。有时让大家多做功课，有时又让大家放松玩。前几年天天讲第一义谛、讲实相讲道理，现在每天都讲实修，时节因缘不一样，所用的方便不一样。大家需要进行实修了，需要更深入、更精妙地去悟佛理，需要发菩提心，这个时候你就要讲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师父您不是说发菩提心是妄想么？”要看对谁来说。对已经成就的人，就不需要讲发菩提心。而对凡夫来说，就需要发菩提心。你执著了一个不发菩提心，又跑另一边上去了。你执著发菩提心是无常的，其实不是。发菩提心也是一种常法。六祖大师说，如果一切法是无常的，穷劫没有人发菩提心了。对不对？你自己拿石头砸自己脚。你不发菩提心，怎么学佛？你还不是因为想成佛才学的佛？你才学到这个地方，只是没学到家。你刚刚学到中途，错误地理解了佛法，就不学了，就不发菩提心了。但是有些人从一开始就发菩提心，一直也没发明白，为啥？他光想着度别人了，自己都迷进佛法里，没有觉悟，这时就要对他讲，不能执著发菩提心。今天到这个寺院做义工，赶明儿到那个寺院做义工，后来这些寺院的方丈一聚会的时候，一问起一个人来，大家全认识他，因为他哪儿都去，你这样就着在菩提心上了。你自己也没实修，也没有把实相的道理领悟了，光想帮别人了，最后把自己弄得疲惫而死。这就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因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便引导，不能一概而论。

今天可能跟你这样讲，过一段时间又那样讲了，为什么？因为你的问题出来了。你以前没这个问题，不给你讲，你问题出来了，烦恼出来了，当善知识的，就会用一些方便引导你离开执著。以前我们一直讲禅宗祖师的灯录啊、公案啊，讲一切都是幻化的，什么都不用学，唯学无

求无着，只要会歇着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真正老老实实在地歇着，没有一个方便，你歇不住，最后还得让你继续进行实修。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了，不能执著有为，不能执著无为，看看你自己的具体情况，你需要什么，就利用什么，都是为了成就自己。只要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都要去做。

（第八品）“**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这里又开始强调福德了。从四维上下虚空，又改成了三千大千世界了。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那得多少七宝啊！把这么多的财宝都用来布施，这个人所得的福德多不多？“**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非常多。“**何以故？**”因为这个福德已经没有数了。“**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用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形容无限的、无量的福报，已经超过数量了，所以才说它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如果同时有人，能够读诵、受持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其福超过前面所说的福德。如受持一句“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受持一句“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受持一句“彼非众生，非不众生”，这都是四句偈。不要执著一定是四句押韵的，像诗一样的偈语。要明白它的义理，要能够按照这个意思去做，就叫受持。还能够为他人解说，首先这个经文要熟悉，意思要懂，而且要非常熟悉、非常透彻，才能够用自己的语言为他人讲说。为他人解说，并不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经文，因为有时候大家不懂经文，你要用自己的语言，用现代语言，用这个时代特点的语言，用对方能听明白的语言讲，把这个意思讲出来。能这样受持金刚经，其福胜彼，胜过于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宝布施所得的功德。那个福德功德已经无量无边了，而如果有人能够把金刚经的义理给别人开示出来，他所得的福德比那个还要大。

“**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如果你真正用心去读诵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受持，解义，把它搞明白了、弄通了，你能够经经通达。一切诸佛所得的无上佛法，旷大久远劫来所积累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全都包含在这一部经里了。所以才有这么大的福德。有的人跟我讲：“师父，我想再多看看别的经，这部金刚经太简单了，我觉得

没意思。”这部金刚经是诸佛无量劫来所获得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在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前承事供养，没有空过，才积累出这样的智慧。才能在遇到燃灯佛时突然间明白如是甚深之法，然后把这个总结出来：没有定法可得，没有法可得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整部金刚经就这么一个义理，可是你没有无量劫的积累，没有无量的福报，你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你不做无量劫的布施，头目髓脑、妻子国王，一切的布施，你是悟不到这一点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佛性一定是一无所有，一定是一切俱舍，才能够得一切智。

我们学习金刚经，要一门深入，把精力、时间都用在学这部经上，因为这部经通了，所有的经都通了。已经对这部经产生信心的，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受持这部经的，我们就继续巩固这样的修持。而还没有对这部经生信的，还想再去多学的，我们先把精力、时间收回来，用在这部经上，一门深入，把这部经学通了。然后其他经论自然会通。学几年金刚经，再去看祖师的东西，再去看《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圆觉经》、《维摩诘经》，就非常容易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自己懂得佛理，不会依文解义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学这部经的同时，它要求你做很多事情与受持它相辅相成，而且这个“做”写得非常明白，又很精炼，很集中，你能够记得住，就那么几件事情：布施，读诵，要舍，无住。就这么几件事情，你把这几件事情做好，一定会有效果的。

所有的经、所有的智慧、所有的佛法，都是从这部经流露出来的，当然这部经也在每个人的自性里边，都是本有的。可是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先觉，于无量劫中修道，拿到这把钥匙，把这把钥匙交给后人，我们虽然有佛性，但不通过修行，也开采不出来。因为你不会使这把钥匙，因为你很多东西做不到。你光讲：“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你只是知道此经是自性，此经是自心，一切众生本有，这有什么意义啊？这句话可以印成无量的文字，无量的卡，发到无量人的手里，一秒钟就背下来了。可是智慧的结晶，修行的结果，需要你做无量的铺垫才能达到。

道理都好讲，也好理解，但是真正去行、去做，非常难。这也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遇到燃灯佛前，修了这么多劫。前边所有的佛都供养承事，都去修行，去做六度万行，布施身体堆起来都超越了须弥山，流

的眼泪都超过了四大海，也没有开悟，没有得佛授记，是因为功夫没做到，时节因缘没到，也没有抓住修行的根本。修行的方向错了，做再多的功夫也是白做。每一个人学佛都是这样，都是不停地积累，生生世世地积累，绕远，终于有一天绕累了，不想再绕了，妄心一歇，歇即菩提。

“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而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这句话大家天天要读、读、读，这一句话就是总持门。你别老是抓住那些看上去讲第一义谛的，实际上只是口说般若的话，不懂得积累，那就把你害了。你就抓住这些话，如果你用心用对了，狗牙就是佛舍利。你用心用对了，金刚经里边随便一句话，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都能让你开悟。因为你对这部经生信了，你愿意去读诵了，它是一体的，每一句经文都会有意义、有作用，只是等着你用心去发现。

《禅关策进》这本书主要就是讲怎么悟后用功，里面都是古人注重实修的法语开示。《黄檗禅师传心法要》、《宛陵录》里边记载，很多人都是流于口说般若，真正到了无常、病苦现前的时候，以前学的那些道理、知解、知见、聪明，全都没有用。哭爹喊娘，受殃有日在。而那些真正悟得实相之理的人，悟得透彻的人，一定是肯做功夫的人。最后一句，黄檗禅师讲，事在有心人。

你有没有心？你真正用没用心？你对你做的这件事情付出了多少？你不用心，我跟你讲，你连土豆都种不出来，你连山芋和地瓜都种不出来。不用心，连饭都吃不上，走路都会摔倒。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这个此经、这个智慧，是需要你用心、用精力才能感受到的。要付出，要牺牲，要奉献，要发菩提心，要遵佛的教导如实地去行，才能够悟到，才能让这部经从你心中流露出来。不然的话，佛讲的永远是佛的，你听也听不懂，跟你没关系。你真听懂那一天，听明白那一天，这部金刚经才属于你。一切的佛经、佛法，一切的诸佛，才从你这里流出来。

“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这里补充一句，不要执著在有一切佛法，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上。所谓的“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么个佛，没有那么个佛法，也没有这部经，都是假说而已。

（第九品）“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这里的“入流”，它字面的意思叫入圣者流，入道流，入解脱流，能够初步地出离贪嗔痴三毒，能够断结使，出生死，入圣人流，就叫入流。实际上，这个只是方便说，不究竟。为什么？因为实相本来无凡无圣。圣亦是妄。那什么是究竟呢？它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真实的意思是“而无所入”。说入圣者流，是方便说，对于初学来讲，对于声闻乘来讲，而实相是没有圣可入，没有生死可出，没有解脱可得。光这样讲还没有讲细。“无所入”，不入什么呢？不入生死，不入涅槃，不入凡圣，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你光知道一个理，不入生死，不入涅槃，你做不到。怎么才能做到呢？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不染六尘，把对六尘的贪著都布施了，才能得真正的须陀洹，也就是无所入。这样才能默契实相。才是究竟意义上的须陀洹。这里又讲到了实修，讲到了我们要布施，要无住布施，要不染六尘境界。

你光执著一个万法是无常的，我要离万法，我要离生死，我要证涅槃，跑到一边上去了。你没有悟到诸法的实相：生死即涅槃，没有生死和解脱可得，就会有法执，就会求于声闻解脱，求有余涅槃。但那不是实相，不究竟。究竟的解脱是既没有入，也没有不入。入，也是妄想；出，也是妄想。通达这一点，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又不出色声香味触法，不即不离，不出不入，是名须陀洹。那对于我们来说，你还在修行的过程中，先做到不染，不染六尘，先转所依，转对六尘境界的贪著。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不染六尘，是名须陀洹。我们就知道证须陀洹果和我们以前认识的完全不一样。等有一天你的功夫做到家了，你能不染六尘境界了，色声香味触法对你没有吸引力了，你就自然证得了须陀洹果。所言须陀洹果者，即非须陀洹，是名须陀洹。你别住在你得须陀洹果上就行。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静下心来都能观察，你跟自己以前比，现在对六尘还有没有贪著。我们现实生活中都会有境界现前，一对比，一对照，一反观，你就能观察到自己的真实状况。当然这个不染六尘有很多的层次，比如说我们吃饭，还有一些习气在，贪一些口味；穿衣，有时候想穿得漂亮一点儿；居住、生活条件等，都想好一点，还会有一些习气在。

但是跟你以前比，你已经不那么执著了，这也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成果。而且随着你修行做功课时间的增加，随着你实修力度的增强，这种贪染越来越薄，越来越弱。吃什么，用什么，住什么，对这些东西的兴趣越来越小，那你的成就、你解脱的力量就越来越大。

“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

这个“斯陀含”的本义就是，一个修行人，他通过修行，通过苦集灭道四圣谛的修持，通过持戒，通过坐禅，他达到一个结果：死后有一次人天往返。就是他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之后，他会升天，会到色界禅或者无色界禅，会感召到天人的这样一个寿命，然后再投胎一次做人，下一世他就成就，证阿罗汉果，不受后有。这是从声闻乘的果报来讲，叫一往还、一往来，还要投胎一次，才能证涅槃。这是从不了义的角度讲。如果从大乘了义的角度讲，就是不能证无生法忍，还要再来一世，才能证无生法忍。这叫“一往来”。而这个“一往来”并不是实相之理，并不究竟。为什么呢？往来，是一种幻化相，“而实无往来”才是佛所讲的真正的斯陀含的意思，而这个斯陀含仍是一个假名。“无往来”也是假的。就是你通达实相了，连“无往来”这个概念也没有了，因为“无往来”是针对于往来的，如果这一切都泯除了，也就没什么所谓的“无往来”了。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这里的“阿那含”，是这一生通过修行，到临终前，包括临终的时候，他肯定能够不受后有，证得阿罗汉的境界。但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临终，还没有生证阿罗汉，但正处在趣向阿罗汉的境界，所以叫做“不来。”对于他这个境界来讲，他这一期的生命一定能证得“不来果”，能不受后有，把这个修行的状态和暂时的一個结果叫作阿那含，已经跟阿罗汉很接近了。阿那含还有一个名字叫向阿罗汉，斯陀含还有一个名字叫向阿那含，须陀洹还有一个名字叫向斯陀含。“向”就是接近，还没有到。所谓的“阿那含”，它的本义就是这一生一定证得阿罗汉果，下一世不再投胎。他认为不再投胎，从实相的角度讲，这是一种邪知邪见，是一种错误的理论、错误的知见，并不是实相。实相并不是不来。不是

不来，那就是来么？也不是。用祖师的话说：离开来与不来，参！所以这个地方，才是佛法最难领悟的地方，是头脑无法达到的，是意识够不到的地方。不仅凡夫不能测度，连十方佛到此都无能为力，都无法形容。我们既不能着在一个不来上，也不能住在一个来上。住在不来上，是声闻；住在来上，是凡夫。离此二边，是菩萨行。菩萨行者，即非菩萨行，是名菩萨行。

实相者，不生不灭，没有来与去，也没有不来，也没有不去。而阿那含果，会认为自己这一世修完了，下一世就不来了。我们很多人学法也是抱着这个目的，因为太苦了，娑婆世界太苦了，我好好修，下一世再也不来了，然后院子里就多了一只鸡。一念绝即别处受生，三途受生死去了，因为你那一念无明照破，还有俱生我执在。你还有一个我相，还有一个不来。佛所说的不来，真正的阿那含，“而实无不来”，没有来或不来。也没有来，也没有不来，不可思议，法身施为、法身显现。真正领悟阿那含实义的人，一定不会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为什么？因为阿那含没有来与不来，所以真证得阿那含的人，不会着在一个不来上，是故名阿那含。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我们从刚才佛开示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四个名相来看，其实就是在形容一个人心态的四种差别。没有一个明显的实有的法，叫斯陀含，叫阿那含，就是一念之间，心境的不同显现。包括佛啊、菩萨、众生啊，都是这一念心境的不同显现。声闻果，是指当下能够断除贪嗔痴，能够不受后有，世间所有的烦恼断除，很多粗的习气断尽，获得了一种暂时的清净。他很清楚，世间的一切都诱惑不了他，他非常清楚自己当下已证得阿罗汉果。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诸漏已尽，把这种能力、这种心态、这种智慧、这种功夫，叫作阿罗汉。而这个又是无相的，不可得的，没有能证所证。

而且我们看下边，**“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一旦阿罗汉生了一个心，动了一个念，他认为他不受后有，他认为自己已经诸漏已尽，认为他得了阿罗汉道。我们想想，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阿罗汉？不是了。因为他还有我相，还有能修能证，还有所修所证，还有我人众生寿者相。

“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这部金刚经中“无诤”在这里是第一次讲，也是唯一的一次。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也讲到，只要我们和别人诤论、执著，其实都是起了我执我相。六祖大师说：诸法无诤，诤即失道义。你一诤，我相就出来了，这个也是众生的习气，最难除的习气。我们学得再好，如果时间不够、功夫不够的话，都经常会彼此争论。有时候微信上两个人互相评论，只要一个人评论一句，另外一个就会回复。不回复，他心里就不舒服，被人说了一句，不忍回去，他的我执就难过。不知不觉，二十多条、五十多条评论都出来了，而且还不是在自己的页面里争吵，跑人家发的一条信息里俩人争起来了。他说一句，你就不能停止，你非要给他回一句。俩人争来争去，非要说服对方。其实全都是我执我相的表现。

佛说须菩提得无诤三昧，就是因为须菩提已经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而且是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这个“欲”，不是粗的贪嗔痴，而是法上争胜的一种心，是表法执。连法执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无诤。所以说，做到无诤的，才是真的阿罗汉，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因为我不作是念，我得阿罗汉，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认为有个我得阿罗汉，所以世尊才说我是阿罗汉。我没有于三界现我是什么的心行，就是没有用心去运转，去执著什么，没有对法再去生解、生见。所以才是阿罗汉。就像曹山禅师所说：莫行心处路，不挂本来衣。这才是出尘阿罗汉。

“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就是没有心行，没有执著，没有固有的知见，没有我认为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才把须菩提叫作行阿兰那行。行阿兰那行，乐阿兰那行，是指真正的离欲行，真正的如法行，真正的般若行，觉悟之行。

所以我们就知道，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都是假名，我们都不能执著。你不要一讲到阿罗汉，就觉得那是讲小乘，或者以为

那不究竟，金刚经里讲的须陀洹和阿罗汉，都是究竟的，都是从实相第一义谛上讲的。如果你对 these 名相生了法相，生了心，那就不能解脱，就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你认为你得阿罗汉果，那不是真正的阿罗汉，不是真正的乐阿兰那行者。

在金刚经里边，佛把声闻乘的四果讲得非常究竟透彻。在金刚经里边，佛从了义的、究竟的、实相的角度把这四个果报的真实义讲了出来，也就是大乘的果报。但有名字，皆无实义。

第六讲

（第十品）“**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整部金刚经其实就是开示了这么一个实相和道理：万法唯识。只是金刚经的开示风格和其他经典不一样，它非常直接。不像楞伽经的开示，虽然很详细，但是又很难懂。因为识的特点就是迷惑人，就是会让心识沉迷、迷失，这就是佛法难讲的地方。你越是想透彻了解八识，反而越会迷在八识中。那佛陀就用另一种方式，就是金刚经里的这种方式，非常巧妙地开示了万法唯识。虽然没有法可得，但又不是断灭。没有法可得，是没有真实的法可得。万法皆空，性不空。所以万法虽然不实有，但不是断灭，性非有无，这就和凡夫、二乘、还有外道的见解完全不一样。整部金刚经一直在讲无法可得，无法可得不是断灭的没有法，是没有实法，没有定法，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一切法都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而不是没有法性，就是这里，是意识难以达到的地方，很难懂。我们只能去亲证，只能屏息外缘、息虑忘缘、安禅静虑，深入地去观察，行深般若波罗蜜，去观察并默契于诸法实相：一切法但从心识而生，没有实性，是其真性。这一真性也只能默契而已，是超越语言思惟和意识分别，只能与之默契，连默契的念都没有。你生一个默契的念，又与它相背，与它相隔了。

须菩提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我们看佛陀问的这个问

题和须菩提的回答，到底在讲什么。读经时一定要认真，不然这一句话的意思就错过了。我们看佛问完这个问题之后，须菩提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呢？你看不出它是肯定还是否定。如果从字面的意思来看是否定，但其实并不是否定，为什么？我们看他回答：“不也，世尊！”按照字面来讲，就是菩萨不庄严佛土。可是须菩提回答的是：“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里就包含着修行的所有核心。修行要不要做事？要做事！做事而不生做事想，做事而不执著，不执著有我做事，有我所做事。修行要不要改变外境？不是不改外境！但是怎么改？有单独存在的外境吗？没有。所以说要改外境，先要改心！要不要庄严佛土？要庄严。怎么庄严，没有庄严，不执著庄严佛土。虽做庄严之事，但清楚了达没有庄严之人和庄严的佛土。所以说即非庄严佛土，是名庄严佛土。

我们看到了，否定肯定不重要，否定肯定有时是一个意思，只是你分别了，你执著了一个否定或一个肯定，就会跑到二法里，就会错解佛意。

这部经里佛经常会问一些问题，须菩提的回答有时是：“如是如是！”有时是：“不也，世尊！”但是后边所给的答案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做而不作做想，或者是世界并不是实有，假名世界。说如是也好，说不也也好就不重要了，这个庄严佛土和不庄严佛土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否看到了真实，你的用心是在相上还是在心地上。如果你的用心在心地上，你庄严佛土也不会去执著，也不作庄严想，这样的话就不会落入断灭，也不会内守幽闲。声闻乘就落在了不庄严佛土，凡夫就会落在庄严佛土，而通达之人，庄严佛土，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修一切善法而无有善法可得，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修行要不要修善法？要修善法。要不要修善法？不要修善法。为什么？没有实有的善法可修。为什么《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里面讲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种比喻，其实他是在改变自己的心境，建立自己内心的佛国。如果你看不明白，以为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他用十劫建立的极乐世界是一种外在的世界，其实并不是。不是割裂出来的外在的世界，也不是意识里的世界。它是一种通达了实相的内在心行，折射出一个外界的佛土。

所以说庄严佛土不是断灭，又不是实有，这是佛法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就是我们总是跑两边，要么就不去做，要么就执著做什么。这里佛的问题和须菩提的回答很清楚，可是你得看得懂。如果你不认真去看，一定是跑两边。你会疑惑：到底是庄严佛土还是不庄严佛土？我们平时看待事物，看待问题，我们了解一个人，也总是这样，我们会习惯性地下一个结论，不是他对了，就是他错了，就会著相，落在两边。

“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生清净心”，生什么样的心呢？生不二的心，生观察实相的心，不住两边的心，不住是非、善恶、对错、定法的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的心。所以**“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不住在庄严佛土或者不庄严佛土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们每天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在世间的一切所作所为，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思想它都是自性的流动。那怎么就有烦恼了？怎么就有苦了？执著了、住著了，自己跟自己较上劲了。为什么会执著、会较劲呢？著相了！意识生了一个住著，因为相是从意识生，意识有住著就念念愚痴、念念住著。而我们学法就是要了解万法虚妄，相从识有，识性本空。心生则种种法生，心若不生，万法无咎。这个“心若不生”就是不生住著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光知道这个理而不去训练、不去练习、不去修行，说食不饱，没有意义。你光知道一个“无住”的理，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你还会不知不觉地去染著，你会习惯性地去贪著、去思惟、计较、纠结、评判，你会折磨自己。那在什么时候我们就熏修了无住心呢？依佛所教去做去行，先远离世事，再如实观察，通过修习止观来练习对实相的深刻了达。不要害怕劳累，别害怕苦，这个苦是除你那个苦。药苦么？苦！为了治病。我们精进修行，我们做功课，我们暂时放下世间的人我是非、家亲眷属，包括工作事业，就是为了用一段时间找一个这样的环境来刻苦训练，来认真学法和修行。实修必然要放弃很多世间的乐趣。不像有些人放不下世间的乐趣，功课做得也不多，然后生烦恼的时候找你来了。为什么会生烦恼？你不去做！佛教的这些方法你不去练，那怎么能成就呢？我们看过去佛陀的弟子，佛讲完法，他们立刻就去践行，所以很快，一天、两天、三天、五天，长的一个月就能够证果。佛讲的四禅八定，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

佛，很多的神通三昧，很多陀罗尼门，包括经咒的持诵，很快就背下来，是因为他能够立刻就去练。你可能都无法想像，像提婆达多、善星比丘这样的人，他们都非常勤奋、非常用功刻苦地去训练、去坐禅、去修习禅定、去背诵三藏十二部经。

所以你想从这个世间烦恼泥中解脱出来，你一定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牺牲更多的精力。不管你在哪个领域里，你都要付出比常人多很多倍的精力、时间才能够小有成就。如果你想有大成就，那就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在修行这条路上，你需要付出的还要更多。否则的话，凭什么千万人之中你就解脱了，你就通达了，你就大彻大悟了，你能够独步三界，人天敬仰，能够成佛。要知道佛，是六道十法界中最尊贵的。我们学禅宗——见性成佛，就是要做世尊，我们不是做相上的世尊，我们要做真实的世尊，做天真佛！真佛需要放下一切呀！这个心地上容不得半点缠和盖、纠结、患得患失。你不通过刻苦的修行，怎么能够见性成佛呢？你的智慧和世尊和诸佛都是平等的、一模一样，凭什么呀？做成一件事情需要的因缘条件如果都一样的话，十方诸佛所做的你也要去做，他所牺牲的你一定要牺牲，他放下的你也一定要放下。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期待佛果。

“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佛又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上面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上边的问题是“庄严佛土不？”是从做事来讲。下面这个问题直接问你身相的大小。我们看这一次须菩提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重点不在他回答的是肯定还是否定，关键在不落二边，去悟那个性。所以如果你悟道了，你不用破相，相即是性，无常即是常，万法即是法身。你不悟道，方便说没有自性，是空；悟道了，须弥山就是法身。所以身如须弥山王，是身为大不？甚大！为什么？法身甚大。因为这个须弥山所指的不是相上的须弥山，是无相的，是无边的，是无形的，是我们的佛性宝山。那对于初学者或二乘人，先要破这个须弥山的相，所以须菩提就答：“佛说非身，是名大身。”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是破相上的须弥山；还有一个破了这个相上的须弥山，要看到无相的涅槃山。而且这个相和破相是不二，不是把这个须弥山除掉，别有一个无相的法身。所以

这里的须弥山喻不二之性，不一不异，超越了我们的思惟和意识。直接肉眼见须弥山而不作须弥山想，见大身不生大身想，当下这个肉眼即是佛眼，山色即是法身。

（第十一品）“**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这里所讲的跟前面所讲的“东方虚空可思量不”是一样的。先用世谛沙的数量，无量多的沙这个意象来比喻功德。我们看佛非常有智慧，他的比喻非常妙，怎么来形容这个数量多呢？先说“恒河中所有沙数”。恒河是印度最有名的一条大河，像中国的长江黄河一样，里边的沙子是无数的。“如是沙等恒河”，这个数字就成了几何级的增长。恒河里有很多很多沙，从里面拿出两个沙的恒河沙就已经很多了，那五个沙这么多的恒河，其中的沙就更多了，这么多恒河沙的恒河沙，你想想，有多少啊？多得无法想象。其实就是无限的、无量的。

“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已经很大了，用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用来布施，得福多不多？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我们先看这句话的前面“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这个“乃至”就是至少，哪怕受持一个四句偈，比如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重点是后边“为他人说”。“为他人说”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有两个。第一点，是你自己得到了巩固和熏修，你为他人说时会有深刻的领悟，会增加记忆，在你讲解的时候，对你所讲的理领悟得会更深。比如说咱们一起学习金刚经，我在前面讲，我每句话都要去思惟，要领悟它的道理，领悟佛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一个什么用意，才能为大家讲解。如果我们不去为他人说，这个作用就没有。你只是看过去了，但深入就很难，因为你的正思惟和你用语言文字给别人讲解是同步的，所以你给别人讲的时候，其实就是一遍一遍地思惟，一遍一遍地温习，那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另外，“为他人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令别人去理解，去读诵，

去受持，让别人去获得解脱的能力。给别人创造修行的机会，这也是自利利他的表现。

佛法不是自了，不是自觉，还有一个觉他的作用，而你在觉他的过程中，这种交流、互动又巩固了自己的修行，又扩大了自己的心量，提高了自己处事的能力、定力、智慧，方方面面其实又回馈到自己这里，这就是自利利他。两个是不能分开的，自利能够利他，利他又能够自利。

如果有人能够于此经中受持四句偈，这个“受持”就是首先要背下这四句话，其次要完全懂这四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能够按照这四句话去做。比如：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它的义理你要完全明白，然后在生活中你确实不著相。晚上我们去户外打坐，去坟地，看到黑乎乎的一个东西，旁边再来一个小电匣子唱阿弥陀佛，那个调儿阴森森的。你不被这个色相所骗，也不被这个声音所骗。如果说你把这个当真了，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不着这个相，不着这个音声，你不就见如来了嘛。你一念拉回来，知道那个是假相，色、声都是六尘境界，不实有，自己不投射、不生分别、不生心的时候是清净的，这不就见法、见性、见如来了嘛，这叫受持一四句偈。再把这个道理给别人讲，晚上带他去坟地打坐，亲证这个道理。他不去，拉着他去。先把他带到那儿，跟他说：“我陪着你坐。”陪他几次，再让他一个人练习，告诉他在坟地里静坐时看到听到什么，怎么用那个偈子来对治。等他回来之后，他会非常兴奋地跟你分享：“哎呀，这个偈子我终于明白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没有这个机会。”这是“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第十二品）“**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这部经是人天眼目，是一切众生觉悟的桥梁，是万法的明灯，是所有人修行路上的指南。没有这部经，我们也不知道见自性佛；没有这个筏，我们也渡不了烦恼的大河；没有诸佛无量劫来勤苦修行积累的、亲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无所得法，众生没有机会解脱。众生都在六道这个大梦里面不停地转啊转，时节因缘会遇，佛出现于世，把这条光明实相之路指引给众生看。这些经验、方法、理论都汇聚在这一部经里面。学习这部经，对于初学，对于还在路程上、还在修学位置上的

人，就像亲见佛一样。如佛塔庙，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要顶礼围绕，要作礼，要散花，要恭敬。如果说只是形式上的一种恭敬，顶礼呀膜拜呀感激呀，而你不修行，解脱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没关系，解脱无份。所以重点还是在后边“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你受持得越多越好。那佛为什么经常会讲乃至受持一四句偈？因为众生的根机因缘、能力、记忆力不一样，有些人确实记不住，只能记住一四句偈，但是他会用，会用这一四句偈，他就能得解脱。虽然帮助别人的力量小一点，但是至少对他自己来讲，他能够出离烦恼，他能受持这一四句偈，能用出来，甚至还能为别人说。如果尽能受持，就会帮助更多的人，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一个偈子上有所领悟。你如果能够受持背诵整部金刚经，能够理解其义，能够为别人讲，不同的人听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领悟，这样的话你的力量就大，作用就大，就能广度众生。

金刚经里面还有四个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广为人说”。有“为他人说”，有“广为人说”。这个“广为人说”就需要你尽能受持读诵，完全理解它的意思，把这部经所讲的关键义理和修行方法烂熟于心。它的理、它的用、怎么去修、什么是方便、什么是究竟、怎么融合，你全都要特别了解，才能广为人说，才能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能做到尽能受持这部经典，随便就能讲出一句，而且契合实相，还能够变通，还能够举一反三，还能够联系其它的经典，也可以用自己的话通俗易懂地把实相之理表达出来，并且和经典完全相应。这样的人，**“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他掌握了实相之理，又掌握了善巧方便，又有菩提心，又能广为人说，这样的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我们看这句话，佛用这句话其实就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人非常希有难得。“最上”、“第一”、“希有”，连着用三个形容词都是“最”的意思。**“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这个“经典所在之处”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这是一张金刚经背诵卡，不要小瞧这张纸，一切纸都从这一张出。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很普通的一张纸，但是里面承载了这么多的文字符号，这个文字符号又承载了甚深的第一义谛。第一义谛能和世谛分开吗？有人总说：有字经不是真经。我也不能说你说的错，因为它确实只是一张纸，印了再多的文字，它也是四大假合的

一个虚妄物。但它又承载了诸佛的智慧和修行经验，我们通过它，能领悟诸法实相，它就不是简单的一张纸了。文字像指月的手指，虽不是月，却因指见月。那如果你领悟得再深一点，有字的经怎么就不是真经呢？一切法皆是佛法，法法皆真，只是你不能执著而已。当你执著文字，佛告诉你，它就是一个符号，一个空名。

祖师画了一个圆圈当作书信给你送来了，要求你回复一封信。你明白的话，直接在圆相里点个点儿，给他送回去。他寄来的信就很怪，不写文字，就画一个圈儿，回信更怪，在里面点一个点儿。所以文字言说皆解脱相，只是看你执不执著，你执著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障碍，你执著了，那这个是假经；你不执著，它承载着真经。就像指月的手指一样，指虽然不是月，但是因指而见月。文字虽然是相，但是因为文字这个相能看到实相，而且看到实相之后就没有文字相和实相的分别了，全都是真相，一真一切真。

这是“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

我发现好多人对经书、经典不是特别在意，平时生活中就能看出来。拿着一本书去诵经，到桌子那儿，看见有人喝茶，随便把书就放在桌子上了，茶水就在旁边，而且这个桌子上还有水，虽然没有把书直接放水上，但是那个水会流，不一会儿就浸到书上。对书不爱惜，对经典不爱惜，说明对法不爱惜，对道不爱惜。看完了就随便一扔，饭桌上一扔，沾上了油……这都是不爱惜经典。

我早期听很多人讲，经典打开看完之后一定要合上，不合上的话护法神看到会生嗔恨心的。这个也不用太紧张，你忘了合上就放在那，至少别把它弄脏了就可以。如果说你大彻大悟了，你把这本经书撕了扔垃圾桶里也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他会更加爱惜经典，他一般情况下，会非常尊重经典。他不为众生破相的情况下，是不会跟经书作对的。他一定非常爱惜经书，因为经书是一个工具，是承载着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这里我分享几个小故事给大家。

一居士看过佛经，随便扔在一边。师父看到后，说，恁么不爱惜经典，护法神嗔怒，必将惩汝。

居士反驳说：师父平时不是告诫我们，没有什么护法神吗？

师父大声呵斥道：愚人，你不知我就是护法神吗？遂拿起香板，将居士一顿乱打，赶出寺院。

又一骑驴路人，见一队僧人行脚，便问：师父，您们这是去哪里？僧人说：去道场。骑驴人说：经上不是说，无处不道场。不如就地歇息更好。

僧人们遂将骑驴人拽下马来，骂道：既然无处不道场，你到我道场来，为何不下驴来礼拜？复将路人，痛打一顿。路人辞穷，狼狈跑掉。

一男子到佛殿参观，临出佛殿时，吐一口痰在大殿内。看管大殿的师父看到后说：三宝殿内，不得随便拉屎放污。

男子回应道：将不是佛地处指与某，某再吐。僧随即吐一口唾沫到男子身上，说：既然一切处皆是佛处，吐你身上，想必你也很开心。男子气愤离开！

口说般若者，错解佛法者，如上三人，学人莫学。

没有文字，不讲出来，没有人可以直接通过佛陀的沉默或拈花悟道，都需要前期文字教法的引导。语言文字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我们不执著文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从来没学习过经典，还是要学习。我们看古代有很多大成就的禅师，虽然他成就了，但他一生仍在看《涅槃经》，诵《金刚经》，诵《法华经》。像永明延寿大师，每天做很多功课，他要诵很多部经，每天一部《法华经》，我不知道他的速度有多快，他每天不是只诵《法华经》，还要诵这个忏，那个忏，还要拜佛，还要念佛号。像岩头禅师、药山禅师，一生都在看《涅槃经》。他们不让别人看，他自己看，经典文字不障碍人，看你自己会不会看。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末法时代，佛陀与祖师不在这个世间，但是有他们的法语开示流通于世间。他们留下的文字就是我们的善知识，我们首先要对这些法宝生起尊重恭敬之心，因

为它代表了法，它宣讲了实相。没有这个手指，没有这个法，我们是没办法悟道的。没有天生的释迦，没有天生的弥勒，谁也不可能在空中建楼阁。我们先对经典生起恭敬之心，对经典生起兴趣，然后再深入学习。你越深入学习，越发现佛陀的智慧、祖师们的智慧，你越想学，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你发现实相智慧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恭敬经典，你不得不去尊重经典，你不得不像对待佛一样对待经典，这是自然而然的。你不重视经典，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它里面的智慧、它承载的实相。你把文字和实相割裂开来了，把世谛和第一义谛割裂开来了，把方便法和究竟法割裂开来了，就看不到经典的重要性，所以你不尊重经典。

佛在这里强调：“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别轻视这句话，别认为这是世谛，这是方便法。我们学佛，做所有的事情都要认真，练的是这个专注认真的心。你别总说：“哎呀，我这大根机的，啥尊重经典？啥不是经典？”你讲的比谁都高，你最根本、最起码的都做不到，你说什么尊重？咱们还是把自己放得低低的。古人讲：子问太高生。你这个话说的太高了，咱还是低一点，低一点安全。

第七讲

我们听法、学法一定要珍惜每一个当下，而不是拘泥于形式。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只是一个基础、一个形式，但是你得会听，你得会学。比如说我在前面讲法，自己得能时时地回到当下，不能迷在经文里面，不能迷在一个所谓的义理上面，都得照顾到了。你坐那听法也是，你要照顾到你的当下，包括所讲的内容，这个就需要你全神贯注，需要你心无旁骛。如果你不专注的话，你人虽然坐在这里听法，脑子却在开小差儿，想东想西，讲的什么全都没听进去。

会学法会修行，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修行：诵经时是修行，听经时是修行，为他人讲说是修行，行住坐卧、穿衣吃饭都会修行。不会修行，就念念错失当下，那就不是念念度尽一切众生，而是念念造众生。修行需要一个良性循环，需要不停地熏陶熏染，最后养成一种习惯，养成一

种惯性，养成一种能力。我们每天读诵金刚经，包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为了起到这个作用。

我们继续看经文：（第十三品）“**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其实所谓的经典，就是佛陀和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讲到一个主题、一个重要的地方，要演绎、要为大家分别演说，这个时候，一部经就已经形成了。往往在经典里面，在某一个时候佛就会自己讲，这部经叫什么名字。或者有人问这部经的名字是什么，就是您今天所讲的法要，给它命一个名字，佛就会把这部经重要开示的东西总结出一个名字来。这样大家可以按照这部经的主旨去学习、去受持。这时候须菩提问：世尊！今天您讲的这部经，是什么名字？我们将来怎么受持法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梵文，智慧的意思。对于实相如实知、如实见，也即佛的知见，佛的智慧，通达实相的智慧，把这样的智慧叫作般若波罗蜜。依此智慧能够度尽一切烦恼，叫般若波罗蜜。“金刚”形容坚固、常住、不坏。一旦我们领悟到般若波罗蜜这个智慧，一切烦恼都能够灭尽、不复存在，所以叫金刚般若波罗蜜。

“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如果你将来跟别人讲起这部经，它的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在中国，这部经简称为金刚经，因为中国人有这个习惯，它会简化一些名相。一提起这部经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不管学什么法门的，即便不是学禅宗法门的，对金刚经也非常了解。金刚经在中国家喻户晓，就像观世音菩萨在中国家喻户晓一样。

“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其实这个名字还有更深的含义，更究竟的含义。下边佛所讲的就是这部经最究竟的含义，而这个究竟的含义你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佛不停地劝我们修福持戒，读诵此经？佛讲此经的目的，知道末世众生，必须要通过一个方便法，通过各种各样的修行，通过深入观察，才能够悟到诸法实相，也即这部经经名的真正含义：金刚经者即非金刚经，是名金刚经。连实相的法，连佛所得的法，都是不真实的。佛一法不得。从真实性的角度讲，没有纤尘可立，如此经所说“没有少法可得”，金刚经也只是一个空名，实相之中并没有此经，真

正的此经即非此经，是名此经。金刚经这个名字它只是指向于实相，代称于实相，但并不等同于实相。你悟到了，那它就是实相；你悟不到，你会着在这一个相上。你悟到了，你知道金刚经即非金刚经，是名金刚经。你悟到的实相是：没有这部经。如来四十九年一字未说，金刚经是如来未说法最好的一个体现。因为佛在这儿已经直接指出了：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无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金刚经，金刚经是假名，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

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你无量劫来、多生多世的修行就有了一个成果，燃灯佛则与你授记。燃灯佛不是你心外之佛，他是你的心性，是你修行的一个结果，这一点，你自己就能证知。一旦悟到这儿，有一天你自己亲自领悟到，无法可得，你就是世尊，你就是燃灯佛，你自己就会给自己授记，你不会住在这个授记上。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佛讲完经名之后，担心大家听不懂，或者误解，所以补充道：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下边这一句又继续重复讲这个义理，般若波罗蜜本来是智慧，怎么智慧又非智慧是名智慧？佛怕众生听不懂，因为智慧也是法，也是法相，也是概念，也不是真的。真正的智慧，没有智慧可得。明白这一点，真正的智慧没有智慧可得，假名为智慧。究竟来讲，智慧亦是幻，从妄想出，所以还是没有这个智慧。佛为了巩固上面所讲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又一次重复：“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如来讲法了么？如来说一个字了么？什么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如果须菩提再多讲一句：“实无如来说法。”我们就更清楚佛的意思了。你看“如来无所说”和“实无如来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是把两个词换一个位置，可能你的领悟就不一样，连说法的主体都没有，实无如来说法，实无如来，亦无如来说法，这样讲我们就理解得比较全面了，对于“无法可说”你就领悟了：如来尚没有，众生更不可得，当然也不会有如来说法。为什么说佛四十九年一字未说？金刚经已经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了：金刚经，即非金刚经，是名金刚经；如来所说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所有的法，所有的文字，都是方便，都是桥梁、是过渡、是指月的手指。

“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不但第一义谛是假名，实相是假名，佛性、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全是假名，包括世间所有的万法，一切的一切，你能见到的、听到的，都是名字，都是概念。佛继续问须菩提，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微尘多不多？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们地球上的土，土上面有一粒一粒的微尘，这一个大地上的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微尘，那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国土里面的这个微尘的数量就不可称计了。**“甚多，世尊！”**这个是从相上讲，确实很多。

“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须菩提说甚多，世尊。佛就讲，须菩提，这些微尘并不实有。微尘从哪里出来？从意识、从妄念、从名相而有。有名有相，才有微尘的概念，意识一动，一起心一动念，微尘就出来了。不起心不动念，即是非微尘。明白这一点，是名微尘。不落在一个是微尘，又不落在一个非微尘，最后落在一个名微尘上。微尘不可得，微尘相即是佛性，见法即见心。这一段也是唯心所现的义理的表现，所以我们从一个微尘上就能见如来，从一个微尘上就能够见性。

你看见大海，不是说一定要见到大海的全貌，你离好几里地闻到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就见到大海了。你见一微尘，就见如来了。但是怎么见这一微尘呢？你见到这一微尘是从你虚妄心起，从意识生，唯心所现。心动风摇树，心起世界起，云生性起尘，非从外有，都是此理。所以云、山、雾、尘都非外来，都是自心的境界。你见到自心的境界就见到真佛，这个时候外在的尘就是一种常住的相，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不去分别它，这时候尘也好，非尘也好，是名尘也好，都平等。世界也是这样：**“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世界是不是常住的？世界又变成常住的了。那十法界是不是一真法界？是一真法界，世间相常住。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上一段刚讲可以从微尘见实相，但一定是先破微尘相，不着微尘相，才能够见实相。佛继续问须菩提：能不能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须菩提回答：不能以相来见佛。这个是从众生初学的

角度讲，是不能著相的。如果你把三十二相报身佛当成真佛，那就错了，你会错失真性。如果你把三十二相的佛当成真佛，你就会认为众生不是佛，就有了凡圣的区别。所以古人讲过一句：“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兆”。想成一个相上的佛，一个圆满的佛，想修出一个佛来，这一念心，这个知见，恰恰是生死轮回的心，是无明之心。古人又说过：“若也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你着在了一个有相的报身佛，放光的、有大智慧、有神通、有大能的佛上，而轻视众生，有这一念心，正是你生死轮回的根本，所以还会在生死海里沉浮。这是对众生来讲。

当然觉悟之人不会着在相上的佛、体上的佛、性上的佛，根本不会再有这个分别，也不会有任何的法执。而凡夫他会迷在一个相上的佛上，所以这部金刚经主要是破相，破一切相，离一切相，真正的离相了，就能见性了。离相和见性是一不是二，不是离开一个相，别有一个性可见，破相即见性，见性即破相。意识里有性可见，离相即是见性。见性一定离相，离相必得见性。二者同步，这个离相，也不是我们意识里面所说的，把这个相给灭掉，而是不染不着这个相，于一切法不生心，即是离相。

“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这是这部经里第一次讲到不要以相见如来，第一次为众生开示出破如来相的智慧：不能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为什么呢？虽然佛在经典里也讲过，佛以三十二相成佛，但是佛用三十二相这个概念的时候不生三十二相的念，是方便说，非三十二相，假名三十二相，是一种圆融的智慧。甚至你还可以有自己的领悟，这三十二相是清净解脱，是不取一切相，是能于一切法圆融无碍。须菩提回答完之后，说：“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那三十二相即是非相，非相即是无相，无相即是法身。说法身，也不能着法身。法身者，即非法身，是名法身。

佛继续讲：“**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为他人说，其福甚多。**”我们读到这儿，你会有越来越多的领悟。这个时候你就非常清楚佛所说的四句偈到底是什么了。“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这就是四句偈，佛不停地在讲这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经常有人问我：师父，金刚经里好像就只有两个偈子，但是佛一直在讲受持

四句偈，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是四句偈？我们一定要把“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读懂了。把一切法从心想生，心生则种种法生，万法唯识，万法唯心这个义理弄懂了，然后以这个智慧去生活，去观察，去待人接物，这叫受持四句偈。有的人问，这不是三句嘛！你别较真儿。四句偈不一定是工工整整的四句话才叫四句偈，能很清楚地表达一个义理的很精炼的一段话，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四句偈。其实这里的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是金刚经的主题：破一切相，破一切有。六祖大师所悟到的本来无一物，不是无本来，而是本来无一物。“物”是有实质的法，有实性的法，而这些“物”实际上并没有。所有的“物”都是来自概念、名相、无明。一切法本无，如果有，一定是从妄想生、从分别有、从意识生。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如果有人于此经中受持四句偈，也即对“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并如法而行。如果你能这样受持并为他人说，其福甚多，比你用恒河沙等身命布施所得的福德更多。

（第十四品）“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前面讲了将近一半的篇幅，佛一次一次地倡导受持此经的功德，包括持戒修福的作用。这时候大众、包括须菩提，越听越明白佛的用意。佛非常有智慧，一次次地讲这一件事情，这时候须菩提终于完全听明白了。完全听明白佛的本怀，才能深解义趣。如果佛不是这么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地讲这一件事情，这一句话，这一个义理，众生是听不懂的。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激动得老泪纵横。须菩提以前也流过很多泪，但是没有这次流得多，因为这次真明白了。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您太希有了！太难得了！太好了！您讲了这么一部甚深经典，我过去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而且还给自己加了一个“所得慧眼”。就算我有慧眼，也从没听过如是甚深经典。须菩提这么大的智慧，也是一个圣者，听佛讲了这么多的经典，都没有听到这么充满智慧的经典。

“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个信心清净讲了两点，一个要生信，金刚经里边一再提的就是信心、生信，信心有了就能够生智慧，智慧有了就能够见实相。一念疑心就障碍你的本性，所以百分之百地相信，没有丝毫疑惑，才叫信心。信本身就是善根的一种表现，是智慧的一种表现，他没有理由就信，不用等全部理解它的意思就会信。这个信本身是过去生的一种修习，是一种习惯，它会增加你对实相的理解。所以信和慧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你多劫多生熏修智慧和善法导致的，即便你刚遇到这部经，你还没有理解，你就会毫无缘由地喜欢这部经，就相信这部经里面讲的，就愿意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世间讲金刚经的人太多了！你看庞蕴就碰到了一个讲金刚经的法师，讲了半天，自己嘴里讲的“无我无人”，庞蕴一问：既然“无我无人”，那是谁在讲啊？法师说不出来了。回答他：“讲亦无我无人”不就完了吗？你要懂了，这一句不就跟上了嘛。所以说，不见得你为他人讲金刚经，就一定能明白。但是呢，你不为人说，你是永远也不明白。你不说法，连错的机会都没有。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次讲错了，最后就会遇到明眼人为你指出错误来。

“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个“信心清净”还讲了一点，是没有挂碍，没有烦恼，世间的一切都放下了。因缘会遇，善根萌发，宿世的般若的力量显现出来，自然就生信，生信就能见到实相。信这部经，通过受持读诵，对它的义理理解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清净，身心清净，世间以前的爱好一点点脱落，对生灭有为的事情再也没有兴趣了。一旦有了信心，会一直持诵，因为心会清净。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古时得道之人，仍旧读诵金刚经不辍，一直在诵、默诵，就像念佛一样。为什么得道解脱了还诵金刚经？没事儿干。做什么都是做，会背了，会默诵，经文自己就出来。干着活都能诵金刚经。因为你没有烦恼了，得大自在了，游刃有余了，你可以六根互用，非常自在。

修行人心上没有任何挂碍，没有任何的执著，就会对此经生起信心，生起信心，即见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这个功德和果报是最大的，得无量寿，能够见实相、见法身、见自性。**“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信心清净，能生实相，你不要着在实相上。

好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他总觉得见性得需要有一个境界可得，得有个东西能证明我见性。他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就见不了性，有一点点境界现前，那都不是见性，乃至有一点点的概念，认为那是实相，那都不是实相。所以“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又一次讲到了这部经的精髓，就是没有少法可得，连法的概念都没有。到祖师那儿就会体现在他的行持上面，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没有少法可得。

自古以来祖师其实很少有讲经的，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会拿出一段来给学人开示，整部经依文解义的非常少。为什么叫祖师禅呢？一般都是做出来、行出来，用活的智慧演出来的，照本宣科依文解义的非常少，少之又少。

“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发现？不管你怎么解，怎么思惟，其实佛已经在这部经里把实相之理用最明白、最简单、最直接、最精确的语言说完了。你多说一字，都不如自己细细地、耐心地去读，自己去体会，去品味。佛说得多清楚，翻译得又那么好，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通俗易懂，整部经没有一个地方拗口拗理，没有让你想不通的地方。只是因为不清净，我们有挂碍，心性上面有浮尘，所以这么明白的一部经就是看不懂。

须菩提跟世尊说：现在我们在您身边，跟您一起出世，我们能够看得到您，您每天反反复复地给我们开示，我们能够信解受持这部经，不足为难。于后末世，后五百岁，您灭度之后，佛不在这个世间了，众生能够遇到这部经，能够信解受持，那是非常非常稀有难得的，这样的人一定是有大善根，大福报，是无量劫来久修佛道。什么样的人能够于此经信解受持呢？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定是没有我执的人，一定是于无量佛所植众德本，去除了我执我相，才能够和这部经的经义相应，才能够对这部经所讲的义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够真正地受持这部经。为什么说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呢？因为一切相即是非相。**“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你想有这个相，你想住在这个相上，是不可能的。

你住就烦恼，枉受烦恼，在梦里烦恼，在颠倒无明里边痛苦，而烦恼究竟不实，只是妄想而已。

所以我相也不是真的。你越通达这个道理，你的我相会越来越轻。因为你知道，除了一时的无明和执著，没有一个实法叫我相，没有一个实法叫妄想。**“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就是连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这个相也要离。如果说你认为你已经无我相、无人相，那还是我相。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坐在一起：你看我们这些人福报多大，我们能受持金刚经。这就是一个笑话，一个方便说，你别当真，为什么？这还是我相。如果你觉得你比别人有福报，你比别人有善根，你能遇到这部经，这一念还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连这个相也要离，离一切诸相，离尽所有的相，才名诸佛。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金刚经是禅宗最上乘人所学的法，是上上根机的人所学的法？小根之人听闻这部经，根本就不能理解，也不能信受。这部经到底讲了什么，让历代的祖师都把它当成是禅宗最上乘法的一个根本经典？其实这部经讲的就是言下见性。一听这部经的经名就见性。这部经经名的全称，大家可能还并没有了解，全称并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全称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这才是这部经的经名。一听这经名就开悟了，所以这部经是言下见性、见性成佛的经典。二乘、声闻乘人，十地的菩萨听了都会惊畏，都会害怕，不相信，觉得那怎么可能呢？我们看《维摩诘经》里，天女说当下就能成佛，舍利弗不相信，舍利弗说诸佛都是久远劫来，勤修佛道，才能成佛。你怎么说当下就能成佛呢？久远劫来勤修佛道，那都是对迷人方便说。从究竟的角度讲，没有一个修法、修道的人，没有一个修道的心，也没有可修的法。明白这一点，就抓住了根本，言下顿悟，言下见性，见性成佛，不历阶级。超一切的方便，超一切的有为，超一切的言说。

这样的观点和佛在其它很多经典里面讲的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没有一定的根机，听这部经真的是完全听不懂。也知道这部经挺好的，功德大，福报大，恒河沙等身命布施都没有受持这部经的福报大，你会很努力地读诵，但为什么读，怎么读，读的作用体现在哪里，不清楚。读

了好几年，怎么还穷呢？福报还不现前呢？不知道所谓的福报是什么，以为有钱就是福报。所以根本就没明白这部经在讲什么。

“我都受持了十年的金刚经了，腿还是瘸呀！”改的不是你的腿！听明白了吗？改腿不是重点。或者说，你改错腿了，不是改左腿，是改右腿。师父，你这样讲，我更不明白了。是的，我也不明白。

这部经是言下见性、顿悟成佛的经典，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根机。你听了这部经听明白了吗？你还有没有得法的心？还有没有求开悟见性的心？如果有这一念，即与道相乖，你这部经就没听明白。黄檗禅师讲：一念有，即与道隔。如果有人能够听闻是经，能够真正地明白它的义理，当下就去行，当下即得见性，不惊不怖不畏。“惊”是惊吓害怕的意思，“怖”、“畏”都是害怕的意思。他能够承担，相信自己言下就能成佛，他不会狐疑不信。他不会觉得：这对吗？这怎么可能？这个见性成佛是不是方便说啊？是不是见性了，还要修无量劫才真正成佛呀？他不会有这些妄念。

观音普贤难道都没见性吗？是，没见性。文殊没见性吗？在有的经典里见性，在有的经典里没见性。你非要弄一个见性没见性，说明你没见性。大家想一想，在有些经典里边，同样是一个菩萨，他见性成佛了。而在有的经典，他又示现成菩萨的果位，还没有成佛。我们看须菩提，他在这部经里面，一会儿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一会儿又说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其实他是在为众生示现。我们学法千万不能着文字，不能较真儿，法是活的，人也是活的，在不同的情境下，都会有不同的示现。

如果有人明白这个意思，不惊不怖不畏，没有任何的疑惑，能够当下承担自性如来，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甚为希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一切俱舍，与实相相应，言下就能够顿悟，能够见性。但是这个见性、一切俱舍，也是假名。见性者，即非见性，是名见性。“第一波罗蜜”也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指六波罗蜜里的第一布施波罗蜜，第二是指第一义谛，波罗蜜是智慧的意思。第一波罗蜜就是第一智慧、最上智慧、最深智慧、最妙智慧。受持这部经，就可以得到这个智慧，这

个智慧又恰恰是无所得。得无所得，就是最上乘。拥有了这个智慧，就能够不惊不怖不畏，但又不住在这一念上。

第八讲

同修们下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第十四品）“**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这一段是讲忍辱波罗蜜。作为一个学法求道的人，首先要具有大的忍辱能力。所谓忍辱，不只是单纯地忍受，有些境界如果不用智慧，我们是忍不了的。波罗蜜者，智慧，以智慧来面对一切境界，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样的智慧，来面对辱骂、批评、喝斥，甚至身体上的伤害，这才是忍辱波罗蜜。

真正悟道，真正见到实相，连忍辱波罗蜜的概念也没有。所以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这是成就之后，从究竟第一义谛上讲。可是如果我们学法修道，你连一般的忍辱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做到忍辱波罗蜜。又怎么能理解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

佛说，他过去做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体，当时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想想，如果有人打我们，拿刀伤害我们，我们肯定很难忍受，会生嗔恨。完全的没有嗔恨和怨恨，几乎是不可能的。

佛陀之所以能够不生嗔恨，是因为他多生多劫的善根导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知道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我被伤害，他知道身体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无论多么痛苦，他都不会生嗔恨心。

他也知道没有一个外在的歌利王、外在的一个刀、一个剑来伤害自己，这一切都是一种假相而已。

身体痛苦吗？一定会痛苦。他的身体已经遭受痛苦了，他不想让自己再增加嗔恨的痛苦。

佛陀是世界上最精明、最智慧的人，也可以说是最爱惜自己的人。他的爱惜并非表现在如何地保护自己身体不受伤害。因为身体本来就是无常的，会遇到各种变化，那不是他能主宰的。但是他可以调整并控制自己的心，可以改变心境。当他改变心境，他不再伤害自己，不再用烦恼、对立、厌恶、嗔恨伤害自己。

所以忍辱波罗蜜并不是忍别人，也不是对别人的一种态度，而是保护自己，爱护自己的一种智慧。

佛陀的身体虽然被歌利王支解，但是他的内心里并没有无明，也不会有执著，他并不会认为有个我被伤害，所以他不会去嗔恨歌利王，也不会向外去生起一念对立之心、对抗之心，这是忍辱波罗蜜。

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现一些业障，一些病苦。我们未必会碰到有人拿刀去割自己，但每一个人都会有病苦现前，在生活中会与人发生矛盾，有时身体也会受伤。你身体疼痛的时候，就想一想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往昔被歌利王节节支解，一块儿一块儿的肉被割下来。佛没有嗔恨心。我们回忆佛陀的功德，回忆佛陀如何应对的，心中就会升起智慧和正念。我们身体哪儿痛了，你就做被歌利王割截身体想，这个时候正好观照：到底有没有一个我？这个疼到底是真的吗？你能不能不生烦恼？不生嗔恨心？你能不能不退菩提？你能不能不被这个疼所骗？能不能不因为这个身体的病苦而懈怠、放逸，而起无量的烦恼？最要命的遇到一点痛苦就立刻去对治。对治带来更多的问题。如果你心如虚空，把身体布施掉，生起无我的智慧，你就不会去对治，你会去觉知，你会去观照，你会去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会忍受这种疼痛，而没有任何的嗔恨心，也不会抱怨。

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中有逆境现前，有烦恼现前，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上的，都要用实相来观照，观照到底有没有我，这个时候正好是你悟道的契机，烦恼即菩提。这个时候不悟道，你等到什么时候去悟道呢？顺境、快乐、得意忘形的时候很难去观照无我，那个时候你已经被顺境

冲昏了头脑，而痛苦、烦恼、病苦现前的时候，正好提醒你收摄身心来观照五蕴皆空。

“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又讲一次，自己过去做忍辱仙人，做了五百世的忍辱仙人。我们想一想，这个忍辱仙人，他叫这个名字一定是有相关的经历。比如说禅宗有很多禅师，他们的名字都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比如念法华禅师，他的名字叫念法华，他平时是持《法华经》的。归宗赤眼禅师，他眼睛红色的。忍辱仙人，他一定是这五百世，以修忍辱为特点，才叫忍辱仙人。修忍辱要有智慧，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弥勒菩萨说：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随它自干了。我也省气力，他也无烦恼。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

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我该怎么办呢？拾得回答：你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法华经》里面有个常不轻菩萨，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恭敬礼拜，还会对他说：“你将来一定能成佛。”他看到谁都是这样，说别人一定能成佛。然后有些人就嘲笑他，有些人就攻击他，有些人就拿石头打他，他不生嗔恨。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具有忍辱波罗蜜的人，就是他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你怎么欺负他都没事儿，咱们道场就有很多，这也是多生多劫所修出来的善根。佛为什么在这里强调忍辱波罗蜜？是因为它能验证一个修行人是否能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十二章经》里面佛讲，能有忍辱波罗蜜，是真正的大力之人。

我们修道过程中会遇到的很多的逆境，很多的对境，如果没有忍辱波罗蜜，只剩下生嗔心了。我执重的人，就爱生气，容易起嗔心。有了逆境，对我们修行才是一种考验。修行就是为了去我执！觉悟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执、我相，而忍辱，能最好地消除身见、我见、我相、我执。所以一定要感恩那些给我们病苦，给我们烦恼，让我们精进，能让我们有逆增上缘的对境和人。释迦牟尼佛，他修道成就，第一个感恩的是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总是给他逆境，让他修忍辱。所以佛陀忍辱波罗

蜜圆满了，也就成就了。把他所有的我相、我执全都去掉了，自然就成了佛了。如果没有提婆达多这个对境、这个逆境、这样一块大石头总是追随着释迦牟尼佛，去磨练他、砥砺他，他很难成就得这么快。

孟子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其实这些都是讲要磨练，去除我们的我执，去除你的身见，让我们的身心像水一样柔软，要包容，而不是去对立。

我们平时讲觉知，讲与疼痛和感受在一起，其实就是在修忍辱波罗蜜，以无我的智慧面对一切境界，尤其是身体上的觉受。要知道歌利王也好，提婆达多也好，一切外在的逆境，其实都是来自我们内心的无明，是自己无始劫以来投射的，又回到了自己身上，是自己感应到的。你自己要把它消化掉，要把它照破。如果你去跟它对抗，你只是增加了这个虚妄和无明。如果你没有忍辱波罗蜜，那你就会越走越远，越对治越分裂。如果你不觉悟到这些痛苦、这些逆境、这些伤害，都是来自自己的妄念，那你永远也不能解脱。所以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身心俱无，才是究竟的解脱之道。可是没有这些历练、没有这些打击，没有这些亲证的、自己经历的、实证的智慧，你就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刚经不仅一直在讲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然后还不停地讲修一切善法，持戒修福，读诵受持，为人解说。这两点一直在紧紧地环环相扣，从来都没有分离过。发菩提心，欲成就无上佛道，先要修六度万行。

“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其实佛陀被节节支解时，能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都是做到了无住生心。就是念头没有住著在一个我和一个我所上，并不会生起一个能伤害和一个被伤害的执念，没有住在这个幻境里，而是欣然接受，没有起对立之心。

“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嗔恨心生起来了，你起对立之心了，你烦恼了，一定是因为心有所住。心有所住，即种种妄想烦恼生，故名非住。这个“非住”是指相对于实相来讲，相对于解脱性来讲，不是如法住，不是如理住，不是清净住，是“非住”，是烦恼住，是苦住。**“是**

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后面省略了，不应住声香味触法布施，应无所住而行布施，也就是布施掉一切的住著心。

“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许多人学这部金刚经，他会忽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以为这部金刚经只是讲空、讲无相、讲般若波罗蜜，而没有关注到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他是为了一切众生来修道！那我们也一样，我们想成就、想成佛一定是为一切众生来修道。如果你只是为自己，暂时的是可以，如果你一直停留在为自己成就这个出发点上，那你永远也成不了佛。这里讲到，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如是修行，如是布施，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发的不是为利益一切众生这样的心，你怎么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为自己成就，你没有发利益一切众生的心，那一定是我相在作祟，无始的无明在作祟，你又不觉。那怎么才能够与利益一切众生成佛相应呢？布施色声香味触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虽然发利益一切众生之心，又很清楚没有一切众生，是名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我们悟道修道的工具，是一个船筏，不借助这个船筏，你就没有办法达到无我。

“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虽然讲发菩提心，讲应如是布施，讲这一切法，但是一直在提醒我们，也不能著菩提心，不能住在我发菩提心上。菩提心的概念不要住著。所以说一切诸相都是非相，菩提心是非相，成佛是非相，布施波罗蜜是非相，忍辱波罗蜜是非相，第一波罗蜜是非相。恒河沙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东方虚空、人身长大……这一切一切的法相都是非相，都是名相，都是概念，妄计所执。众生也是这样，一切众生也都是妄想，十方诸佛都是众生的妄想。

“如来是真语者”。“真语者”是通达实相，了了见性，不离真性，他的行住坐卧，身语意三业都不离实相。这个“真语”不只是说文字和语言，而是整个身心状态都是合道的。不与自己较真儿，不与万法为敌，把自己融入到整个法性中，身语意都能够表法，都能够表真实之法，直用直行，直成佛道。

“实语者”，不管是从第一义谛还是世谛，与世间、与一切众生都不相违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个实语，你不要老觉得讲第一义谛才是实语。孔子也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你该上男厕所上男厕所，不要进错了厕所。包子就叫包子，你不能把包子叫成饼，这就是实语。有些人就爱说谎，明明是这样，他说那样，歪曲事实，心有谄曲，才会说谎。修行之人，第一不要妄语，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骗人。直心入道，直心是道场。能够随顺世间，随顺世谛，但是又不被世谛所骗，引导众生入于实相，又不会执著在这个世谛世语上，这是实语者。

“如语者”，这个“如”，是如实相所教导，如解脱所施設。能够引导众生修道，有好的方法，有种种的方便之法，有种种的方便门，通达八万四千法门，能够引领众生默契于实相，如理如法地引领众生修行。这条路能够使众生真实得到解脱，这叫“如语”。你比如说禅宗祖师，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嬉笑怒骂、举拂子、竖手指、伸脚、棒喝……禅师是以平等心为最上。所以即使你是老师，你也得小心，不要碰到像邓隐峰那样的人，不然的话你的脚就被他一下子压过去了。这些种种的手段，都是向佛道，近佛道，都是与佛道相默契，这是“如语者”。

“不诳语者”，什么是“不诳语者”？不诳就是诳。就是诳你、骗你。骗你干嘛呀？骗你解脱，骗你清净。究竟来讲没有骗你，叫不诳语者，而实际上从世谛讲又骗你了。你看大家来道场，能在这儿呆那么久，不都是被骗的么？今儿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用法勾着你，不让你轻易离开。没有真正想骗你！都是一种引导。

“不异语者”，“异”是二的意思，没有二语。我们观察这个佛经，佛是最二的，讲二语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可是你得知道佛的本怀，那些二语从来不是对某一个人讲的，那是针对不同学人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烦恼所做的一时之说。所以究竟来讲，并不是二语。佛从来都是大慈大悲，用一切的方法、一切的手段来引领众生。本来是一乘，因为众生不能信受，所以方便说三乘，可是你不能说这是异语，这不是异语。如果你较真儿，那就错解了佛意。像林间录里记载，白居易读过六部佛经，他认为其中三部经典和另外三部经典的义理完全矛盾，无法理解。写林间录的作者觉范慧洪禅师代被问的禅师，超越时空，给白居易写了一封回信，

告诉他这六部经并没有任何矛盾，是白舍人自己没有看明白，把所有的佛法都指向了一时一地一人，认为那是对一个人讲的，所以才不明白。

同样一件事儿，放在两个地方，放在两个人身上，意思就完全不同，所以你不能执著佛经这里讲的和那里讲的矛盾。比如金刚经讲庄严国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阿弥陀经中讲有极乐世界。这两者是对不同根机众生讲的，你不能都套到你身上。如果你学禅宗，就读金刚经；学净土，就求往生。当然，这两部经并不是完全矛盾，要看读者的悟性。净土表面讲有，实际上是用智慧描写空。金刚经表面说空，实际上在说诸佛常乐我净，空有不二法门。这是“不异语者”，就是它的义理没有区别，佛的用心、本怀是一致的，而你不能执著文字。

“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论点和观念，佛用种种的方式不停地重复。具体怎么讲的呢？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此法无实无虚”，“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我们看这些开示，全都是一个意思，全都是自心、自性上无少法可得。本来圆满，不假外求，不需要起心动念，一切现成，不假施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求，求不得，失，也失不去，这是无实无虚的意思。无分别，无智亦无得。这些义理是金刚经反复强调的，不论我们怎么做功课，怎么去受持读诵，我们最后都是为了悟明这个道理。如果你不悟明这个道理，做再多的功课也没有意义。而如果你把这个根本抓住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抓住这个根本，你都是在受持读诵金刚经。

“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这是讲法布施。说法之人在行法施的时候，不能心住于法。“我在讲法，我在度众生，我在给众生开示”，这是心有所住。心有所住，即背道而驰。如果心有所住，一定是有我相。有我相，证到再高的境界，都是无明。你讲再多的法，度再多的人来寺院、来道场，有再多的人听法，如果你心里有我，有一念：我在做法布施，这不是真正的法布施。

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明白能与所俱空，没有我和我所。而你心住于法去做这一切事情，方向就错了，就像瞎子一样，或人到了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到。若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虽然也在讲法，也在做法布施，但是不着我人众生寿者，非法非非法，没有人我执，没有法我执，说而无说，听亦无听。这样才能引导众生不做说想，不做听想，不做学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布施。无住相布施，就像白天看东西看得很清楚，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就像到了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到。有所住，就被自己的一念无明障碍住了。

“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首乐曲的主旋律又浮现出来了，又开始继续讲受持读诵此经。我们对经义的了解和领悟，就是通过一遍一遍地去读、去诵、去思惟才越来越清晰明了。我们就是借助读诵这个工具来让心安住。只不过当来之世，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众生的业力也好，业障也好，善根不具足，放逸懒散，贪图这个世间的乐趣，导致虽然有时间，但就是不愿意去读诵这部经。你天天讲读诵这部经有多大的功德，能够转我们的习气，甚至说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不管你怎么讲，他就是不去读诵。所以在末世能够真正受持这部经的人，一定是无量劫来，于无量无数无边佛前植众德本，悉皆供养承事。有大的福报，大的功德，有很深的善根，才能够于后末世受持读诵此经。

这样的人，如来一切智智、正遍知，以佛的智慧一定知道此人，能够看到此人，此人所得的福德功德无量无边，这里再一次鼓励末世的众生来读诵受持这部金刚经。

咱们道场的常住对于读诵和受持金刚经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样大量地读诵，而且是不打妄想地读诵，才是受持啊。越来越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每天中午，你拿小棍儿赶着他们不让他们读都做不到。到点吃完饭，就像去买彩票一样去读诵了，少去一会儿就像损失了很大的利益一样。这说明你真信了，说明这粒药起作用了。金刚经这粒药丸儿威力无比，它的作用赶都赶不走。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就是我们能找一件事情做，既信向佛道又能够助道，我们又特别喜欢干，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任何的妄想，也不那么累，很轻松地把这个事情做了，

积的全都是功德，而且无量无边，没有止尽。如果是这样的事，我们会不会非常愿意去做？是的，非常愿意，谁也阻止不了我们去这么做。

最主要的是你坐在那儿安心地诵，不打妄想，你立刻清净，言下就证无生法忍，对这一点越来越确信无疑，因为你妄念少了，牧牛功夫增强了，疑惑不能困住你了。看到大家如此用功精进，真是随喜赞叹。但咱们道场的人几乎全部参加共修金刚经，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因为我们来到道场时间长了，实在也没有什么事干，也没有什么烦恼，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加深对经论、对实相义理的领悟和理解，那么读诵金刚经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这个季节也挺好，每天鸟语花香，桂花都开了。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好，清爽宜人。这两天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特别好。大家坐在院子里边读金刚经，天人在那儿看着我们都赞叹，为我们撒花。

（第十五品）“**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一段又是对于精进的一种描述。这里讲的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有两个重点：一是做布施，要牺牲你的生命里最宝贵的财物和享受，牺牲你的时间；二是用这种牺牲来办道。你要知道只有在佛法里面讲到精进波罗蜜和布施波罗蜜，也只有佛陀讲到了六度的作用是用来辅助于办道的。

前两天我发了一篇《禅关策进》的节选，里面讲到自古以来很多大成就者是怎么精进用功的，包括佛经里面的一些例子。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两个人，弥勒比释迦牟尼先好几十劫发菩提心修行，是弥勒先开始学佛的，但是因为他不精进，而释迦牟尼佛勇猛精进，反倒超了弥勒十几劫成佛。只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精进，所以他早成佛道，少受了很多的烦恼诸苦。同样这些时间有些人就用来懒散、放逸、徘徊、纠结，深陷无明，不能自拔。宁愿忍受烦恼，也不愿意精进办道。而有些人就把自己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用来精进办道，让自己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烦恼，没有时间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一段是对于精进最好的描述，就是在用功的时候，根本不休息，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一直在做布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这是一种形容。其实它是比喻我们念念都不执

著自己的身体，念念都不执著六尘世界，把世间的快乐享受放得干干净净，全都用来办道。

即便这样用功修行、布施、精进，都不如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为什么？因为前面一切都是有为，都是助道，而最后这个是入门，这是一把钥匙，是关键。你走了八万四千里路，到了这个门前，发现钥匙没带，还是无法入门。所以无为这把钥匙非常重要。你走了再久，如果没有这把钥匙，你做得一切等于零。只是有了这把钥匙，你之前所做的这些功夫，才会起作用。你所作的恒河沙身命布施，八百四千万亿诸佛前悉皆供养承事才有意义。这里有一个字叫“逆”，就是你受持这部经，你读诵它，没有反感，不会懈怠。你不会有自己的想法，不会疑惑。“逆”也有疑的意思。“信心不逆”就是没有丝毫的疑惑和怀疑，没有自己的想法，完全相信佛所说的，相信读诵这部经的功德果报一定像佛讲的那样。“谁不让我读这部经，我跟谁打架！”有这种精神。因为这部经太殊胜了！读这部经的作用、果报太不可思议了！

你看大家最近这几天读经读的，一个个都红光满面、能吃能睡、精神焕发，都是读这部经起的作用。回光返照，快了，我们快走了，这部经读得越多，你走得越快。会减少在这个世间受苦的时间。哈哈。师父，真的吗？太吓人了。你看，有的人还是怕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活着就是一个梦，早醒来，就不怕了。只是一念相信就有这么大的作用，更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如果你有机会，再抄写这部经。读有读的作用，写有写的作用。抄写会加深对经文的记忆和理解。抄一遍，等于读十遍，这是书写。

受持，背诵，是指背诵这部经。一次背下整部经对大部分人来说太难。那我们每天背几段，背一品，这个一点不难。读诵，而且要温习，要不停地读，有时间就读，读熟了就背。为人解说，有机会就给人讲解读诵学习金刚经的功德。我们先做前边的，先书写受持读诵，把这部经的义理和修行方法全都掌握了，再为人解说。

当你为别人讲解金刚经的时候，是更深层次地熏修和温习。你能用自己的话把这部金刚经的意思复述出来，说明你的心已经完全融入这部经了。希望大家都勇敢一点，道场碰见谁，你把他叫住，“您等会儿，

能帮我做一下听众吗？我想给您讲一下金刚经。”别怕讲得不好。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通过共修金刚经，打金刚经禅七，做所有这些事情，越来越法喜，越来越安住，对经文的理解越来越清楚。这是我们亲自实践和证明的。这就是以法自娱。你就明白“法如筏喻”的真正意思了。这个比喻特别好，我感觉对这个“法如筏喻”的领悟越来越深。因为金刚经里面一直会提醒我们，你最后还是要舍法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工具会障碍你，它不会障碍你的。

因为你在受持读诵的时候，你会看到佛不停地在提醒你最重要的部分，无为的部分，无我人众生寿者的部分。金刚经是一个工具，你就借助这个工具达到彼岸，最后你自然就会把它放下。可是你没有达到彼岸的时候，这个法是不能放、不能舍的。

第九讲

同修们下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金刚经。

（第十五品）“**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佛陀的智慧是圆满的，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事情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这部最上乘的、究竟了义的根本实相经典，是为发大乘心，为发最上乘心的人讲的。所谓大乘、最上乘，就是要有佛心，要能心如虚空，量周沙界，心包太虚，有这样的心量，有这样的志愿、志气，能够心系众生，心系正法，能够传承于后来，有这样的愿力，这样的菩提心，才能听受此经。这部经是为这样的人讲的。

“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佛陀形容受持读诵学习这部经典所得的功德，用了前后两次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佛是最能够驾驭语言的一个人。他的语言能力，他的表达能力，他的比喻，他的种种方便，各种能够激发众生学法兴趣的语言，都被世尊表现出来。他用最上、第一、希有、不可思议、无边、不可称、不可量这样的词来形容受持此经的功德。如果是我们说话，就一个词儿就完了，

“老多了!”你这个摄受力就很小。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我看到经典里,一看到这样的“不可称、不可量”,我就心花怒放。你看佛变着花样地,用各种文字来讲这个事情,吸引我们读诵学习这部经典。

“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你的小量心,你没有菩提心,你没有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修道的心,是很难受持读诵、深入地学习这部经典的,也很难为人解说。这部经其实就是成佛的经,成佛不发菩提心,怎么可能呢?声闻乘人,包括世间凡夫,他的心量达不到这个层次,他发不出这个心来。虽然发不出这个心,但是佛法可以给他做这个因缘,他将来善根因缘成熟,就会发出这样的心。现在发不出菩提心,不代表未来发不了这个心。不想发也不意味着就可以永远不发,一切众生必证佛果,发菩提心是每个修行者的必经之路,谁都无法绕开这个环节而成佛。

等他发出这个心,就会遇到这部金刚经,也能够受持读诵这部经。也有可能在读诵这部经的过程中,他读明白了,也会发菩提心。这两者是不分先后的。众生的时节因缘,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之后一定会受持读诵此经,因为他植众德本,在无量佛所前种诸善根。其实我们学佛,最主要的是学习佛的菩提心,学习他的大心,不为自己,但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而成佛,为众生修菩提道。有这个心才能跟佛道、跟实相相应。

我们受持读诵、学习这部经,不是说只是嘴上讲讲,你是真得拿出时间来用功,来读诵。包括我们这次讲法、听法,这一天好几节课,讲的人还没累,听的人已经都累了,但是还在那儿坚持,这也是一种菩提心啊,这也是受持读诵。没有这个前期的学习,你不知道学习和读诵金刚经的重要性。学金刚经怎么学?就是这样一字一句地读诵,每一个章节都深入,都去思惟其义。靠这部经、这个筏来度自己无量的习气妄想烦恼。你看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认真,所有的是非,所有的妄想,不知不觉都没了,而且对经文对经义领悟得越来越深。自己没事的时候,私底下也愿意看了,也愿意琢磨经文的意思。“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么?”如果你懂了它的意思再背就更好背了,这是“受持读诵”。

“广为人说”。你自己不通达，不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广为人说啊？“广为人说”有二义，一是为很多人讲；二是细讲，深入讲，能把一字、一句、一章节讲很长时间。这叫“广为人说”。

历代注金刚经的人特别多，六祖大师讲至少有八百种注疏，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量，形容是非常多的。每个人读金刚经有每个人的理解，但至少都是认真受持读诵的人，才能给这部经注疏。你想想，他一定需要深入地研究，还要对比，还要借鉴，至少自己对这部经非常熟悉才能做到广为人说，甚至能成为一家之论。只不过这部金刚经是为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是最上上根机的人才能够相应的。知道这部经的人很多，但是能够深解义趣，能够默契这部经，心行这部经的人就不多了。因为实修难，不住色声香味触法难，布施六根难，做大布施难，于法无所得难，所以跟它相应就很难很难。这部经天天在书案上搁着，要真正打开它，用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去研习的可能微乎其微。

有那么两三次，打开了金刚经，看了十分钟就合上了，连整个经文都没看完，更何况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一直在那研读这部经，去一遍一遍地读诵，一天之内读二十部，读三十部。

我们会找那么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通宵读诵，读它个二十五部或三十部。有些人又开始害怕了，好多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你先做，做的结果跟你想的未必一样，结果往往总是出乎意料。所以这个事啊，一定先去做，先不要下结论，别被自己的妄想和担心欺骗了。

有不少人其实特别想到咱们道场来参学，但是就是因为轻信了一些谣言，据说这个学山禅师非常厉害，爱打骂人。“我打你们了吗？”“我厉害吗？”厉害哈，比传说的还要厉害，一站我跟前就哆嗦。但是这个厉害的结果呢？它是一个好结果呀！把你的精神病吓好了。要知道毒病得拿毒药治，你病得太重，就得有个厉害的师父。我不吓唬你，谁能吓唬你？你先来两天感受一下。传说有些人真害怕呀！有人说我厉害，有人说我一点不厉害。但是最近我看到个别人在我面前确是有点紧张，咱们俩是量子纠缠呐！都放松，你放松，我也放松。

“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就是你发不出菩提心，没有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没有荷担如来家业的这个心，这部经你很难深入。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知见，有自己的执著和挂碍，有自己的贪爱和无明，很难与这部无上甚深的根本实相经典相应。言外之意，佛就是劝众生要发菩提心，要发大乘者心，要发最上乘的心。

“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为了弘扬这部经，弘扬这个法门，我们先要对这部经生起恭敬尊重之心，像对待佛一样，像对待佛的舍利和塔庙一样，要尊重恭敬。用种种的花香供养这部经，供养诸佛无上的智慧。一切诸佛都是从智慧出，皆从此经出。所以我们恭敬经典，就等同于恭敬诸佛。经是成佛的道路，是成佛的方法，法如筏喻，经就是一艘法船。

有这部经的地方，有讲这部经的地方，有学习这部经的地方，都应该立塔，一切众生、一切天、人、阿修罗都应该恭敬这样的地方和受持金刚经的人。为什么？因为遇到这部经难，受持诵读这部经难，讲说、理解、广为人说这部经更难，能够按照这部经的经义如实地修行，获得觉悟，能够自利利他，难上加难。所以有这部经的地方，应该起塔，一切大众，天人阿修罗皆应恭敬，作礼围绕。咱们讲完这一会，就在院子里绕，绕这张卡。

讲到“作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也巧了，最近这两天，咱们院子里的桂花一直在那飘啊飘啊飘。有人说了：“这不就是以诸花香而散其处”么？确实如此。我们也是在树下读的经典，一边读着，一边桂花就落了下来，特别巧。只是有的花落在了某些人身上，掉不下来了。按照维摩诘经所说，说明你是声闻种性的人，而在菩萨的身上，都花不着身。这两天正是桂花开的时候，院子里一直是花香扑鼻，空气又好。我们聚在桂树下读诵金刚经，感召到桂花如雨般落下，供养经典及读经人。

（第十六品）**“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关键的地方来了！**“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

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今儿中午搬椅子的时候又碰了一下，这个先世罪业又消了一大块儿。以前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总是认为必须得被人污辱，被人讥讽，被人轻贱，被人瞧不起，才是消业，才是受持这部经的一个结果。后来我发现，怎么总也不被人轻贱呢？都改成了崴脚、磕着碰着、头疼、背疼。这也是轻贱的一种方式，也是消业的一种方式。说明你精进了，说明你重报轻受了。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越精进的时候越是病苦现前，更容易有一些习气、逆境、无明现前。特别烦躁，特别痛苦，仔细观察，这两天打坐打得挺多，经典诵得多，特别精进，精进就能够把自己过去的一些业障、业果激发出来，让你提前去经历。你提前去受它，你有这个能力受，到老了、临终的时候受，甚至到下一世受，那你这个果报越重。

《涅槃经》里讲，有智慧的人、精进的人，如实修行的人，他过去的重业，会在这一世现前，叫现世报。其实这个词儿是好词儿。现世报一定是轻受，如果临终受，就是属于重的，如果下一世受，就更重了，如果是未来受，那一定是三途。你记住了，你造了很小的业，如果到未来际受，一定是三恶道。而你有多大的恶业，如果你精进，用功修行，会在这一世受。再重的业，这一世受，都是轻受。你别以为得了十年的癌症，都是病苦，命怎么这么苦？其实这未必是坏事。如果你一直正精进，这种病苦一定是重报轻受。你都不知道你过去造了多么重的业，又不知道你积累了多大的福报才导致现世受这个业，这是好事，真的是好事。

有些人你甭看他这一世身体挺好，如果他没有好好用功办道，你今世受的苦就是他下一世的榜样，等着吧！这世不苦，不代表他未来世就不受苦了。如果想彻底不受，就尽此一报身，求佛菩提，究竟成就，方能永无后患。把这大事儿办了！勇猛精进，把全部的业都消掉，成就法身，就永远安乐了。

金刚经首先是持戒修福的人修，其次是消业消得最快的一部经典。讲净土的人说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多少业，跟读诵金刚经没法比。等哪天我改行去教净土法门，我又跟他们说：“读金刚经没法跟念佛比，金刚经怪啰嗦的，阿弥陀佛才四个字。佛说，念一句阿弥陀佛，能消七百六十八点五亿阿僧祇劫的重业，金刚经才消多少劫？五百世。”我们学

这个法门，当然要赞叹这个法门，而且这种赞叹又是真实的，又不是夸张。“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在你修行的过程中，尤其在你受持金刚经、发心成佛、出家、有出离心的前提下，你被人轻贱，这是消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被人轻贱，你的业越来越重，那一定是因为你犯傻，一定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读金刚经了，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读金刚经了，你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别人讽刺你、污辱你，你能无我相无人相，你能欢喜领受，你这个福报功德一下子就把过去的重业给消掉了。你要知道怎么消的这个业？它并不是毫无缘由的迷信，不是你一读金刚经，业就消了。是因为你能够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所以先世罪业即得消灭。因为你不再造新业，所以旧业得以消灭。如果你一边受持金刚经，一边执著我和我所，那也消不掉这个业。你执著“就我能耐，就我厉害”，这就跟实相相违背了。受持这部经必须要解义，要如实地去修行，才能够真正地消业。你在读诵的时候，很专注，很用心，不打妄想，随时能牧牛，能回到当下来，这时候念念都能够消无量劫的重业。

末法时代，受持此经一定会被人轻贱。这么好的一个时代，物质生活这么丰富的一个时代，你不好好享受生活，一大帮人聚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山区，天天读这一部经，有什么乐趣呀？一帮疯子！一帮神经病！我们有病吗？当然没有。我们傻吗？当然不傻。读诵受持金刚经的人是世间最聪明的人。通达实相，活在当下，才是世间最快乐的人。你看咱们道场，有几个年轻的，人家活得多洒脱，从来不想明天，修得好！真消业啊！读诵这部经，解其义趣，真的消业。通达实相是最快的忏悔、消业的方法。“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夙债”，就看你是不是了达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一念通达实相，比你心外求法，做有为的功课所消的业要快得多的多。

但是这一段话，也有方便之意，是为初学建立信心，鼓励初学读诵受持这部经。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鼓励大众受持此经，也确实能达到这种作用，所以就把这一点清晰地讲出来了。有人不太懂，不相信，那佛讲出来的你要相信，你相信就会去做，做了就能够消业。

“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于燃灯佛前，是释迦牟尼佛在遇到燃灯佛之前，跟了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学法学道，在这些佛面前都是尽心尽力地去侍奉、去学法、去供养、去承事，没在一佛前是空过的。**“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这里“我所供养诸佛功德”就是于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前所做的供养、所修的功德。这句话是说我供养诸佛的功德，跟受持这部经的功德相比，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我们想一想，在所有供养中，供养佛的功德是最大的。但是你供养了这多么佛的功德，都不如于后末世受持读诵此经所得的功德，连百分之一，千万亿分之一都不能及，就是没法比！为什么呀？因为你供养诸佛的功德是有为的，是无常的，是在无明里，在幻梦里，不是真实的，而读诵这部经能够了达实相，能够通达真实，这个功德、这个智慧是常的，所以这俩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不在一个等级上。

“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佛如果具说的话，就没完啦，说多少劫也说不完，因为我们能够见实相，就彻底恢复了本来面目，就如真金一样，再也不会变化了。一个人他能够觉悟实相，是他生命里最光辉的一页。最值得骄傲、最值得称赞的就是觉悟实相。因为你一旦真正觉悟了，就永不会改变了，永不会退转了，不复做众生。就像金子从矿里提炼出来了，再也不会变成矿。这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学法之人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佛讲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一直讲，不停地讲，讲无量劫也讲不完。如果说能够完全讲出来的话，有的人不会信，他会狐疑，甚至说他会狂乱。**“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所谓的“狂乱”，就是他觉得这讲的肯定不是真的，胡说八道，这个世间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好事呢？他不相信，甚至会诽谤。

“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经义不可思议”，是因为这部经讲出了诸法实相，开示得明明白白。“果报亦不可思议”，是指觉悟之人能够得常乐我净，得无量寿，不生不灭，永断烦恼，永断无明，永超诸有，再也不会受轮回之苦，这是他真正的果报。而不

是世间的那些生灭的福报，有钱有福啊，长命百岁啊，这个不是他真正的果报。生生世世来这个世间示现，都是以佛的心智，以佛的智慧来示现，你不用担心佛再来的时候会迷失，他一定不会迷失的，他无量劫来已经都修成了，这种力量是任何世间的烦恼都没有办法掩盖的。我们就尽这一生，尽这一报身精进勇猛，把这个事情彻底搞清楚，你就再也没有遗憾了，你也不会有恐惧，有忧虑，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而这部经把修行的方向、方法和它的功德果报都讲得明明白白的，所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佛从来没有间断，一直在讲受持这部经所得的功德、所得的利益，对于众生修道的这个作用。一直在反复地讲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们生信，就是让我们诵读，就是让我们布施世间的享乐，靠读诵这部经来改习气、来降伏其心，然后深解义趣。读着读着你就明白它的意思了，你就会像须菩提一样，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学了那么多部经，从来也没听闻这么深、这么有智慧的经典。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自己以前读得太浅、太粗，没有深入。

（第十七品）“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读到这里，有心人，能够深入思惟这部经的人，就会发现，这部经从这里开始又重讲了一遍。这是经文开头须菩提问佛的问题。我们看这部经有没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是所有经典里非常少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它又开始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其实前边已经很多次都是在讲这一个问题，现在又很明确地提出来了：“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从这一点我们看到须菩提也是非常有智慧的。禅宗祖师谱里应该加上须菩提这个名字。

“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这个要仔细看，生什么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灭度什么呀？灭度自己的妄想，灭度自己的烦恼，摆平你遇到、见到的一切的不如意。不如意不是从外来，是你内心的抗拒和不接受。不是让你把众生给灭了啊！所以说语言文字这东西，你如果没看明白就很容易犯错。你也不能理解为只是灭度自己的烦恼，你身边遇到的人你都要和谐共处，这是灭度一切众生。要发这个心：我要和众生打成一片。没有心内心外的众生，你执著一个心

内的，还是迷。你执著度自己的妄念，只是关注自己，完全不把任何人放眼里，这又理解错了。一个人走到你身边，“你离我远点，别妨碍我，我正度我的妄念呢！”你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的妄念，你先把那个人安抚好了，你这就没妄念了。

有时候我们烦恼，正是因为伤害了别人才会烦恼。如果你不伤害别人，不跟众生对立，你怎么会有烦恼呢？大家反观一下，我们最烦恼的时候，都是因为你伤害了别人，或者你觉得你被别人伤害了，都是跟外境有关，因为外境不是外境，外境一定是你内心的折射。要发这个心，要发和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和睦相处的心。你跟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怎么会有无明、烦恼、我执、是非、我慢呢，不可能！“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和所有人相处好了，你也不会生一个“我度了谁”，不会生“我灭度众生”想。**“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和一切众生和谐相处，灭度了一切众生的一个结果，你还会生起一个“我怎么着我怎么着”的心吗？不会了。你不再起一个“能”心和所心，你的我执和我相随着与一切和谐而息灭。并不是说我和所有的人在一起都非常融洽，能够慈悲喜舍，最后你这个我还露出来，那不叫慈悲喜舍。如果你真的能做到慈悲喜舍，我相一定要消失。它一定是同步的，就是心内众生心外众生的灭度是同步的。

“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一点。通过修行，通过做事，通过利益大众，到众生中磨练，我们最后观察到一切法其实都是自己的妄念、投射，都是自心的投射，是自心的无明，是名相和概念。这一点越清楚，越接近实相，越与实相相默契。最后你会发现，原来没有一个真实的发菩提心的主体，连佛都没有实性。所有的佛法，也并不真实。而这种领悟，正是发心而导致的结果，不是不发心。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也是重复。我们看前边第十品，“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这两段描写的几乎一样，只是换了一个词，

不停地在讲同一个道理。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里也一直在讲“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古人、祖师开示的时候，义理引用最多的就是金刚经，可能引用的时候会省略一个词，改一个字，但是它的意思完全是金刚经里表达过的。就像《维摩诘经》里讲：“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与金刚经里的这句话意思相同。包括释迦牟尼佛悟道的偈子“法本法无法”，都是和金刚经里的这个义理是完全一致的。

“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授记。”佛在遇到燃灯佛之前，之所以没有被诸佛授记，是他还有一念得法的心。就是他的得法之心没有息灭，有佛可成的知见没有泯除，只是因为这一念妄念，不能于诸佛前被授记。到了燃灯佛这儿，忽然领悟到没有少法可得，时节因缘到了，燃灯佛则与他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我们看佛法并不是断灭的，没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并不是说于未来世释迦牟尼佛就不示现成佛了。世谛上佛还要无数次地再来示现，这是无尽相，是世间相常住。生生灭灭即是不生不灭，你不能离开生灭而找一个不生不灭。

“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这几句我们读着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重复和啰嗦，其实并不啰嗦。佛以这种语法、这种语式来强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了重复一个重要的观点：没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得的人。

我们在背经的时候，这个地方不要大意，更不要错过。咱们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背。练的就是耐心和细心，你在吐字清楚的刹那有可能一下就根尘脱落、大彻大悟了。

我们把这一段再读一遍，你多读就行。“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里有一个“者”字，别把这个字给落了！“燃

灯佛则不与我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这部经里边提到了另一尊佛，叫燃灯佛。你得知道谁是燃灯佛，你旁边坐的那位同修就是燃灯佛，他照亮了你的前途，他跟你并肩而行，他不是燃灯佛是谁呀？“自性是燃灯佛！”大家都会讲这个！“自己是燃灯佛！”你被自己害了太久了，还自己是燃灯佛。大家天天都在讲，自己就是佛，自心是佛，自性是佛。也没看见你作佛，只作众生。没见你示现一点自在和清净，只示现烦恼了。自性是燃灯，这话咱就甬讲了。谁是自性？谁不是自性？“作是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

我们看这一段，很清楚地表达了一个理论和概念。怎么成的佛呀？十方诸佛成佛都是回到原点，回到空无一物，回到一无所有，回到断一切相，离一切有，悟到无少法可得，也就是你保持原来的样子就行。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不需要任何的改变，不需要任何的施功。但这一句话你要做到，是很难的！为什么？佛法上努力这方面你全都做到放下了，但是贪嗔痴这块你还是很努力地在培养，没见你放下多少。你不修佛法，但一下在修贪嗔痴，那和这里的“无有少法可得”就不相应了。你还有贪、还有嗔、还有痴，还有各种让自己烦恼的东西，这就不是无少法可得了。

有烦恼，就没法见性。烦恼要方便断除。说是断除，最后你发现也并没有实有的贪嗔痴可断除，只是一念住著而已。只是自己没有力量，就被贪嗔痴所苦恼。保持原来，保持不动，保持不修，这话听着非常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你没有修行的惯性和力量，你无法保持原有，你无法安住寂寞和简单的生活，你会去造业，去抓取。你无法保持婴儿的状态，保持天真佛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保持不造作的角度，不染污的功夫，我们把它叫做修行，叫做改习气，叫做转识成智。

第十讲

同修们上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早晨发了一篇文章叫《读诵金刚经》，是昨天晚上写的。可能有的人还没有看，正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篇文章（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公众号文章《读诵金刚经》），我给大家读一下：

金刚经所言信者，有十一处。所言受持者，有十三处。所言读诵者，有九处。所言福德者，近十处。所言为他人说者，有六处。所言布施者，近二十处。所言无所住者，近十处。言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者，有十几处。言无有法可得名无上菩提者，近十处。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九处。言持戒修福者，一处。言消业者，一处。言非相与离相者，有十几处。

可见此经以福德为基础，以信得入，以读诵为通利，以受持为日用，以为人演说为深解义趣，以离相为万行，以无法可得为得佛菩提，以此诸主要环节为修行要领。

而如是等环节，以读诵为中心。如何以读诵为中心？以读诵为实修，以读诵为修福，以读诵为持戒，以读诵为布施，以读诵为无所住而生其心，以读诵为离四相，以读诵为消业，以读诵为庄严佛土，以读诵为供养承事诸佛，以读诵普行恭敬，以读诵为如法安住，以读诵为降伏其心，以读诵为思惟其义，以读诵为发菩提心，以读诵为无法可得。

故末世众生，受持此经，以读诵此经而做修行方便，当以读诵为要，当以读诵为重。

世尊殷勤教导，反复劝说，其深意自现。所有经中，唯此部经，佛如是繁劳殷勤咐嘱，劝大众读诵此经。可见读诵此经必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其作用微少者，唯不信耳。若能一念生信，功不虚施。

以受持读诵此经，能布施三毒，能舍世乐，能以法自娱，能以读诵为筏，能转所依，能如法安住，能度自心妄想，能竭爱欲习气，能清口齿，能定心神，能一心不乱，能熏修般若，能思惟经义，能如说修行。

以要言之，读诵此经，即是布施，即是持戒，即是忍辱，即是精进，即是禅定，即是智慧。读诵此经，即不染六尘，于法无住。读诵此经，即不念过去心，不念现在心，不念未来心。读诵此经，念念清净，念念行般若，念念度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度。读诵此经，即是须陀洹，即是斯陀含，即是阿那含，即是阿罗汉。所言四果者，即非四果，是名四果。读诵此经，即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实观于法。读诵此经，即是尊重诸佛，即是礼拜如佛塔庙，即是以诸花香而散其处。读诵此经，即行诸佛路，即是燃灯佛前受记。读诵此经，即于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前供养承事，无空过者。即读诵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法。所言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读诵此经，即是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者，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

所以末世众生修道，以读诵此经为安心法门，为最上第一稀有微妙之法，为入道安心之要。

其有信者，谁不读诵？其有福者，谁不受持？其有苦者，谁不仰赖？其不安者，谁不依怙？唯读诵者，亲证其妙。唯读诵者，必获其利。其实践者，皆得法喜。其实修者，皆得成佛。乃至读诵一四句偈，如来说此人功德，无量无边，不可具说。

是故于今劝请同道、同修、善友、善知识，一切大众，每天坚持读诵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常诵不辍，是为最胜菩提因。

这是今天早晨发的文章，主要是讲读诵的作用和意义，劝导大众读诵金刚经。

我们这次讲金刚经、学习金刚经，其实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了劝大众读诵此经。如果空讲其义理，那自古以来，讲这部经的人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著书，包括六祖大师、傅大士，甚至一些禅师都以各自的风格和特点讲过这部经，如果只是学习佛的知见，那我们看那些著书不就完了么。但是我们这一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修学的特点，古人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但是全部照搬对我们没有利益。那我们就得发现这个时代的修行特点，从自身的需要出发，来以新的角度和方法学习这部经。

佛陀在金刚经里反复地嘱咐大众，要受持读诵此经，经文中受持读诵的语句加在一起就有近二十处，反反复复地劝请大众读诵此经。佛陀一定是预见到未来世，就是末世众生的根机，当以读诵为船筏，方便入道。而像唐朝时候那样的禅师越来越少。即便像马祖、黄檗、临济这些大根机的人，我相信他们对于金刚经也都能够烂熟于心，出口成章，引经据典。为什么？一定是熟读此经。而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人学佛，功课也不做，牧牛也不会，也不坐禅，也不持戒，也不知道保护六根，一切修行的基础都不打，妄想直接学习最上乘法，真是异想天开。这部经读得也很肤浅，遍数也很少，读其他的佛经也是走马观花，今儿看一段，明儿看一段，没有好好地把一部经看熟读透，不能领悟其根本宗旨和修行渐次。首先实修的基础没打好，更别提领悟第一义谛了！就算有些领悟，也都是知解出来的，跟别人学的，不得自己受用。

我们看经文：（第十七品）“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义。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里佛重复了如来的真实之意，所谓如来者，即诸法如义。

“诸法如义”这四个字，其实也道尽了一切的实相。一切现成，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一切依旧，不需要我们用任何的心力，任何的修证，默契而已，直下便是。就像这部经开头的四个字一样“如是我闻”，你不要光是把这个“闻”作“听”讲。这个“闻”，包括六根对六尘的一切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意就像春风一样扑面而来，就像花香一样沁人心脾，就像悦耳的鸟声一样，直历耳根。这一切的一切，就像一位大德、一位很有智慧的人站到我们面前，我们马上如沐春风；又像一个很搞笑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立刻就心花怒放，很开心。这都是“如是我闻”。所以“闻”不仅仅指耳根，“见”也一样，不仅仅指眼根。我们天天总说见性、见法、见道、见如来，这个“见”也不局限于肉眼见，当然也包含肉眼，但它是广义的，它还有心眼、有法眼、有慧眼。同样“闻”也是，还有性闻、有心闻，六根能同时闻。所以“如是我闻”，这部经也就讲完了；“诸法如义”，这部经又讲完了。

我们看古人对金刚经是非常熟悉的，烂熟于心，即便是禅师也是这样。《大珠和尚顿悟入道要门论》里面，有一个讲金刚经的座主，大珠和尚就问他：“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

如来。那什么是如来？”经里面这样讲啊：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什么是如来？这个座主说：“某甲到此却迷。”意思是你问这个，我倒不懂了。然后大珠和尚就说：“从来未悟，说甚么却迷。”就是从来没有悟过，说什么迷啊！座主以为自己以前悟过，现在又迷了，叫“某甲到此却迷”。大珠却毫不留情地说：你从来未悟，说甚么却迷？这个座主就说：“请禅师为说。”大珠说：“大德讲经二十余座，却不识如来？不见经中说：如来者，即诸法如义。”你看一问就卡住，就说明这部经根本没有看明白。至少你连搬一句出来都不行，诵的遍数不够，讲经的次数也不够，再多讲几遍就能说出这一句了。

我们看法师和禅师之间的区别，法师是依文解义，禅师是活学活用。法师按理说是每天研究经典的，可是真正用起来，捉襟见肘。我们以为禅师都不通经论，其实禅师全都是通经论的，而且随手拈来，巧妙运用，用起来如鱼得水。如果你生搬硬套，自己学的都会忘了。说明我们学法修行不能学死法，一定要把自己本性的活法激发出来。

“如来者，即诸法如义，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不是外得的，它是本有的，一切现成的。包括得者，亦是虚妄，是一个影像，没有实法，更何况所得的法，更是没有实法。

“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说阿耨菩提，无上菩提，只是为了表达无法可得，所以实相之法、佛法、佛果也是假名。所谓“无实无虚”，虚实是对立二法，以虚立实，因实有虚。无实无虚是不二之法。“虚”是从众生位来讲，无明、虚妄。我们说没有实法，诸法如梦如幻，这也是从众生的角度来讲。立一个真如的假名，就有一个虚妄的无明，虚妄的众生、妄念。佛性也是一个妄念，是一个名字，只是佛的一个善巧方便，安置了一个“佛性”的假名。“佛性”真正指向的意义是超越了心意识和一切的形象。如果你思惟它，你执著它，你分别它，那反而不是它。所以虚与实、真与假、性与用、体与用、体与相等，这一切都是方便安立，都是假名，并无实法，不可执著，迷与悟、凡与圣都是方便说。

“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一句跟“诸法如义”是遥相呼应的，是前后对应的。“如来者，即诸法如义。”诸法如义就是一切法如实相，一切法如义，一切法如如，法法如义，法法是佛，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一点一悟便了，不能落成一个知见。所以佛紧跟着又讲，**“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也正是因为“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才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因为一切法不是实有的，所以它才是佛法。如果是实有的，反而不是佛法。正是因为无法可得，才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的意思是无法可得，是无上菩提亦不可得。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深入、去领悟、不能只记一个名字，记一个概念，要深解义趣，时时不忘失。

“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这部经里面讲到非相、无相、离相的地方有很多，其实讲“人身长大”、“佛说是沙否”、“三千大千世界”、“虚空”，都是用来比喻法身，比喻无相的佛性。这里“人身长大”也是比喻法身，只不过众生著相，容易着在一个“大”、“长”、“深”、“须弥山”、“恒河沙”等等上面。在《楞伽经》里面，佛说恒河沙其实并不是在讲那个沙，而是喻诸佛法身。那我们看金刚经就明白了，佛说是沙，则是非沙。表面讲的是恒河沙，其实讲的是非沙，讲的是无相，讲的是无量。说福德有实，即不说福德多，以福德无故，才说福德多，福德无就是比喻佛性；恒河沙也是这样，如果恒河沙有数就不说恒河沙多，以恒河沙无故，说恒河沙多；人身长大也是这样，它是非大身，所以才说它大，如果是有身、有相，就不叫大身，就不是法身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这里讲到无，都是讲法身，讲佛性，讲无量，讲虚空无相。其实是让我们见到那个无相的法身，见到离名、离相、离文字、离言说、离心意识，离量数的真实相。所以须菩提就说：“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

“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菩萨如果说我当灭度众生，认为实有众生得灭度，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连度众生主体都不真实，都是如梦如幻，怎么会有得度的众生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菩萨众

生，皆如幻化。菩萨在不在一切有为法的范围里？当然在。你讲出来一个，一定是有为法，所以语言文字只能作为一个导引，并没有实法。连菩萨尚不真实，更何况发菩提心度众生，更不真实了。我们也就知道，所谓的度众生也不过是把众生的概念、名相、妄想、执著度尽，见众生而不生众生想，众生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所以你通达这个了，这叫降伏其心，这叫应生如是心：我当灭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灭度是灭度概念，包括佛的概念、菩萨的概念、阿罗汉的概念、一切众生的概念，把所有的概念全都灭度，是名度尽众生。经里有三处，讲到无菩萨，无佛，无罗汉。一个是实无法名阿罗汉，这里又讲到实无法名为菩萨，还有实无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几句就概括了诸法的实相，一切法都不实，都没有一个真实性。没有真实性，才是真性。所以没有真实性和真性，是一不是二。这个就很难理解了，就需要你领悟，需要你深入。直接用，就是不二，一思惟就二了。

“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里所表达的和《楞伽经》里边讲的“二无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切法无我”，包括了人无我和法无我。能够通达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即名实相，即名真性，即名真我，即是空如来藏，又是不空如来藏，也是空不空如来藏。你把它命名成什么名字都可以。佛性、真如，都是无我，也是有我。所以我们不要执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个名字。无我的同时是真我，无人的同时是真如来，无众生的同时是大心众生、是善法众生，无寿者是无量寿。如果你执著一边，就跑到断灭去了，所以这里的每一个词语都是在表不二之性、表中道。

“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个前边也讲过一次，（第十品）“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里又强调了一遍。“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这里的“庄严佛土”，是心外求法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改变外境，逃境以安心。比如我总想居住在一个清静的、漂亮的、寂静的、没有人打搅的地方，周围的环境也都干干净净的，不能有一点脏乱。外境稍微有一点变化，你就不舒服，就紧张，就害怕。你的

心不清净，你的心不静下来，你不通达实相，给你再好的地方，你也待不住，你也不会自在，你也不会解脱。所以说庄严外在的佛土没有用，改外境是没有用的，心外求法永劫不得道。

那佛陀所说的庄严佛土是什么意思？菩萨庄严佛土，怎么个庄严法？心净则佛土净，从内心下手，改变自己的用心，清净其意。改变自己看事物的心态和角度，用善意和美好来看这个世界，则世界处处善意和美好。用恶意和残缺的心态来看世界，世界则处处黑暗混乱。所以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你心变了，境就变了。如果你执著我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要做善事，修功德，我要度人，我要让这个世界的变得更美好，那就错用心了。这个就跟你站在镜子面前：“这个人真丑，我得擦，我要把他擦得漂亮一点儿。我得拿刀雕刻他，重新雕刻。”你怎么摆弄那个镜子，镜子里的相也是丑陋的，因为镜子外边的人站在那儿呢。你好好修，就能转相，转相再站在镜子前，就不用擦了。

“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心外求法，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如来所说的庄严佛土，没有一个土可庄严，没有一个境可除，也没有一个境可离，也没有一个境可得。心尚不可得，更何况境呢？通达这个才是真正的庄严佛土。

“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如果通达没有一个能庄严的，更没有一个所庄严的，能庄严与所庄严只是一个幻用而已。通达这一点，才是真正的菩萨。并没有一个实法叫菩萨，没有一个实法是佛，更没有一个实法是法，通达这个叫佛法、叫实相。所言佛法，所言实相者，即非佛法，即非实相，是名佛法，是名实相。

大家在私底下，我们也可以这样给同修去复述、去讲金刚经，别嫌麻烦，听的人也要有耐心。我们做每件事其实都能开悟，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别想目的，别老想结果，你别想我做这件事能得到什么利益。你就做，利益都在做里边了，在做的当下，而不是在它的结果上。这个就考验我们的耐心和智慧了。最近我发现在修行中有一个词特别妙，叫“耐心”。耐是忍耐的“耐”，久是长久的久。耐心就是长久随顺的心。你做什么事情一定别急躁，因为每件事情中都有实相，每件事情、每一个当下都有无上的妙理，只是你老错过、错过……比如我们每天背诵金刚经，

大家找我来“交作业”，找我来复述，有些人复述完急急就走了。有些人有点心眼儿，就留下来在那儿听。为什么？他听别人复述等于他又复述一遍，而且会一直坐在那儿听。就算你坐在那里没有熏修别人复述的内容，你就是坐在那里，那也不一样。你坐在那里，可以听听师父怎么讲同修们的问题，看看你有没有这些问题，都是你参究、深入、领悟的时机，总比你晃晃悠悠不知道干点什么、心不在焉要好。我们读禅宗灯录，有很多禅师都是在祖师给其他的学人开示时，自己在旁边留心听到了，忽然有悟，忽然有省。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悟道的时机，但你要懂得慢下来，有耐心，别急，安住下来。我们要懂得把握住离你最近的时机，要有耐心，别急，不需要到远处，到未来去求。就在你眼前、当下，就有悟道的时机，但你一定要静下来，不要急躁。

我们做这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能够领悟这个妙理。这个妙理是需要无量的缘，需要很多的条件才能够达到。你静不下来，就无法悟道。如果心不静，读再多遍金刚经也没有用，因为你三心二意，经文读不懂，牧牛的功夫也没养成，读只是嘴上读，心没静下来，意思就摆在那儿了，你就是看不见！但是如果你心清净了，再读金刚经，一字一句都心心相印。

我们学法一定要有耐心，要懂得能够静下来，别急，别躁！读诵也有这个作用，其实就是让我们把心沉下来，不要急躁，将来我们有机会可能会再组织一些精进期，然后就是反复不停地这样熏陶，不停地读诵。培养耐心，训练专注力和长久做事的能力。

佛讲读诵此经的用意，就是让我们把心安住下来。还有一点，末世众生，修行上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心散、杂用心。我们学习佛法，一开始都是今儿学这部经，明天学那部经，今天学这个方法，明天学那个方法，心用的太散，没有好好地一门深入。希望我们以后这个心用得更专注一点，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受持读诵金刚经上边。很多意思多读几遍就懂了，世尊的本怀和深意你就知道了。可是这个东西如果让别人给你讲，作用不大，因为别人讲是他领悟的，你要懂得自己去领悟。自己怎么领悟呢？就多读、多背、多思惟。

咱们在修行这条路上有两个环节做的特别少：一个是读诵，还有一个就是思惟。这个“思惟”，有些人是因为误解了，觉得禅宗修行不能思惟，大错特错！禅宗是思惟力度最强最大的。今天早上我看《禅关策进》，莲池大师所著的。在他那个时代，宋末明初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慧宗杲提倡参话头，就是所谓的参禅，参“狗子无佛性”，“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念佛的是谁”……参很多的公案。他这一天到晚都要咬着这个话头，都要参。这个参可不是像念佛一样把这句话念出来，是真的去想，去思惟，只是你心力不够，是没法可想的，也不知参什么，你想不进去。我们现在就更搞笑了，搞笑到什么程度？连背一句经文都背不进去，你就想一想，你的心是多么散！你的定力和智慧是多么的弱，你的心力是多么弱！你根本集中不了心力来把一句话背下来，你怎么去思惟其义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了这么多经，一句也记不住，一个义理也记不住。义理记不住，你就不会修行！你就整天地到处跑，去见法师，去听法，去问别人该怎么修行。佛经里写得明明白白，你不读，也读不懂，就跑去问这个人，问那个人。你问的人有的比你还笨，更不懂，给你讲一大堆邪知邪见，你当成宝贝，抱了好几年，完全没用，最后扔掉，继续去向别人那里找佛法，不懂得自己去深入经藏。

还有，虽然你也在读佛经，不懂得思惟其义，人家一问你个问题，你完全不知怎么回答。生活中一遇到一点事情，你就手忙脚乱，你就烦恼，因为你忘了这个实相之理，就是因为平时根本不用这个脑子。我虽然经常讲“大家要多休息，别用脑子”，那是别让你在世间法上用那么多心思和心计，少思虑，没让你不思惟佛法。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看经看得太入迷了，一直知解，跳不出思想和心意识，被语言文字障碍住了。对那些人来说，要懂得休息头脑，不能一直思惟。无上甘露，如果错服了，就成毒药了。希望大家再重新服服药，思惟其义这个环节必须补上。

这个脑子是要用的，因为我们不是植物人，我们也不是木头疙瘩，也不是草木瓦石，是活生生的，能思惟的，有情，是有心的。你要不用的话，在领悟法的这个环节上就丧失了它的意义。诸佛一定是觉悟的，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所以咱们这个脑子还是要调动起来。脑子就是用来思考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善思惟，思惟善法，而不是思惟烦恼，思惟

我执。多读诵，多思惟，你读诵得不够就思惟不出来。你读诵得多了，心也静了，妄想烦恼尘劳少了，智慧也就出来了，也就能思惟了，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第十八品）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 这五眼，不但如来有，一切众生都具有，是性有，如来法身有，非个人有。悟道之前有佛眼、有肉眼、有法眼、有慧眼、有天眼。悟道之后，眼是什么？不过一个名字而已。眼都不立了，更何况一眼二眼、三眼四眼五眼。我们也就知道：所言肉眼乃至佛眼者，即非肉眼乃至佛眼，是名肉眼乃至佛眼。虽有五眼，随缘会用即可，不可执著五眼。若能不着，肉眼即是佛眼，肉眼即是法眼，法眼即是慧眼，慧眼即是佛眼，五眼就变成了互通。《涅槃经》云：肉眼见佛性。二乘人以天眼、以法眼来见三千大千世界，而悟道之人以肉眼就能见三千大千世界，就能见一切法。为什么呢？因为法本无法，无法才是真法。并不是说我拿肉眼就能看见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世界，看到的也是假的、也是幻的，所以得看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实质。三千大千世界的实质是什么？即非三千大千世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三千世界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妄念而已。这叫如来的肉眼乃至佛眼。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不？ 甚多，世尊！” 我们一开始背这一段的时候，我记得大家都被这个恒河和恒河沙绕的不行了，这几句话背半天也背不下来，时间长了发现这几句话也不难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心，只是因为陌生它就很难背。

“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不？”依世谛讲，恒河沙，佛也说是沙，所以须菩提言：“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佛也离不开世谛，也离不开世间的语言文字，虽然佛说是沙，但是佛知道没有沙，是名为沙。

佛又问：“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一恒河中假设有一万亿粒沙，只是假设，可能还更多。“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就是说每一粒沙是一个恒河，有一万亿个恒河，然后这么多恒河沙的世界，多不多？你看佛虽然没有用传统的数字来形容，但是他这一比喻，我估计数学家想这个问题都很难想清楚，用数学公式都很难表达。佛用这个比喻，其实是在讲数量非常多。“如是宁为多不？”须菩提说：“甚多，世尊！”

“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么多佛土里所有众生的心，如来悉知。过去有人认为，佛的神通、佛的智慧就是能知道所有众生的心念，知道一棵树上所有的树叶有多少，知道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数有多少。我们看佛怎么讲：**“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如果众生有实，他知道所有众生的心，这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众生是妄想！是概念！是念头！众生是幻化的，他的念更是幻化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实有的众生，我们又去哪里知道众生心呢？如果说你知道有众生，然后知道他的心，这又是什么呢？这是实相吗？这是妄想！这是自己打妄想！这里所说的如来知道一切众生之心，怎么知道的？知道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实无有心可知，知道这一点，叫做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所有众生，若干种心”是什么心呀？没有这个心，没有心可知。众生也非众生，如来只是知道这一点，这才是实相。至于佛知不知道一棵树上有多少树叶，恒河里有多少沙子，所有佛土世界里到底有多少众生，那都是毫无意义的。知道也毫无意义，不知道也毫无意义。那不是修行者所要关心的问题。因为知道那个数字，并不能了解实相，也不能解脱烦恼。而是恰恰是陷入轮回和幻相。而了知众生无心，亦无有众生可得，才是实相。知道这个，才能真实解脱。真实解脱，才是学佛和修行的意义。我们不要把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忘了，而陷入佛知不知道有多少众生心这个虚妄的问题里。

有很多人学佛，会执著于佛的神通和能力，忘了佛亦是幻。佛所有的能力，也都是有为，是生灭，于实相中，究竟是空。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第十一讲

同修们上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第十八品）“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不仅众生心不可得，你我之心不可得，如来心亦不可得。如来若有心，则为非如来。所以说一切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知什么？悉知众生无心。知众生心，即非众生心，是名众生心。

“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住，现在心不可住，未来心不可住。不可于现在生心、不可于过去生心，不可于未来生心。现在、过去、未来，皆不可得，不可住，皆是非心。你找不到一个实有的心可住。众生心念念不住，念念不可得。若心可得，心即有住，则为非得，则为非住。我们明白这一点，你真的悟到这一点，也就觉悟了，也就了达诸法实相。金刚经里处处都有这样的正法眼，而且每一处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在讲。包括前面讲的恒河沙，佛说是沙否？是沙多否？其实这些都不是在讲沙，都是在讲如来性，在讲法身，在讲非沙，是名为沙。在讲一切法都是从妄念而有，从概念而有，而真实性、体性、法身离于这一切的名字、名相、概念和分别。在《楞伽经》里，佛说恒河沙是指法身如恒河沙，像恒河沙。为什么？一切牛羊马、恶人从沙上踏过，沙无有心，是以此来形容如来法身。你不能说沙即是法身，而是以沙来喻法身。你不能说猪狗就是佛，但猪狗亦不离佛性而有。因为畜生相对于人来说，没有分别、没有妄念，以此来形容法身、形容佛。虚空亦复如是，须弥山也是这样，恒河沙也是这样。为什么用这些大的、多的意象来表法身？就是取它的一个特点，因为佛性法身不可见，所以我们只能以譬喻得解。

这里所讲到的恒河沙的数量也是这样，讲到福德、讲到福德多也是这样。如果福德有实，即不名福德。如果福德有实，那不是法身的功德，那就变成了福报了，变成有为的、有偿的。

（第十九品）“**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

甚多。”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就是用所有的七宝把三千大千世界都填满了，用这么多的七宝来布施，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

“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这里的“福德”，佛真正要表达的、让我们领悟的，还是法身的无尽功德藏，是不可思议的、是无量无边的、是无限制的、是用之不竭的。但是众生会贪著，所以佛陀又方便讲，受持此经，得无量的福德，功德不可思议。但我们读明白了，你要读到佛的真实用意，是让我们离开对福德福报功德的执著。菩萨于所得福德不能贪著，贪著即着我人众生寿者，即不名菩萨。

（第二十品）**“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如果以具足色身见如来，那如来就变成了有限量的，变成了可见的，变成了有相的。不可以具足色身见如来，这是破除众生对相的执著。所以这里须菩提很确定地讲到：“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为什么呢？如来说具足色身是假名，是方便说，而真正的具足色身，是法身，是非具足色身，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是名具足色身。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为什么？如果具足诸相见，那就变成了一合相，变成了一个定法，变成了可思惟、可理解、可把握、可寻觅，就变成了一个妄念，所以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佛所说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还有一切的相，其实是讲法身、讲无相、讲无相相、讲无尽相。这个无尽相包括一切世间相，一切法相，它没有尽头，它没有期限，不可思议。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佛虽讲离相，即是在讲法身，讲无相。为什么《金刚经》里有这么多处离相，有很多处都在讲非身是名大身，都是在破相，破相即是法身，并不是别有一个法身。

（第二十一品）**“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佛这时候又讲到，“须菩提，

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为什么？如果如来作是念，如来则有我相，则有法可说，则有法可得。为什么说一般的禅宗祖师，学人来参学，都会给他一句：我若有实法给你，即是骗你。六祖讲过，很多祖师讲过，你到我这儿来求法，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我只能给你一个无法。如果我有法给你，就是诳你、骗你。为什么祖师能这么确定无法可得？金刚经读多了！把佛讲的话变了一下嘛。不要作是念：如来会生心，会说有法可说。如来若作是念，则有我相，不名如来。

“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如果说你认为我这有法与人，那就是骗人，那你就是在谤佛谤法。为什么长庆大安禅师说“吃汾山饭，拉汾山屎，不学汾山禅”。祖师又说：“若于佛祖边求，此人未具眼在。劳持生死法，唯向佛边求。目前迷正理，拨火觅浮沤。”念念你都错过了你的本性如来，你还在佛边求，你还在听佛讲法。听佛讲法，不如听风听鸟讲法。佛讲法不过就是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把我们领进实相中来，让我们能听得懂他什么也没讲，让我们悟到这一点。悟到这一点才是最究竟的，前期一切修行都是方便。如果你做了再多的功课，你诵了再多的经，你每天非常精进，二十四小时都在诵经，都不睡觉，可是你就是悟不到这一点，那你所做的功夫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做这一切的功课是为了明白最后、最根本的这一点：无所得。每个人都能于燃灯佛前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我们学一切法，不过是为了无所得，为了放下一切的执著，一切的妄想。

修行就是通过经典这一艘筏，读诵的筏，修道的筏，三十七助道品这些筏，来达到无所得。如果有人认为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这个世间谤佛的太多了，把佛当真，把佛讲的法当真，执著佛的种种说法，并以此来要求别人，诽谤别人。他认为如来有所说法。像白居易一样，他就曾经问过一位禅师，长篇大论，举出六部经来，三部经和三部经所讲的完全对立。他就认为如来有所说法，而且他相信了。他又错误地理解了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的意思。他把这个真语理解为世谛里边的那个真实，而没有明白如来所说的真语、实语是默契于实相的智慧语。而默契于实相的语言就远远不是世谛所能够表现、表达的。在佛法实相里，你可以呼牛为马，你可以举泥土为黄金，搅长河为酥酪。但如果在世人那里，你欠人家一万块钱，你拿点草叶过去了：“我还你一万块钱啊，

一切都是法性显现。”人家直接就给你打出去了。你能用世法来衡量佛法吗？衡量不了。如来无法可说，如果你执著如来有法可说，你又执著佛是真语者，错误地理解这句话，你自己就打起来了，你想破脑子也想不明白佛的用意。佛在很多地方讲的法，表面上看，语言是有冲突的，那是因为你认为有法可得，你执著了文字，没有看懂佛是为什么那样讲，为谁那样讲。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不可取”是不能执著。不是让你都不信，也不是让你全信，是让你真实信，如理如法地信。你得知道佛陀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信受。不能盲信，也不能依文解义。佛从来没有讲错，只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佛讲的法从来都没有矛盾过，是不同时节，不同因缘，因不同的众生而做的一时方便说，我们都不能执著。

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认为有佛，佛是一个实法，释迦牟尼佛是真实的，两千五百年前的这个佛是真佛，他所说的三藏十二部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谤佛！没有真正明白佛所讲的义理、实相，不能解我所说故。

“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个“无法可说”你也不能执著。有人问你，今天打板了么？打板了，你就直接回答“打了。”打了就说打了，别不说话。你这一不说话，你是无法可说了，我这中午饭找谁去？维摩诘默然，你也不能执著这个默然，得分场合和事情。该讲话得讲话，不能动不动就不说话。说而无心，说而无说，是名说法。你看佛讲了这么多年法，他还是能确凿地说：我四十年来一字未说。明明说了三藏十二部，却信誓旦旦地说：我什么也没说。得这样，才是真无说。不能着一个“无说”的相。偶尔不说话可以，别总不说话，除非你是哑巴说不出来，那你真的就法身示现了。我们说法也不能执著，不说法也不能执著。草木瓦石，鸟儿溪水，山色春光，这些都是佛在讲法，你不能说它不说法。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说都是佛说，所有的众生语言都是佛说。为什么？它们无心，正好合道。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可能细心的人会看到前面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第六品）“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这

里须菩提又问了一次：“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这次佛陀的回答，是从究竟、了义、第一义谛的角度直接给出的。你不要问有没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如果说有，那彼非众生，非不众生；如果说没有，彼非众生，非不众生。说有说没有，都要契合于实相。能够契合于实相，你怎么回答都没问题，不能够契合实相，你跑哪边儿都是错的。

你明白实相，“佛殿里的佛是不是佛？”是佛；“佛殿里的佛是不是佛？”不是佛；“佛殿里的佛是不是佛？”是佛又不是佛。你哪句也没错。“佛殿里的佛是不是佛？”吃了吗？没有！还不敢紧去吃饭！

你不明白的时候，你说它是佛，错了，著相；你说它不是佛，错了，你又沉空；你说它是不是佛，又在打妄想。你不明白嘛！

这里佛讲了“彼非众生，非不众生”。没有什么众生信不信这部经，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无关信不信，论不到受持不受持这部经，读不读这部经！因为根本就没有信这部经的主体。彼非众生，非不众生，这才是实相。“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众生”是佛安立的一个假名。佛所说的“众生”，是没有众生。他用“众生”要表达的真实的意思其实是佛性，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众生相。佛性是众生，众生是佛性，所以离众生觅佛，犹如离水觅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而我们一说众生就会着在一个众生的概念上、相上，佛说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金刚经》里所有讲到，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你都不能理解为断灭无，也不能理解为有。佛这样讲时，都是在讲佛性，讲实相。

（第二十二品）**“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须菩提又问了佛一个问题：世尊！佛所说的这个成佛，他所得的佛果、无上菩提，所觉悟的实相和真理、无上的佛道，是不是无所得啊？“为无所得耶？”是无所得吧？**“佛言：如是！如是！”**佛很明确地讲：是的！是的！**“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的佛果，佛的真实之

意，是没有法可得，没有法是实法。般若绝纤尘，一无所有，离一切相，超心意识，不可思议，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举措施为无不是它，又都不是它，说是又不是，说不是又是，那么也不得，不那么也不得。

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的都是一个主题，佛在燃灯佛前授记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释迦牟尼佛悟到了“实无少法可得，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整部大藏经的“正法眼”。我们讲出来的“正法眼”，也是带引号的，也不是真正的正法眼。当我们说“无法可得”这只是一种知解，是佛陀的自证境界，不是我们亲证的实相。所以，我们假名叫正法眼。这个无所得需要我们每个人去默契去亲证！讲再多我还是觉得鸟儿比人讲得好，一声鸟儿叫比所有的诸佛说法都更动听。

（第二十三品）“**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光讲一个无所得，可能有的人他就不能理解、不能领会。那佛又换一种说法：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光理解，光知道“无法可得，名无上正等正觉”，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不知道如何去默契、怎么修才能实证这一点、如何去得无所得，佛就给出了一条很清晰、很明确的路，就是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来修一切善法。以断一切恶，止息一切的造作、贪求，来默契诸法实相。怎么去止？怎么去修？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去修一切善法，这一切善法是佛陀的方便教导。对于你来说，怎么能够让自己安心就是善法。我们看过去学祖师这一门的，也有很多的方法：有牧牛，有参话头，有一物不为，有枯木禅……大慧宗杲禅师倡导那个时代的僧人参话头，大家都参一句“狗子无佛性”，以此一念，来替万念。我们现在受持金刚经，包括净土法门里的念佛，包括持楞严咒，行禅，打般若七……这都是精进用功的表现，用功的方法不一样，但起的作用都一样，降伏其心，安住当下。因缘会遇，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学习金刚经，释迦牟尼佛又一次一次地嘱咐我们：要读诵这部经！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法的特点，我们就是靠读诵这部经来做功夫，借助于读这部经而不打妄想，远离五欲六尘，远离是是非非，远离颠倒妄想无明。这就是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你要把心安住在这上面，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这里的“善法”你也不能执著，既不能执著世间的善法，也不能执著佛法，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们借助这个工具来与实相相应，来改自己的习气，转变自己的所依。修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修，悟后，悟亦不得，更何况修。

（第二十四品）**“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这里讲到“诸须弥山王”，所有的山中最高的一个山王。**“如是等七宝聚”，**这么多的七宝聚在一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佛又一次讲受持读诵这部经，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所得的福报福德是无尽的。这里还是在讲能够证得法身，亲证自己的本来面目，乃至于尽未来际都受用这个无尽藏。

（第二十五品）**“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前面已经讲了一遍了，（第二十一品）“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这里又讲“汝等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我当有所说法”和“我当度众生”都是有我相的，都是没有通达实相，都是有我。有我，即是非我，是名有我。而凡夫呢，会认为如来度众生，他自己修到一定程度他也要度众生，他认为众生实有。他也很努力，很勤苦，很精进，也做事，建道场，带众修行。但是如果你不悟到“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实无有众生心灭度，实无有心去成佛，去发菩提心，实无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你不悟到这一点，是名众生，是名无明。

没有发菩提心的人，也没有度众生的人，也没有讲法的人。佛没有这样的心，佛知道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佛，所有觉悟的人都是在这个地方完全地清楚，没有丝毫的疑惑，念念都不会忘失这一点。遇到事，遇到境，这一实相立刻就出来，所以就不会有烦恼，不会有住著。

有人可能会说，如来说法，如来不度众生，那怎么还讲了三藏十二部，讲了四十九年佛法？那怎么还说世缘已毕，众生度尽，有缘的众生都度尽了，为什么还讲这个呢？下面就是答案。**“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如来说有我者，说我度众生者，说我说法者，即非

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是凡夫自己理解错了，认为佛在度众生，认为佛在说法。过去我记得我刚从寺院出来的时候，我去讲法，一直都在讲无佛无众生，没有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就有居士问我：“您说无佛，那两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是谁呀？”我给他举了很多例子，讲了很多，他还是执著有佛。这就是“**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他认为佛说的“我度众生、我讲法、我说法”是真实的，而佛只是方便说。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佛说世界，则非世界，而凡夫以为实有世界；佛说须弥山王，则非须弥山王，而众生以为实有须弥山王。有些人还专门去调查去研究这个“阎浮提”是什么，须弥山在哪里，“四大洲”是什么，一一用现实世界里的方所去对照。有人说珠穆朗玛峰就是须弥山，说北欧就是北俱卢洲。佛说须弥山，则非须弥山，是名须弥山。须弥山有时形容我慢，有时形容法身，有时形容稳固，有时形容禅定。你别去调查，你调查不出来，对不上号的。那我们也就知道佛说“四大洲”也别有深意，而不是单纯地讲某个“四大洲”，贪、嗔、痴、慢就是四大洲！执著、妄想、颠倒、贪恋，不就是你的四大洲吗？“洲”者，带着水字旁，你的鼻涕眼泪，你的贪欲，哪个不是四大洲？我们就知道如来说法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如果当佛说“凡夫之人，以为有我”，佛认为实有这个凡夫，那又不是如来。有时候我们讲着讲着，发现自己特别幸运：你看我多有福报啊，都遇到最上乘法了，有些人还业障深重，还不行，还这这……我们只是说说可以，你别当真，你若当真，你则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佛也讲凡夫，但佛说凡夫，则非凡夫。我们看佛讲法简直太严谨了。因为佛也是针对一些执著文字的人，后面都得交待清楚。你非得净论，如果不净论的话，这一部金刚经可以少一半的篇幅。什么“即非”、“则非”、“是名”就不用讲了。但是有些人爱抬杠，所以这些地方，佛隔几段就提一次，让你抬不起这个杠来。

佛讲凡夫或者是讲世界的时候，不会认为真有凡夫，真有世界，而我们有时候一讲起话来，就不知不觉地把所讲的当真了，分别心就出来了，是法就不平等了，就心有高下了。这正是需要我们修行的地方，需要我们转变的地方。

（第二十六品）“**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上次慧磊同学问我：“师父，须菩提不是已经明白了吗？前边佛问了这个问题，须菩提已经回答得很明确了：否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那为什么这个地方，须菩提又说：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这一句是须菩提被佛陀搞懵了，因为佛一会儿讲否也否也，一会儿讲如是如是，一会儿又讲佛说是沙，一会儿又讲不是沙，一会儿是肯定的回答，一会儿是否定的回答。一会儿破有，一会儿建立，须菩提是被佛陀的语言模式给搞懵了，他忘了佛总会是出其不意的问一些问题，而他的回答还在有为的模式里，还在二法的框框里。这里他觉得我这回说“如是，如是。”应该对了吧，我这是一真一切真哪！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我以佛眼观对不对？世间相常住啊！须菩提若这样想也对。他以为这次回答应该是对的，他忘了佛讲法是有针对性的，是要解决众生的问题，而不是在那里空讲实相，不是为了一个模式或对错而讲法。就像六祖大师非常了解佛陀讲法的用意。涅槃经里明明讲佛性是常，但是有人执著文字，不懂佛的意思，六祖就说，无常者是佛性。

“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佛这样一讲，我们就知道佛讲不能以三十二相见如来的用意，是破众生著相的习气。其实这里须菩提的回答，也是为了引出佛的开示，也是在替众生问法，因为众生就会着三十二相的如来。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但是《金刚经》本身就是破相的，就是为众生讲，不为佛讲。所以如果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那转轮圣王即是如来。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那转轮圣王也是如来吗？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我们看，前边须菩提回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难道须菩提真的没听懂佛的话？没解佛所说义吗？是随口说出来的吗？不是，演戏呢！

那这时候，须菩提回到实际中来了。他示现了如理如法地思惟：是的，如我解佛所说义，确实不应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但有意思的事要出现了。很快，佛可能又要说了：“否也，不应该这样讲”。一会儿隔着一个偈子，下边就要这样讲了，菩萨说法不能断灭，不能认为不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如果这么理解，就没有人发菩提心，佛法就变成了断灭了。

这不是完全要把众生搞懵吗？一会儿不应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一会儿又要以三十二相成就如来法身。

“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这个观点，是针对你的执著，是破你的相。有人把“悟道前看山是山，正悟道时候看山不是山，悟道后看山还是山”，把这三个环节割裂开来了。其实这三个环节是一个环节，并不是三个分裂的东西。那这里也是一样的！不以三十二相观，是从无一切法、无一切相的角度，从无常的角度，从空的角度，从空如来藏的角度来说佛性；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以具足功德见法身，是从不空如来藏的角度，是从要积累一切善法功德的角度，从常的角度来讲佛性。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是对于未悟的，对于众生来讲，不能以色、以音声求我。如果以色、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果你明白了，完全通达了，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正道，能得见如来。这就是下面要讲的。

（第二十七品）**“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如果你这么认为“不以色见我，不以音声求我”，“不以具足相得见如来”那又错了，那就没有人发菩提心，佛法就成了断灭法。你要知道不以色不以音声求我，是针对著相的人。如果已离相，已经明白了，就不能执著这种说法了。这么讲也没错，那么讲也没错。我有时那么说，有时这么说。有时教你扬眉瞬目，有时教你不要扬眉瞬目，到底扬不扬眉瞬不瞬目？你要向这里觅，就永远出不来了！

如果你在对错里解佛法，就掉到二法里了，就不能受用佛法。佛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不能说佛的这个偈子不究竟。佛这个偈子是究竟的。关键在你如何理解。佛法是药，你理解错了，非但不能救人，还会害人。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究竟，这是从破相的这个角度讲。有人可能因为这一句话，就开悟了，怎么能说这句话不究竟呢？有的人非说这句话不究竟，那是他着在了一个究竟不究竟里，着在了佛法的文字相上，忘了佛法是治病的。能治病，就是好药。能去众生苦，就是真实佛法。如果你执著

一句话这样讲是究竟了义的，那样讲是不究竟了义的，你还不会佛法。那样的话，第一义谛反成世论，世论也可以成为第一义谛。如果执著文字，它会变成毒药。

你能够真实地悟到“不以色见我，不以音声求我”，那你一定知道也能悟到如来的常色，如来的常声，如来的常体。如果你真正理解了六祖的“本来无一物”，你也一定明白无一物中具一切法，成一切相，佛法不坏世间相。佛为了破斥一些堕断灭见的人、错误地领会这句话的人，又嘱咐道：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又错了。因为前面虽然须菩提讲：“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没有立刻给他一个答复。佛没有说“如是，如是”，或者“否也”，佛只是就众生而讲出一个偈子：如果有人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以三十二相来观如来，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但是佛为了怕众生理解错，着在了一个断灭空里面，不发菩提心了，不继续修道了，落在了“百尺竿头不动地”这个地方，停在了清净无为里，住在了“空”里，不更进一步圆满法身功德，佛就嘱咐道：**“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

你看，一开始问的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须菩提回答：“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现在看来，没错呀！所以我们不能执著佛说的，也不能执著须菩提说的。你要明白他前后的意思，不要跑两头，不要落在逻辑的对错里。佛法就是破斥你对两边的执著，既不要执著应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又不要执著不以三十二相见如来。正所谓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这个“断灭”，是指着空。你执常也是断，你执断也是断。执空是断，执有也是断。只要你一分别，一住，就是断灭。

第十二讲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读诵金刚经，关于读诵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读，一个是诵。读，是熟读，就是看着金刚经的经文去读。我们有一个金刚经卡片，道场有一个人自己读诵的，也有跟大家聚在一起读的。有人从一开始读得很生，到越来越熟，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是读这一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诵。我们读熟了，有些经文就能记住了，光是自然的记忆还不行，还要主动地去背诵。诵，有背诵的意思。在背诵金刚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心力去记忆，需要更加专心地阅读。在背诵的时候，收摄身心的能力就更强。通过背诵来收摄六根，而且又不入于一潭死水，这样把我们的本性就活出来了。在背诵的过程中，训练的是你思惟记忆的能力，锻炼的是记忆的能力，磨炼的是心智的运用。你别觉得背诵是一个枯燥的、死板的事情，它对我们整个的修行是非常有帮助的。

有些人不爱背诵，是因为他没有尝到背诵的这种作用，他不知道背诵对于我们学法、对于我们思惟义理是起很关键的作用的。我们为什么不爱背诵？是因为我们平时的用心太散了，没有把“本是一精明”放在一件事情上面，而是分为六和合，用在了色声香味触法，用在了五欲六尘，用在了世间琐事上面。如果给他来一笔钱，让他数几百万，我估计他连着数八个小时也不觉得累，而且会非常用心，一张也不会数错。如果是数钱，他就很用心地去记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兴趣。当你对一个东西有兴趣时，你就会很认真。

对于我们背金刚经，如果你深刻地认识到它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解脱；它能够开启我们的智慧；它是一艘法船，能渡我们到彼岸。如果你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一定会用心地去背诵！就像你知道金钱能给你带来舒适的生活，所以你爱钱一样。你背诵一句金刚经，能消无量恒河沙的罪业；你背诵一句，这段时间就没有任何的妄想。你光读的时候还有妄想，背的时候一点妄想都没有。因为有妄想你根本就背不下来，你要特别特别地用心，才能把经文背下来。大家想一想，这训练的是一种什么能力？这才是真正的牧牛，这才是真正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虽然你一直在用头脑，在记忆，但是字字都不会住，虽然能记住，但不会着在字上面。背诵的时候，你的六根如行云流水地运用。背诵的时候，你会念念善用其心，念念不思善恶，不会考虑过去，不会考虑未来，也不会住在当下。所以我们正背诵的时候是最好的用功的时候，就和古人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这一句话头的作用是一样的。其实古人没有一个因为这句话开悟的，都是因为他在参这句话的时候做的功夫，日积月累，天天这样去参。他的功夫用到了，忽然有一天他才明白：原来实相没有在这句话里。但是这一句话起了关键的作用，甚至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金刚经也是这样，它并不是彼岸，它是一艘代表法的筏。法如筏喻者，在读诵这部经时起了一个最好的体现。

大家对读诵金刚经一定要有信心，而且要身体力行，一定要背。这部经我从一开始讲，讲到最后，强调的最多的就是读和诵。读的部分是基础，读多了，就可以背了。世尊在说这部经的时候，也是这样，从一开始就劝大众读诵。读诵是这部经的主旋律。古人读金刚经都明白这一点，因为古人的根机好，一看金刚经就看明白这一点了，不用多讲，自己就去读，就去背了。但是现代人不明白这一点，所以要不停地劝大家读诵，了解读诵的意义。

咱们道场有一大半儿人，估计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已经把这个金刚经从头到尾背过一遍了。我的要求并不是一次把整部金刚经背下来，而是每天选择一段来背诵。我们第一次是把金刚经分成了十二部分，然后每天大家都背一部分。大部分人第一遍都已经背完了，有少部分人开始背第二遍了，也都快背完了。咱们一定要坚持！在背第二遍的时候，你也可以按照金刚经的分法，分成三十二品来背，一品一品的背也可以。或者有的人记忆力差一点，再小一点的段落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每天坚持背，你不用考虑我几天把这部经全背下来，不需要想那些。你就只是背，自己每天能背多少就背多少。要的是你每天做这个功课，练的是这个心力。你因为背诵金刚经而养成的这种专注的功夫，要的是这个，训练的也是这个，正是这个专注力，是你安心的力量，也是你出离烦恼的力量。希望大家一定明白这个理。你越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愿意做这个功课。不然的话，你总觉得我背下来金刚经又有什么用呢？背下来金刚经确实没用，但背时你的用心有用。如果你不会用金刚经的义理去生活，

那确实没用。如果背金刚经时候的纯一用心你掌握了，经文的义理你也会用在生活中了，那背金刚经就太有用了。说再多，不背都没用。光说不练假把式，谁读谁背谁受益。

现在我们继续看金刚经的经文，（第二十八品）“**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这里先讲到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所得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够通达一切法无我，这个“知”是通达的意思，是很清楚地觉了一切法无我，能够得成于忍。这里的“忍”是无生法忍，是智慧忍，是无忍可忍。通达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也是这部金刚经所要传达的一个实相。实相只有一个，只是用不同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即人无我与法无我。即是佛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之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是通达了一切法无我，证悟到了无生法忍，才能够无所得。觉悟到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觉悟到了本来无一物，无有定法可得。

如果有人以满恒河沙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所得的功德，不如有人真正悟到这一实相。我们学金刚经、背金刚经，也就是为了悟到这个实相。就算你诵得再多，你持诵得再好，你金刚经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随便抽出一品来，你都能背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词、每一句话你都能找出典故来，你把自古以来八百家注疏都研究透了，如果你没有悟到一切法无我，你没有实证无生法忍，那也没有意义。我们读诵金刚经，不是为了显摆自己精进的能力，不是为了抬高自己，不是为了说明自己有多么精进，多么聪明，多么有智慧。我们正是为了通达一切法无我，为了证无生法忍，所以才受持金刚经。金刚经的希有，佛不停地在赞叹此经，正是因为此经传达了这一点。我们多诵多读，我们深入地学习，也正是为了亲证这一点。一旦你证到这一点：一切法无我，在任何对境的时候，都能以无我智来观察，念念清净，念念不愚，念念正念现前，一切境界都骗不了你，那你所得的功德，比你用恒河沙世界七宝布施所得的福德，还要殊胜。

为什么你的功德这么殊胜呢？“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因为这个福德并不是实有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实有的福德可受，不会贪著这个福德。如果我们学法是为了贪福报和功德，我们错解了金刚经里所讲的福德，认为有福德可得，才去受持这部经，然后再去学习，那你这个福德永远是有限的。以菩萨知道福德性是无，福德不可得，所以才说得福德多。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呢？不是说受持这部经有无量无边的福德吗？你要明白所谓的无量无边的福德即非福德，所谓无量无边的福德是指不染著，所谓无量无边的福德是指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得福德。有福德吗？方便说有，但是不贪著，没有能受福德的人，也没有所受的真实的福德，这就是讲法身的功德了，讲我们自性本具的、无形无相的佛慧。用，则无尽；找，则一点也找不到。

“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是故说不受福德。”以不贪著故，所以可以一直用，用之不竭。可以清静用，解脱用，诸佛用。如果贪著，就变成了众生用、烦恼用，变成了有限的，变成了狭隘的。

（第二十九品）**“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傅大士写了一个《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这部颂也挺长的，它里边有很多偈子，对三十二品中的二十几品都做了解释、注疏，非常精彩。有一个偈子是这样的，“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权且立虚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声。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形。”整部金刚经其实就是开示如来法身，如来的佛性，真实如来。什么是真实如来？我们每天都讲佛、世尊、如来，凡夫就会着一个如来的相、佛的相，认为那个高大的、相好庄严的、具足三十二相的色身是佛。这个佛是一种示现，是为了随顺世间而示现的一个报化身，它只是法身的一个工具，一个幻相。它真正的意义是给众生传达如来性。那真正的如来是什么？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形无相，离一切相。如果有人说来去的、有形的、坐的、卧的那个是如来，是不解我所说义，他没有听明白如来的真实义。如来的真实义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是无相的法身，超越一切名相概念，不可思议。整部金刚经开示的正是这个法身。所谓的“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讲如来，讲法身，讲佛性。三藏十二部也不过是为了传达佛性的真实义理，然后再给我们提供如实的、有效的方法去认识它，让我们通过种种助道法去修行，最后亲证这一点。

对于众生来讲，学法初期，大家都著相，所以金刚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在破相。“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心有住，则为非住”等等，都是让我们离相、离想、离有所住，让我们心如虚空，又不做虚空想，随用随空。

可是如果整部金刚经一直只讲这些，要离相，要心如虚空，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有一部分人就会落入断灭空，就会落入对无相的知解，而不能真正解佛所说义。所以佛在恰当的时候还要补充，也不能认为佛可以不用三十二相来见，莫做是念。如果你执著了一个意识里的无相、意识里的不以具足相见，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就落入断灭空里面，他就不会真正地发菩提心，他就会堕入小乘，堕入声闻乘，走入一条歧路，就不能到达真正的宝所，就会沉迷在化城里面。这也是这部金刚经圆满了义究竟的地方！它不会光给你讲一个空，讲一个理上的无相和离相，他要告诉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你要持戒修福，你要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你要发菩提心，修一切善法。无量佛所，当然也包括你这一世。可能有的人才刚接触到金刚经，这也是你初发心修行的第一步，你信向佛道的开始。有的人可能是久修佛道，已经早就种诸善根了。这样的人一遇到金刚经，就能够生信心，就能够信解，就能够欢喜受持，就没有丝毫的疑惑。而有的人呢，还会有疑惑，还不能完全地受持，或者是只能受持少部分，那这也是一个金刚种子，会为你未来劫种下善根和福德。这也是为什么佛在这部经里不停地、反复地讲，受持这部经所得的功德福报，它是三根普被的。根机成熟的人，一听就明白，自己愿去受持，不用多讲。古代根机好的人，一看到金刚经，他就把这些重点全都看到了，直接就去读诵了。我们现在天天这么讲，有些人还是如聋如盲，有些人还是不信，有些人还是觉得我修禅宗的何必要读诵这些个呢？你那个“缠宗”是真正的“禅宗”吗？是绞丝旁的缠吧？自己被自己的妄想给缠住了。佛这么讲我们都看不到这一点，就说

明末世众生的根机越来越差，佛也早就看到这一点了，所以不停地嘱咐我们。

有心的人一看到佛这样讲，就会按照佛所教的去做。按照佛所教的去做，你就消业，就增长了善法，你的烦恼就会越来越少，你就能够降伏其心，你就会念念安住。

（第三十品）“**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这里讲微尘众，其实又讲到了法身，讲到法身的无量、无相、无形、不可思议。这时候佛举了一个例子，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磨碎了，磨成微尘，我们想一想，这么多的微尘，已经无量无边，不可称记了。因为太多了，所以叫微尘众，不是一个两个微尘，是无量无边的微尘，这么多的微尘众多不多？须菩提说：甚多，世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微尘众只是我们的妄念而已，这个妄念是没有实性的，是空的、不真实的。可是你不明白的时候，把这些妄念和世间的万物都当成真的。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经常会妄念纷飞。诵着六分钟的楞严咒，还有无量的念能够插进来；诵着十五分钟一部的金刚经，有的人念头还很多。有念头没关系，但是你不要被它骗，别随它跑，能够拉回来。微尘众也是这样，并没有实质。有再多的微尘，也都是空。之所以说微尘多，福德多，是因为没有实体。如果有实体，它就有限。如果有数量，它一定不是多。因为没有量，没有实体，所以才说它多。这个就是形容法身，形容我们的本性，本性是没有量，已过量，没量。

我们看古人开示里经常会讲到一个“没量大人”，这个“没量”就是没有限量。“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

“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世界”这个名相，不要生世界想。你要透过“世界”看到一心的佛国，看到真实的世界，看到清净的法界，看到如来的世界，看到觉悟者的世界。觉悟者的世界，世界只是个名字，没有真实的世界，世界只是一个幻梦，世界只是一个影像，甚至说连世界的概念都没有，

连影像的概念都没有，连幻梦的概念都没有。虽见而不生见想，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一如而不生一如想，诸法如义而不生诸法如义想，完全地默契相应，这才是真正的世界。

“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果世界是实有的，就变成了有数量的、有限量的、可以思惟的，就变成有限的，那就不是真实的、实相的世界。实相的世界是无相的，非是和合相的，不是一合相。如来也说一合相，是假名一合相，不是真有一合相。如来也说佛性，但是这个佛性不是一合相，它不是和合的，它不是我们一动念、一形容、一思惟就能想象到的佛性，它只是假名，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有的人对这个一合相就会生心动念，总想弄明白一合相是什么意思；一说佛性，他就想把佛性搞明白；一说无生法忍，就要思惟这个无生法忍；一说麻三斤，就玩儿命地去想麻三斤到底是什么意思。二斤都不行，就一定要三斤，他给你解释出来的麻三斤也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富有逻辑性，特别的精彩。你跟他讲，你说错了，是麻二斤，他还是能给你解释出来关于麻二斤的一篇论文。

所以思惟、知解、住著，是众生的一种习气，他就是要分析和分别概念。关于小鹅是怎么从瓶子里出来这个问题，他都能给出你答案来，他假借高科技的手段就能把小鹅给弄出来。

我们学法修行其实就是为了去除这个思虑、意识知解的习气。不是说不能思虑，不是说不能思惟，而是你不要到意识里不停地找一个东西。我们背经论，参话头，其实是以毒攻毒，以这个东西代替那个烦恼的东西。如火烧木，灰飞烟灭；如汤消冰，最后冰也没了，汤的热气也没了。法就是这样，以法度法，以法去法，最后回归实相。《圆觉经》云：对离幻垢，说名菩萨；垢尽对除，即无对垢及说名者。

“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为什么呢？只是一个假名，一个概念，一种形容。**“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凡夫不达此理，见什么着什么，一看到“一合相”就着“一合相”。“一合相”就变成了一个紧箍咒，变成了一个枷锁，就把我们枷在那里，怎么枷呢？就是因为有住、有所得。

（第三十一品）“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义不？不也，世尊！是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部金刚经里边有两处提到“四见”，也就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它跟“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没有区别，都是一念无明。只是表现的作用有所不同。“我相”是指根本我执，而“我见”是由我执所升起来的一个烦恼执，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观念和知见，就是我执的叠加和递增、住著，它又表现得更加强烈而已。

我们都知道，我们面对逆境或者一些危险的境界时都会恐惧，有时候我们看到动物、遇到恶劣的天气、忽然有人吓你一下……我们会被吓到、会恐惧。这个恐惧，包括我们被有些东西碰到会疼，这都是俱生我执，是根本无明，而它同时又是佛性的一个妙用，它本身不住，就是佛性。众生不达其理，执著有个我，于疼、恐惧、妄想一住，烦恼一起，就变成了无明。所以说，无明实性即佛性。一念疼、无明起的时候，这时还不是烦恼。在这个根本我执、俱生我执之上，又生了一念心，住著了，产生一个牢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才是我们苦和烦恼的原因。正所谓知上立知即无明本。当然根本是佛性在起作用，若无佛性，则无这一切觉受。是自心取自心，所以非幻成幻法。所谓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在观念和想法中加固的，是在生起了知见上加固的，因为知见会让人的执著越来越厉害。这个能知能见，就变成了一种烦恼。如果说没有这个执、没有这个住，作为人来讲，作为一切法、一切法相来讲，它都有一个正常的法性的体现。你拿东西割树，树也会留汁液；这个动物你一追它，它就恐惧，它就会害怕；人也是这样，冷了，热了，谁说你一句了，或者一提你的名字，我们第一念、第一个反应，都会产生我的想法。这个是俱生我执。这个俱生我执，如果你没有觉悟它的实质的话，而是随妄念流转，就会生出各种的见解、各种的分别、妄想、妄计，导致于种种执著的行为产生。俱生我执是一种遍计所执，其实都是一念无明，只是你住著的时间越来越长，才产生的苦。为什么叫众生？众生是知见，知见乃众生。我们去烦恼、去执著，最难去的其实就是去

知见。你一切的行为，一切的想法，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因为知见和见解导致的。

那有的人就说，佛他也会讲我怎么怎么着，佛也会讲你们要按照佛所教的去做，佛的知见等等。佛也会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佛也会讲众生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但是佛这样讲的时候，佛是很清楚的，他并没有这些见解，他并没有认定众生是实有的。所以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并不是真实的，是假名，是方便说。而不明白这一点的人，他会觉得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见解，大家都各有各的见解，而且这些见解都是真实的。他经常会说：认知不一样，没办法对话。其实大家的认知都一样，你有再高的认知，也都是假的。连佛的认知都是假的，更何况凡夫的认知。不要觉得你的观念比别人高多少。说不和别人吵，但是认为认知有高低，嘴上不说，心里还是会有争论。

任何的认知和思想观念，如果生了执著，认定那是真的，都是众生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在我执的基础上又加深了见解的执著。它的根源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无明，就是不了达实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佛才建立了一切万法的名相，才建立了所谓的佛的知见。对于众生来讲，要入佛知见，如果这个佛的知见你执著，还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到了祖师那里，“佛无知见，知见乃魔尔。”你如果跟我论佛的知见的話，佛没有知见，佛没有定法可得，他没有固定的见解。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文殊菩萨才起佛见法见，便被贬至二铁围山。

“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可以有知见吗？可以有知见，但不要在知见上更立知见。知上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你要像佛那样，虽然也说一些见解，但是没有牢牢地执著这个见解，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定论、定法。要如是知，如是见，于一切见，一切法，不生法相，不生定解。随顺世间，该怎么做事情，就怎么做事。该怎么思考，就怎么去思考。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去安排。该用逻辑，就用逻辑，该分辨的时候分辨，该分别的时候分别，非常的清晰，做一切事情有条不紊，但就是不当真。不是说你学了佛法，有了智慧，人家说左，你非得说右，人家说这个是桌子，你非得说那是空的，这就搞错了，搞乱了。这就不是智慧，是愚痴了。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也就是说，求佛道者，想成佛的人，发心学法想解脱的人，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怎么知、怎么见、怎么信解？于一切法不生法相。知道它是名字，随顺世缘，任运无碍，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执著，都没有认为这件事就应该是这样，没有这种坚固的执著，没有牢固的思想观念。所谓众生，不过是被他的观念牢牢地束缚着，他认为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妈妈，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财产，这就是我的屋子、我的车、我的衣服、我的饭，你不能跟我抢！因为这些观念而又导致了无量的冲突、无量的争论、无量的烦恼。你对啦，我不对啦，世间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观念的冲突导致的。小的冲突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争论争吵，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翻脸了。朋友、亲人之间的争论，这是小的方面。大的就是疾病、战争等，都是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导致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人的冲突。不管你的认知是什么，如果不觉悟实相，都是无明，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烦恼。

修行就是为了于一切法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虽然如是知，但别着在一个法相上。

“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所谓的“法相”，就是没有什么相，没有什么非相。没有什么法相，也没有什么非法相。只是个名字而已，你执著某个东西，某句话，某个意思，某件事，它就成了法相。你把它当成实有的了，你生了心，起了贪著，那就是法相。不执著，没生心，就离开了法相，也即离了一切相。你执著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什么又叫执著呢？执著也没有。那法相有吗？法相也没有。别一说法相，你就又执著法相。明明告诉你不生法相、不生心、不生解、不生执著。用就随使用！用过就放下。随时都能放下，随时都能撒手。

（第三十二品）**“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这部经快结束了，佛又一次在讲，受持读诵这部经，甚至只有一四句偈、一句话，比如：“如来者，即诸法如义”，“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随便一句话，能够深解义趣，把它用在生活里，你所得的福德，超过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来用布施。

“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还要懂得把这个实相之理传达给别人。“为人演说”又分不同的层次，最初级、最浅的演说就是按照文字的义理为大家讲。那什么是更难的呢？从究竟来讲，怎么才是演说？**“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八个字看上去简单，实则很难做到。这八个字才是这部经要传达的主旨，你做到这个主旨，才是真正地受持金刚经，才是真正地为人演说。这叫以身演法，而不是用语言文字来讲法。

我们讲得再好，读得再多，如果不能做到于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不能够通达一切法无我，不能够得成于忍，那讲再多也没有用。那你是自欺欺人，你不是真正的觉悟。能够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面对一切境，不生烦恼，不会有无明。能够随时以实相的智慧面对一切境界，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演说，才是真正的受持读诵此经。

“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为什么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呢？因为所有的相都是自心境界，没有一个能取和所取，一切法都是自心的幻影，是自己投射出来的，并不实有。整部经都在讲，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万法都是自心的幻影，如梦如露，如电如幻，不可得，如水中月，如镜中花。生心则有，息心即无。取是妄取，一无所有。所有的法，只要形成概念，你能讲出来的，你能表达出来的，一定都是有为法，都不可得，我们都不可执著。如来所说法都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应这样去观察诸法实相，刹那不住，当处出生，当处灭尽。

整部金刚经讲到这里也就到了尾声。

“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部经到这里我们就学完了。因为本身金刚经就是很精炼的，我一开始想多讲一点，但是这部经佛说的已经非常简单、简洁、直接了当。一部篇幅并不长的经讲太多也没有意义，我们还是要去身体力行，直接去读诵，在生活中运用金刚经的智慧来解决一切烦恼。对一切法、一切现象、一切人、一切事情，以智慧去面对，别生执著，别自寻烦恼，然

后再把这个智慧，通过自己的修行，用自己饱满的、充满正能量的状态把它演出来，利益周围一切人。就像灯一样，一灯照千灯、照万灯，我们也通过自己的修行把这个法传出去，这也是发大乘心，发菩提心。

好了，今天咱们就到这里，金刚经讲完了。说讲完，其实讲不完。昼夜演说，都说不尽。随喜大众，同证菩提。

排版时间：2026年4月5日